

清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678B

歷史小說 清史演義 卷下

第三十三回

徐靈胎按脈笑庸醫

秦蕙田留賓論詞曲

話說徐靈胎聽了吳復一的話笑道。徐某要做官時。也不等到今日了。此去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就回來的。不過表兄壽辰。我可趕不上祝賀了。復一道。我很愛老弟的道情。原指望賤辰那天。要老表弟撰一首新道情唱着。給衆戚友歡喜歡喜。靈胎道。那麼我就現在預撰一首。但只得到了那時。叫三小犬代唱了。復一大喜。徐靈胎略一思索。就撰出一首道情來。衆人瞧時。只見上寫着。

~~1612634~~
書我的姨娘。是你親娘。我的親娘。是你姨娘。姊妹雙雙。單生着你和我兩個兒郎。你今日六十擇瑤觴。要我一個知心話講。你從來瀟灑襟懷。不曉得慕勢趨榮。問舍求田伎倆。註幾卷僻奧經書。作幾首古淡文章。常只是米無柴。境遇郎當。你全不露窮愁情狀。終日笑嘻嘻。只向親知索酒嘗。不論黃白燒刀。千杯百盞無推讓。憶昔年外祖父母在江鄉。與你隨母拜高堂。寄讀在母舅書房。千家詩百家姓。齊呼迭唱。轉眼光陰。俱是白頭相。

上句從今後願歲歲年年同。你對秋月春花醉幾場。見你時如見我姨娘。轉念我親娘。

復一大喜。稱謝不已。衆人齊贊他貼切入情。靈胎道。道情之唱。由來最古。其聲則飛馭天表。遊覽太虛。俯視八紘。志在沖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所以叫做道情。乃曲體之至高至妙者也。以聲布辭。以辭發聲。悉一心之神理。可以適志。可以動人。固非他曲所能比擬。吳復一道。道情雖屬曲體。總不離於見道者的口氣。至於順律呂。協宮商。猶其餘事呢。當下盡歡而散。次日。靈胎同了委員進省。卽由撫臺備了船隻。夫馬護送。按站打尖。一路平安無事。到得京城。已經是四月初旬。秦蕙田尙書。早派人前來迎接。請靈胎下榻其家。靈胎與秦蕙田

原是老世交。蕙田之祖秦對岩。與靈胎之祖徐鉉。於康熙十八年同舉鴻博。秦家在無錫。又與吳江相去不遠。因此兩家往來。很是親熱。現在秦尙書派人來接。靈胎自然再無推却之理。當下見面之後。道過寒暄。秦蕙田道。此番推薦老弟。不是我一人之力。史相也着實勞神。現在還是先去謁相。還是面了聖再說。靈胎笑道。我是一個鄉下人。被你們捉弄了來。宛如新婦初入門。一切只好由你們擺弄。不過有一句話。來便來了。官是我決然不做的。秦蕙田道。這個自然。咱們先去報了個到。再同你鐵崖相國處走走。靈胎應諾。當下秦蕙田差人替靈胎報到。自己就陪他到史相府拜謁。史貽直接見之下。歡喜異常。留靈胎喫過飯。隨道。蔣相國的病。皇上非常焦灼。待請了旨。同去瞧瞧。先生寓在秦府很好。咱們可以朝夕相見。靈胎告辭起身。同了蕙田回秦府。蕙田此時兼着樂部大臣。知道靈胎於聲韻詞曲之學。極深研究。是很好的。就虛心請教。靈胎道。樂之成。其大端共有七個。第一叫定律呂。須要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第二叫造歌詩。須要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都要研考。第三叫做正典禮。凡郊天祭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所宜的。無一不正。第四叫做辨八音。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的古今樂器。都要細心辨別。第五就是分宮調。把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細心分別。第六就是正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不可混淆。第七是審口法。每唱一字。必有出聲轉聲收聲。以及承上接下諸法。都要講究。這七端有一端不通。就不得稱爲專精之士。秦蕙田道。這七端學問。一個人那裏能夠盡通。我想可以分習的。律呂歌詩典禮。是士大夫的事情。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是樂工的事情。宮調字音口法。是唱曲的人研究的。靈胎道。宮調大端難趨。卽有失傳。一爲更換。卽能循板歸腔。字音也一改卽能正其讀。只有口法一端。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調爲一法。正彼調又爲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變萬化。不比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那口法的分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但是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卽使一堂相

對。隨唱而聲隨息。欲追其已往之聲。已經不復在耳了。所以口法日變日亡呢。上古的口法。到三代已經不傳。三代的口法。到漢魏六朝。已經不傳。漢魏六朝的口法。到唐宋已經不傳。唐宋的口法。到元明已經不傳。現在的南北曲。都是元明之舊。而口法已經屢變。南曲變爲崑腔。去古漸遠。自成一派。其法盛行。所以腔調還不甚失。惜其立法之初。糜爛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遠古法者。至於北曲。則自從南曲盛行之後。不甚講習。就是有唱的人。又卽以南曲的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所以我有樂府傳聲著述。蕙田這大著刊了出來。祈見賜一部。靈胎纔待回答。忽報有旨意下。趕忙接旨。那天使傳旨道。有旨着秦蕙田陪同徐大椿給將溥診脈。診畢。卽着秦蕙田帶領引見欽此。天使去後。秦蕙田就陪靈胎到蔣相府下車入內。蔣相的長公子名叫蔣嚮的。出來迎接。接入花廳。靈胎略問了幾句病情。隨道。我們看了脈。再談罷。蔣嚮導入上房。靈胎調神息氣。診過左手。再診右手。診了好一會。瞧過舌苔。隨向蔣嚮道。我們外面去談罷。重到花廳。蔣嚮問先生。瞧家嚴這病。不妨事麼。靈胎道。令尊中堂。素體本屬陰虧。投藥諒多溫補。補可留邪。溫能助火。熬脂灼骨。已及三月。人身津液幾何。能供壯火之煎熬。現在時時暈厥。此乃溫補之藥。引動肝風。煽其津液爲痰。痰復乘風而上。此暈厥之所由來也。餘波則奔流經絡。四肢因而抽搐。陽氣盡逆於上。宜乎鼻塞面浮。濁氣不能下達。是以便滯不飢。兩脈浮取洪大。沉取細滑。兩尺細若遊絲。根蒂業已動搖。縱有靈丹。何能濟此已竭之陰。蔣嚮道。先生真是神見。溫補藥服幾三月矣。家嚴初病臂痛。孫太醫說是風。服參耆歸芍數帖。臂稍愈而腕痛。孫太醫說是寒。於前方加附子肉桂。痛不止而漸覺痰多。孫太醫說易肝腎不足。重用熟地枸杞。囑令多服。不料愈服愈劇。漸至昏厥。孫太醫以爲藥力之未到。病體之久虛。前方復爲加重。致有現在諸惡症。靈胎道。附桂回陽。原不過在一二帖之間。奈俗醫知世人之喜服溫補。衣鉢相傳。不必察其體病脈。證之千頭萬緒。祇以溫補之品二十餘味。相迭爲用。成一媚世之方。且託足金匱之門。摹擬腎氣之變。知道熟地之陰柔。可縛附桂之剛猛。誤投不至卽敗。偶中又可邀功。包藏禍心。文奸飾詐。何異新莽。比周

公子雲學孔子。人以其貌古人而口聖賢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積薪既厚。突火頓燃。雖有神丹。救濟莫及。蔣懼再三求救。靈胎道。晚生應徵北上。奉旨替令尊中堂治病。苟稍有法子可想。斷然不忍坐視。今兒是初八。後天初十。是立夏。令尊中堂只要過了立夏。就可以商量了。說畢。起身告辭。蔣懼定要留飯。靈胎道。本應叨擾。適纔奉旨。叫味經尙書帶領引見呢。蔣懼只得罷了。送出門。直等秦蕙田徐靈胎上了車纜進來。却說秦徐兩人。回到家中。卽各換穿了朝服。蕙田就叫靈胎演習引見儀注。靈胎賦性聰明。一見便知。一學就會。蕙田大喜。預備次日。上朝。不意高宗懽着蔣溥病情。又派使來催。於是秦蕙田立刻帶靈胎入覲。高宗叫起徐大椿。問他蔣溥的病。還有法子醫治沒有。靈胎據實回奏。說無藥可治。高宗道。你做了醫生。怎麼竟說無藥可治。靈胎道。臣診蔣中堂元氣傷殘已盡。實是無法挽回。高宗道。元氣是什麼東西。靈胎道。元氣者。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就其分體而言。五臟之真精。就是元氣所寄。究其根本所在。就是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開闔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其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高宗道。你看蔣溥還能夠支持幾個月。靈胎道。以脈而論。危在二三日之間。兩脈浮取都見洪大。洪大係夏脈。內經上說過。一脈不兩見。後天就是立夏節。臣很替蔣中堂擔憂呢。高宗道。通祇五十多歲的人。死得恁地快。誰也不信。退朝下來。蕙田責靈胎。奏對得太誠實了。立夏卽在目前。倘然平安無事。皇上問起來。如何回答。奏對總宜圖活婉轉。靈胎道。論語上說的事。君勿欺。怎麼味經一做官。就忘計了呢。次日傳進消息。說今日皇上親臨蔣相府視疾。慰諭有加。蔣相一快活。病好了好些。八九天不進食。今日喫了一碗掛麵。蕙田替靈胎捏一把汗。向靈胎道。如何。你的話說得太死了。靈胎笑道。且過了立夏再講。初十這日一早。蕙田就派家人出去探信。一時回說。蔣中堂出缺了。大門上都在糊白紙呢。蕙田喜問靈胎。怎麼昨兒好些。已經喫過一碗掛麵。依然會死的呢。靈胎道。這個叫做除中。是胃陽將竭的朕兆。再無不死之理。蕙田十分佩服。兩人又討論了一回詞曲。蕙田把自己平日心得譜定的宮商。取

出就正。靈胎見北曲以金董解元西廂記。元馬致遠岳陽樓兩書爲主。王實甫西廂記及元人諸雜劇。都附在裏頭。把西腔梆子亂彈高腔。等腔列爲北曲別派。南曲以元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兩書爲主。把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再爲南曲異派。隨道。董西廂專以頓挫節奏。爭勝詞疾而板促。祇可以入弦索。不可以協簫管。薰田道。我因推原古法。不得不如此。現在崑腔盛行。卽有偶唱北曲一二調。也是改爲崑腔之北曲。不是古時之北曲了。家人傳進消息。說皇上今日親臨蔣府奠醢。並賞銀二千兩治喪。過了兩日。高宗又特旨召見徐大椿。很很嘉獎了一番。並要他留京供職。靈胎碰頭求恩。奏稱微臣賤軀與北地很不相宜。如果常住京師。定然病犯消渴。求請放歸田里。則此後犬馬餘生。無非聖恩雨露。秦薰田也着實替他求恩。高宗方纔准了。只叫他把所著的醫書進呈御覽。靈胎謝恩出來。卽行僕被出都。有幾位王公大人。要邀他診病時。他老人家蘆溝橋都過了。只得嗟嘆而罷。靈胎回到吳江。恰好六月初頭。親朋重敘。快活異常。到那六十壽辰。恰好菊花開放。吳復一等一班人都來祝賀。靈胎自撰一首道情。當筵歌唱。

倏忽光陰。花甲已齊。回念生平。約略重提。想當年束髮從師。志薄風雷。也曾窮經辨史。也曾談玄講理。也曾嗜癖探奇。原指望少博微名。倖叨半職。些微展布蒼生計。誰料得嚴君見背。諸弟連摧。只剩得單親獨子。形影相依。朝持兩漿辭娘出。暮依柴門望子歸。只得譜幾調高宮細羽。聊代斑衣戲。買幾片陳皮甘草。權當負米回。待守到風木悲餘。我的年華老矣。分明是黃梁一夢。只不曾顯榮富貴。單受盡離別悲凄。如今是秋深露冷。蟬將蛻。春老花殘。蝶倦飛。只願得天公憐我。放在閒田地。享用些閒滋味。直間到東溟水淺。西山石爛。南極星移。

衆戚友聽了。無不齊聲贊美。這徐靈胎自此在吳江。過那逍遙歲月。隔上二十年。高宗爲了中貴人有疾。再召他入都。靈胎自知精力將竭。必不生還。叫兒子徐熾載了一具棺材同去。果然到京三日而卒。高宗很是惋惜。特賜帑

命徐熾扶柩回籍。他的新著醫書八種。下旨收入四庫全書。這都是後話。却說高宗因蔣溥去世。很是不樂。並因準噶爾叛服不常。曾與蔣溥議定大舉征討。北路派兵三萬。西路派兵二萬。並命採買駝馬羊隻。聽候出師。現在蔣溥死了。那派往採買駝馬羊隻的大臣。恰恰奏報採買齊備。高宗愈益感嘆。這日邊臣奏報阿睦爾撒納來降。高宗方有笑容。欲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高宗三定伊犁 兆惠一征回部

却說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都是梟雄之主。能用其衆。到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了。所部方始大亂。策零共有三個兒子。次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得立爲汗。恣睢狂惑。一味的孩子氣。幸得他同胞姊姊。約束得嚴。不會鬧出大亂子來。等到年歲稍長。偏偏聽信了讒言。把他姊姊幽禁了起來。殺戮忠良的宰桑。看官。準部的官制。共分四種。管事官叫做宰桑。共有六十二個。宰桑。汗的部屬。叫做鄂拓克。共有二十四個。鄂拓克。各台吉的戶官。叫做昂吉。共有二十一個。昂吉。專辦供養喇嘛的事務官。叫做集賽。共有九個。集賽。當下那木札爾殺戮忠良宰桑。幽禁同胞姊姊。於是各台吉都欲離叛。他的姊丈就率同衆台吉。把那汗殺死。改立他的庶兄刺麻達爾禮爲汗。偏偏大小兩策零的子孫不服。這大小兩策零。都號稱敦多卜。是準汗的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屢建大功。所以大策零的孫兒達瓦齊。小策零的兒子達什達瓦。都爲國人所信服。現在兩人不服新汗。新汗刺麻達爾札。很是耽憂。達什達瓦與達瓦齊。聽了阿睦爾撒納的話。謀立策零的少子。策妄達什爲汗。這阿睦爾撒納。真是準部的混世魔王。他原是拉藏汗的孫兒。丹衷的兒子。策妄那布坦的外孫。很戾險狃。生就的奸詐雄才。瞧見準部內亂。要搆使自訂。自己好於中取利。所以竭力勸二人擁立。策妄達什不意新汗派兵一枝。乘其不備。把策妄達什。達什達瓦。盡都殺掉。阿睦爾撒納。瞧見風頭不順。同了達瓦齊。逃向喀薩克地方去了。新汗知道二人逃出。終

有後患。命心腹台吉率兵三萬。到哈薩克地方搜討。不得。不止。阿睦爾撒納知道伊犁空虛。回到遊牧舊地。暗挑精銳一千五百人。從闐勒奇山路。帶了乾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犁。襲殺了新汗。推立達瓦齊爲準汗。偏偏小策零的孫兒濟噶爾又不服。起兵來爭。兩酋爭立。各發諭文。到各部去徵調兵馬。各部落莫知適從。國中遂大亂起來。阿睦爾撒納替他設計。除掉濟噶爾。達瓦齊纔得安穩。穩做準汗。阿酋此時功高威重。便不把準汗放在眼中。看官厄魯特四個衛拉伊犁的兵最強。推爲總汗。阿酋爲輝特台吉。居在雅爾地方。阿酋的哥哥。名叫班珠爾的。做着和人特台吉。居在庫爾烏蘇地方。阿酋又娶都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爲妻。就起兵襲殺達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自己遷帳到額爾齊斯河。就此令行三部。不復聽從伊犁號令。準汗於是率兵三萬。親往征討。直壓額爾齊斯河。又命驍將統了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酋抵抗不住。遂率了納默庫班珠爾兩台吉來降。高宗知道。準部內亂。早存開疆拓土之心。幸桑薩刺爾等。自達什達瓦死時來降。台吉三車梭等。自達瓦齊爭汗時來降。指畫形勢。高宗早已了然。現在阿酋又降。高宗知道。阿酋素爲部衆畏服。可以驅策嚮導。因此龍顏大悅。御駕特幸熱河。避暑山莊。召見阿睦爾撒納。問話。立降旨封阿睦爾撒納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都爲郡王。高宗見阿睦爾撒納生得身高一丈。腰大十圍。面如鍋底。眼似銅鈴。開出口來。宛如劈開巨竹。瞧他那副異相。定有驚人本領。所以內斷於心。特加封賞。一面召集滿漢大臣。商議征討計畫。各大臣爲了雍正九年博克拓嶺之敗。都以深入爲險。祇有大學士傅恆。主張以夷攻夷。阿睦爾撒納降。準部的手足已斷。天時人事。輻輳而至。正可乘機大舉。一雪兩朝之恥。高宗大喜道。究竟是傅恆與朕同心同意。忽報準部驍將瑪木特來降。高汗立命召見。問他爲甚。此刻纔來投降。瑪木特道。我見諸台吉相踵內附。知道必招大兵。叫汗調兵防備。偏偏達瓦齊是個昏主。一味縱酒。不肯設備。倘然不走。必然同歸於盡。所以也脫身來歸。高宗向左右道。準部的心腹爪牙。盡到朕這裏來了。於是諸降人。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高宗定計明秋大舉。直擣伊犁。阿睦爾撒納道。塞外秋獮時光。我們的馬肥壯。他們的馬也肥壯。不如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以

一戰擒之。沒有後患。瑪木特道。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爲界。本是杜爾伯特的屯地。近接阿爾泰山。可以屯田備餉。很宜。先派雄兵一萬。據了形勢。大兵二萬。整隊繼進。高宗點頭稱有理。於是下旨。兩路出師。命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副將軍。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郡王青凌雜卜。內大臣瑪木特。將軍阿蘭泰。都爲參贊大臣。這一路爲北路之師。永常爲定西將軍。薩刺爾爲副將軍。郡王班珠爾。貝勒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都爲參贊大臣。這一路爲西路之師。西北兩位副將軍。各統了本部三千人馬爲先鋒。將軍參贊以次前發。兩路兵各二萬五千。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備兩個月糧餉。約在博羅塔拉河會齊。兩副將軍都張着舊纛而行。各部落望風崩角。所至之處。台吉宰桑。無不攜酪獻馬。迎降恐後。一路勢如破竹。兵不血刃。行抵博羅塔拉河。距離伊犁。祇有得三百多里了。兩軍會集。安下營寨。派隊四出哨探。捉到達瓦齊派出徵兵的宰桑一人。令箭一枝。解到大營。審問。知道達瓦齊縱酒不設備。到了兵臨城下。纔着起急來。倉卒派出兩員親信宰桑。持了令箭。到各部落去徵兵。達瓦齊自己却率了宿衛親兵一萬。走向格登山去了。問他格登山離伊犁有多少路。那宰桑道。格登山在伊犁西北。約有一百八十里之遙。達瓦齊在那裏。阻淖爲營。這裏將帥得了這麼的確實消息。知其準汗將士離心。國中解體。勇氣頓增十倍。於是西北兩位先鋒。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天色已夜。派降人阿玉錫領了二十餘騎。前往探路。阿玉錫偏偏膽大起來。領了這二十多騎。突搗敵營。拍馬橫槍。大呼殺入敵衆。達瓦齊率了二千餘人宵遁。餘衆不戰而降。等到黎明。阿玉錫收降了敵衆七千多人。回大營來了。阿睦爾撒納立刻行文各部落。叫他們擒獻達瓦齊。却說達瓦齊越過冰嶺。南走回疆。部下半途逃散。祇剩得百餘人馬。投奔烏什城。霍吉斯處來。那裏知道。霍吉斯已經奉到清將檄文。立把達瓦齊擒住。並獲前青海叛人羅卜藏丹津。解送到大營來。於是伊犁悉平。這便是高宗一定伊犁。獻俘京師。高宗臨御午門受俘。宣旨赦其死罪。論功行賞。以大學士傅恆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封班第一等誠勇公。薩喇爾一等超勇公。晉封阿睦爾撒納爲雙親王。食親王雙俸。那達瓦齊。霍吉斯。

等也都賜封親王。郡王編入旗籍。又釋放拘在伊犁的回酋。大和卓木。小和卓木。使歸舊部。總以爲一勞永逸。再沒有變故的了。那裏知道。阿睦爾撒納忽又起兵作亂。這準噶爾地方。原有四個衛拉特。四衛拉特各有國汗。並沒有君臣之分。自從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而後。伊犁始爲四部盟長。數代抗衡中國。現在高宗欲事定之後。仍舊分封各部。俾得力分而不合。部小而易使。阿睦爾撒納偏要自爲總汗。指揮四衛拉特。一如策妄策零故事。於是一面暗結科爾沁親王。叫他代自己請封總汗。一面却隱以總汗自居。擅行誅殺擄掠。擅行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信。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自諱投降中朝。言統領滿漢蒙古來平兵此地。又暗使哈薩克。布魯特。造作流言。不是阿某總四部。邊塞永遠不得安。將軍參贊。密奏到京。高宗向傅恆道。阿睦爾撒納這人。外貌忠誠。內懷奸詐。朕原知道他不可靠。再不料他反的竟這麼迅速。他的投降。無非要借我國家的兵力。遂他一己之私圖。前封他爲雙親王。本不要他感恩圖報。不過望他顯榮已極。野心或可稍戢。現在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朕前曾有旨。叫他到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料他。此刻總在途中。你與我給一道密旨。班第叫他相機殺掉。萬萬不可被他逃脫。傅恆應諾。隨即繕旨發出。却說阿睦爾撒納奉到召赴熱河之旨。因未見四部總汗恩命。未肯起行。將軍班第再四催促。並叫喀爾喀親王陪他同走。阿睦爾撒納推辭不得。方纔就道。途中一路遷延。到八日中午。總汗的恩命。依舊杳然。他就料到事有變卦。原來他與額駙科爾沁親王。約定七月下旬。聽候敕封。四部總汗的好消息。額駙回京。不敢奏聞。他沒有知道。還在那裏。天天做夢。十九這日。行至烏隆古河。離他的游牧舊地。扎布堪不遠。他就想出一個脫身之計。假說暫歸治裝。把副將軍印交於喀爾喀親王。由額爾齊斯河北逸。到處煽亂。於是伊犁。諸喇嘛。宰桑。蠶起相應。頓時遍地干戈。班第鄂容安。都被圍死。西路將軍永常。偏又是個膽小不過的人。一聞亂信。立刻率軍南退。從烏魯木齊。直退到巴里坤。警報到京。高宗大怒。立把永常革職拿問。命策楞。玉保。富德。達爾黨。阿分兵兩路進討。於是長驅大進。行到特克勒河。探知阿酋僅距得一程。急追立可成擒。正要追時。忽報台吉諸爾

布已經把阿會擒獲。解送來營了。玉保參贊大喜。隨即駐軍等候。先用紅旗到將軍策楞那裏報捷。策楞也就轉遞至京。不意直候到夜。杳無音信。次日又候了一日。依然石沉大海。纔知中了阿會緩兵之計。急忙進兵。兵到伊犁。阿會已經逃向哈薩克去了。高宗聞奏大怒。立把策楞玉保革職治罪。命達爾黨阿爲將軍。哈達哈爲參贊。統兵征勦。達將軍雖然勇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殺得阿會易服而逃。究竟有勇無謀。也中了阿會緩兵之計。依然被他逃脫。這就是高宗再定伊犁。這時光。準噶爾四衛拉特見中朝的將帥。屢屢見賈。實是無能之輩。大有輕視之心。於是新受册封的汗王貝勒台吉。盡都變叛。阿會聽得四部搆亂。也從哈薩克趕回。要自立爲總汗。準部重又大亂。高宗知道諸臣都非應變之才。特派滿臣兆惠統兵進討。這兆惠字和甫。姓吳雅氏。是滿洲正黃旗人。果然利害非凡。奉到旨意。就率兵一千五百。轉戰而前。堅苦卓絕。忍饑耐凍。在冰雪淖中一路血戰。從不退避。厄魯特人雖然勇悍。遇着了兆惠。倒也沒法奈何。也是厄魯特人合當滅絕。兆惠營中有兩個兵丁。忽然患起天花痘疫來。那準部的人。素不出痘。現在被兆惠帶了痘種來。頓時彼此傳染。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傳遍了。兆惠是有隨營醫生的。兵士患了痘。不患無人醫治。厄魯特人從未有過此症。準醫病都不識。自然當做毒瘡治。所以不病死。也被醫生治死。兆惠偏又晝夜進兵。剿殺。阿會屢戰屢敗。總計汗魯特人死於痘疫者十分中竟有四分。阿會領了二十餘騎。投奔哈薩克。哈汗使人先收他的馬。阿會大驚。攜了八個隨從。徒步逃入了俄羅斯界。仍因患痘而死。中朝移文往索。俄人送出他的屍身。高宗命掉爾喀親王。馳往驗看。又命各將輪流搜剿。搜山網谷。草薶禽獮。可憐六十多萬厄魯特人。除四成被痘死外。殺掉的有到三成。逃入俄國的二成。所存祇有一成了。中國剿平準部。闢地二萬餘里。這就是高宗三定伊犁。高宗於是立碑太學。勒銘伊犁。定準部之地名。叫新疆。將軍兆惠奏稱大兵初定伊犁。釋放回會。大小和卓木。送大和卓木兩葉爾羌。統轄舊部。禮待小和卓木。叫他住在伊犁。掌理回務。及阿逆之變。小和卓木率衆助逆。大兵再定伊犁。小和卓木逃遁回去。臣奏遣都統阿敏前往招撫。該會膽敢把阿敏戕害。現在該逆會自立爲巴圖爾汗。

回戶數十萬。靡然風從。不都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懼我兵威。奔來伊犁。請旨辦理。高宗下旨。以回酋霍集占罪狀。宣諭回部各城。決計出兵征討。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寧阿爲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爲領隊大臣。進兵回部。這回部在天津南路。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唐朝之前。該地人民都崇信佛教。隋唐之際。始有回回教。到元朝之後。回教大盛。元太祖封次子哈薩岱在此爲汗。直到明末時光。霍集占的高祖名叫瑪墨特的。自西方來。此各回城靡然從之。後值準部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並把回首留在伊犁作質。康熙年間。聖祖征討噶爾丹。回酋自拔來投。聖祖加恩優卹。派人護送哈密。歸到葉爾羌。這一個回酋名叫阿布都實特。是霍集占兄弟之祖。到其子瑪罕木特。又被噶爾丹策零所執。並囚住他兩個兒子。大的叫布那敦。小的叫霍集占。就是大和卓木。小和卓木。現在雅爾哈善奉旨出征。出馬第一仗。總算是旗開得勝。殺敵三千。生擒一千六百。無奈一勝之後。就全不爲備。終日弈棋。不理軍務。那裏知道。反被回軍勝了一仗。圍城中的兩個回酋和卓木。全都逃脫。高宗立把雅爾哈善等失機各將。正法示衆。改命將軍兆惠移兵進討。欲知兆惠到軍。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高宗兩次平回部 番僧一語悟和坤

却說兆惠是中朝明將。在準部地方。把阿酋殺得望影而逃。名震天山南北。這會子奉到聖旨。統兵卽行。行抵葉爾羌。就擇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紮下了營寨。名叫黑水營。兆惠安營已畢。立發將令。叫副都統愛隆阿。統兵八百。去扼住喀什噶的援路。哨騎回報。城南英奇盤山下。有大隊敵軍。紮營嚴守。兆惠道。這個須本帥親自去走一遭。於是留兵鎮守黑水營。親率騎兵一千。自東而南。纔渡過得四百人馬。城中一聲炮響。五千回兵。風雨般的殺出來。截清軍爲兩段。兆惠知道不妙。急傳將全。叫將士們人自爲戰。不意回軍步兵。又添了一萬。張做兩翼。奮呼圍攻。清兵隔

河不能相救。兆惠英雄無比。手舞大刀。左衝右突的衝殺。人勇如虎。馬健如龍。回兵雖衆。等閒不敢近身。清兵浮水還營。傷折的也很不少。總兵高天喜也陣上身亡。回軍渡河殺來。兆惠把將士分做兩班。一班築壘。一班迎敵。輪流築壘。輪流迎敵。總算保住本營。困守在黑水。專候外兵來救。那裏知道將軍納穆札爾。參贊三泰。在途中遇敵身亡。北路將軍富德。得着黑水被圍之信。冒雪往救。渡過葉爾羌河。已被回兵截住。距黑水大營。還有三百多里。恰好巴里坤大臣阿里袞。率兵夜至。於是與富德合軍大呼。回人黑夜裏不知官兵多少。自相格鬪。死者不計其數。富阿爾將。長驅大進。兆惠也勒兵潰圍而出。合兵衝殺。回兵大敗入城。兆惠主張兩路進兵之計。叫富德由和闐攻取葉爾羌。兆惠自己由烏什攻取喀什噶爾。兩和卓木知道。力難抵抗。都各棄城遁去。兆惠富德。偏偏不肯相舍。追到伊西洱庫河。已抵巴達克山的疆界。兩岸都是山嶺。山名叫和什珠克嶺。便與回軍相遇。此時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爲走路計畫。小和卓木。統着回軍萬人。據着北山。及迤東諸峯。拚一死戰。富德立令阿里袞。由南岸直趨西嶺。自己率領大隊。攻打東峯之敵。竭力仰攻。無奈形勢高下懸殊。不免大吃其虧。富德大怒。挑選銃手數十名。爬上山之北嶺。順風轟擊。阿里袞也從南岸山上。用火器遙擊。這座巴達克山的山麓。偏又狹不過。逼水僅容單騎。回軍輜重又多。把條路擁塞住了。清兵兩面分守回軍。逼到個走頭無路。插翅也難飛逃。富德命回將鄂對霍吉斯。扯起了回旗招降。降的人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降回。連斬數十人。竟然斬殺不止。一共降服回衆一萬二千。巴達克山的酋長。名叫素勒坦沙的。也就統兵而起。趁勢踏沉船圍住回酋。在阿爾渾楚嶺。奮兵大戰。把霍集占生擒活捉了去。富德行文索取。素勒坦沙就把霍集占首級。解送來營。兆惠富德奏報到京。高宗不勝之喜。霍集占首級解到。高宗臨御午門樓。舉行獻浮典禮。命把回人安插。另編佐領。命富德軍機處行走。兆惠爲協辦大學士。回疆的事情。經這麼勞民傷財而後。總算暫時告一結束。隔不上五六年。烏什的回子又亂。經將軍明瑞。參贊永貴。費盡了心思。賣盡了氣力。纔得平安無事。高宗於準回兩部。軍事這麼順手。便把開疆闢土。看得太易了。恰值緬甸犯邊。

就命將出師。大舉征緬。費了不少的錢糧。傷了不少的兵士。易過不少的將帥。經過三五載的工夫。總因水土煙瘴。就此罷兵。許和。緬貢。却依然不至。緬事纔定。四川土司小金川酋長。僧桑格。又叛亂了。高宗又竭天下之財賦。選滿漢之英雄。深入不毛。與小金川較量強弱。出了渾身臭汗。賣盡氣力。究竟是天朝威靈。把小金川打下了。進兵攻打大金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莎羅奔等。全都生擒活捉。解到京中。高宗親行鞠審。寸磔梟示。這一年山東地方。有清水教王倫。忽然起反。一轉瞬就平。算不着什麼大事。此時高宗臨御天下。已逾四十年。總算太平無事。朝中滿漢文武。在高宗看出來。真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再沒有不賢不能的了。那裏知道。恰恰有一個奸佞無比的奸臣。在裏頭。此人是滿州正紅旗人。姓鈕。名古祿氏。名叫和坤。號叫致齋。這和坤自小奸滑。爲親戚鄉黨所不齒。終日在外游蕩。到了十八九歲時。同了本旗幾個惡少。使槍弄棍。在薊州防所。酒酒打降。窩賭包娼。無所不爲。漢人遭他魚肉。的更是不知凡幾。賦性偏又聰明。凡是詩歌小曲。一聽就能記憶。終身不忘。一日他在薊州城外跑馬射獵。瞧見了一頭獐。連發兩箭。偏偏都射了個空。縱馬追逐。咒過了一座山岡。那頭獐跑向樹林中去了。忽聞林中有有人狂笑。道。這有甚好玩。和坤正在沒好氣。聽得林中有有人笑話。自己跳下馬。搶入林中。也不細瞧。就把那人劈頭一馬鞭。那人並不閃避。舉手一接。和坤的手腕。早被捏住。宛如帶上了手靠。再也掙不脫。仔細瞧時。見那人沒有辮子。是個喇嘛僧。隨道。師傅你爲甚。揞住我手腕。喇嘛僧笑道。居士要賞老衲鞭子。老衲不得不擋駕呢。和坤瞧那僧時。鬚眉皓白。却瘦得個不成樣兒。知道是個有道高行名僧。隨道。師傅。恕我莽撞。你老人家。不該跟我一般見識。喇嘛僧道。我瞧居士人極聰明。何苦這麼的浪蕩。回頭是岸。很該醒悟。纔是老衲呼畢勒罕。已經三世。睜開慧眼。似居士這麼的根基。倒也不會見過。和坤道。師傅教誨。弟子很願知悔。從今後定然改行是了。喇嘛僧道。居士肯醒悟最好。我有兩個願。一個願是從老衲到深山窮谷之中。修鍊三年五載。能夠白日飛升。立地成佛。一個願是位極人臣。享盡人間富貴。受盡世上繁華。掌生殺予奪之權。爲國戚皇親之首。居士到底要那一願。請回去靜思三日。仍在這裏會晤。和坤應

諾。當下跨馬而回。一路思量喇嘛僧的話。真。有。至。理。不。是。三。世。呼。畢。勒。罕。必。不。能。有。此。見。解。看。官。這。呼。畢。勒。罕。就。是。華。言。轉。世。高。行。喇。嘛。不。能。免。去。輪。迴。却。能。轉。世。仍。爲。喇。嘛。這。就。叫。呼。畢。勒。罕。和。坤。回。到。家。中。輾。轉。反。覆。一。夜。何。曾。合。眼。仙。凡。兩。途。究。竟。是。那。一。條。想。到。立。地。成。佛。登。臨。極。樂。世。界。來。去。毫。無。掛。礙。何。等。逍。遙。自。在。又。想。到。位。極。人。臣。出。將。入。相。人。世。之。顯。榮。能。夠。如。此。也。很。滿。足。又。想。到。眼。前。如。此。窮。愁。如。此。潦。倒。戚。友。沒。一。個。不。冷。眼。相。看。不。曾。飛。黃。騰。達。就。使。立。地。成。佛。有。誰。知。道。誰。把。熱。眼。來。換。冷。眼。這。麼。一。想。便。決。然。走。凡。的。一。條。路。了。到。了。這。日。和。坤。絕。早。起。身。就。到。樹。林。中。去。那。喇。嘛。僧。一。盡。他。趾。高。氣。揚。的。神。氣。未。及。開。言。早。知。來。意。和。坤。道。師。傅。來。的。恁。地。早。喇。嘛。僧。道。居。士。必。是。走。凡。的。一。條。路。了。和。坤。道。師。傅。洞。見。我。的。肺。腑。喇。嘛。僧。歎。息。道。似。居。士。這。麼。有。慧。根。的。人。我。呼。畢。勒。罕。了。三。世。先。後。找。了。數。百。年。纔。遇。着。了。偏。又。俗。緣。未。絕。凡。心。不。死。世。上。虔。心。修。鍊。的。人。偏。又。沒。有。慧。根。居。士。既。內。斷。於。心。老。衲。真。愛。莫。能。助。想。來。夙。根。雖。具。魔。障。未。除。罷。了。說。着。嘆。息。不。已。和。坤。低。頭。沉。思。半。晌。不。答。一。語。喇。嘛。僧。道。居。士。官。星。已。現。可。以。馬。上。進。京。此。去。一。帆。風。順。保。可。榮。華。富。貴。只。是。到。了。得。意。的。日。子。總。要。忠。上。愛。下。仁。慈。和。平。萬。不。可。仗。勢。凌。人。欺。君。罔。上。倘。然。忠。正。廉。潔。現。世。雖。蒙。塵。緣。來。世。仍。可。成。佛。至。囑。至。囑。切。記。切。記。官。星。已。露。包。你。二。十。年。太。平。宰。相。我。們。後。會。有。期。只。不。要。忘。了。我。的。言。語。說。畢。徇。祥。而。去。和。坤。聽。了。喇。嘛。的。話。深。信。不。疑。因。有。一。個。叔。父。在。京。充。當。部。郎。他。就。備。了。資。斧。趕。進。京。來。投。奔。他。叔。父。他。叔。父。一。見。了。他。縐。眉。道。你。趕。進。京。來。做。什。麼。和。坤。道。是。給。叔。叔。請。安。他。叔。父。道。這。可。就。是。說。謊。了。隔。上。這。許。多。路。巴。巴。的。趕。來。光。爲。請。一。個。安。哄。誰。也。不。信。必。是。你。在。薊。州。幹。不。上。了。或。是。鬧。了。什。麼。亂。子。不。能。立。足。纔。到。京。裏。來。的。是。不。是。和。坤。道。回。叔。叔。姪。兒。現。在。是。歸。正。了。自。己。想。想。已。是。二。十。來。歲。的。人。了。蕩。着。終。不。是。結。局。到。這。裏。來。一。來。跟。着。叔。叔。學。習。學。習。歷。鍊。點。子。辦。事。二。來。自。己。也。謀。一。個。出。身。他。叔。叔。見。他。出。言。吐。語。與。從。前。換。了。一。個。人。似。的。倒。也。十。分。納。罕。叫。他。住。下。過。了。十。天。半。月。果。然。見。他。安。詳。謹。慎。心。中。也。很。歡。喜。此。時。咸。安。宮。開。辦。官。學。八。旗。聰。穎。子。弟。都。好。報。名。入。學。他。叔。叔。就。替。他。報。了。一。個。名。和。坤。於。是。做。了。咸。安。宮。官。學。生。了。咸。

安宮教習吳省蘭。翰林出身。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愛上和坤聰明。盡心教授。和坤雖算不得聞一知十。倒也能夠舉隅反三。不過兩年工夫。他的文才。竟就斐然可觀了。這年考試筆帖式。高高的取中了第二。補了缺。居然是內廷當差人員了。一日。高宗駕幸圓明園。和坤恰恰挨班隨扈。在乘輿左右。扈駕而行。也是他官運來了。這日駕前那柄九曲黃涼傘。不知爲了什麼。忘記了攜帶。高宗偏又想着問起傘呢。隨駕大臣回忘記了。高宗道。這是誰的過。衆大臣面面相覷。一句都不能回奏。和坤越次奏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一句提醒了高宗。立命把司儀的內監。記過罰俸。高宗就叫他走近來。問他姓名官職。叫他扶着駕。一路跟他講話。和坤對答如流。高宗大喜。立把他拔陞爲頭等侍衛。從此高宗一出宮門。和坤就寸步不離隨侍。這和坤真是聰明。待到高宗和易謹慎。每能先意承旨。高宗歡喜得一刻都不能離他。不到一年。步步高陞。已升到個戶部侍郎。派在軍機處行走。清朝的軍機處。上承皇帝之意。撰擬諭旨。批閱章奏。差不多就是明朝的閣臣。是雍正年間。世宗與張廷玉鄂爾泰想出來的。自從設立了軍機處。內閣諸臣。都變成了伴食宰相。無事可辦。軍機處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密邇禁廷。大有一喜四海春。一怒天下秋。的氣概。現在和坤在軍機處行走。果然應了喇嘛僧太平宰相之言。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嵇相國潑墨謝書屏

陸學士墮車辭診病

却說和坤是天生絕頂聰明人。大凡聰明人作事。都不免要賣弄聰明。要賣弄聰明。就不肯十分誠實。所以張也難與爲仁。吾道獨傳曾子。看官們看古往今來的忠臣義士。與神奸巨滑。忠臣義士。雖未必個個魯鈍。神奸巨滑。却沒有一個是聰明絕頂的。其故由於聰明人。最不肯刻苦。最不肯從實際上致力。最喜歡遇事生風。因風作浪。恃着聰明。把天下事瞧得太易。到頭來聰明反被聰明誤。像和坤這麼的人。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到多少。現在和坤纔一得意。便把喇嘛僧叮囑的話。全都撒向腦後。好在聖恩隆重。不多幾時。又命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陞爲戶部尚

書和坤靠着聖眷優隆。漸漸的交結疆吏。營私舞弊。植黨專權。偏偏高宗歡喜他。把第十公主。指配於和坤的兒子。豐紳殷德。待至及歲時。舉行婚禮。因此滿朝臣子。沒一個敢把他動摺糾參。這一年和坤又拜了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賜雙眼花翎。繁華富貴。宛如烈火烹油。鮮花着錦。衆文武都來稱賀。此時朝中文武。無不奔走門下。趨承恐後。內中不肯附和的。祇有三五個人。宛如雞羣鶴立。第一個是蘇州人。姓嵇名璜。官拜文淵閣大學士。是大學士嵇曾筠的兒子。父子都以河臣獲大拜。這位相國。與和坤同居政府。却除公事之外。不交一言。和坤久慕璜書法。備紙乞書。嵇璜思得一法。就在家中設筵請客。邀請的都是與和坤要好的幾個翰林先生。飲酒方酣。書童請道。墨已磨好了。嵇璜叱道。有這麼不知進退的人。我正待客呢。如何好寫字。衆客都道。我們正要瞧相國用筆。好爲法則。嵇璜於是遂對客揮毫。纔寫及一半。捧硯的書童一失手。一壺滿滿的濃墨。連硯跌下來。潑得滿紙成了個烏雲蓋雪。嵇璜怒道。你這奴才。這麼不濟事。這是和相國的佳紙。可怎麼樣。說着。喝令家法處治。書童哭着求恩。衆客齊都勸說。方纔罷了。次日。向和坤道。倒壞了公一張佳紙。究竟不成寫得。一個是江蘇青浦縣珠街閩鎮人。姓陸。名伯焜。字璞堂。官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是明名臣陸文定公的七世孫。恪守文定的祖訓。不墮陸氏的家聲。孤芳自賞。待到奸佞。最是不惡而嚴。那時和坤的寵妾。患了一個什麼病。知道璞堂最精醫術。和坤特派家人劉全。持片邀請診治。璞堂乘車而行。到半途。忽然從車中跌下。跌閃了個腰。就此不成去診得。後來陸爲副都御史。就要動摺糾參和坤。和坤知道了。立把他調了個浙江按察使。這位璞堂公。就是做書的高伯祖。所以知道得如此詳細。一個是江蘇上海人。姓曹。名錫寶。官爲陝西道御史。專摺參劾和坤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恐有招搖撞騙等事。不意作事不密。被一個京卿知道了。飛函報知和坤。和坤立命劉全。星夜毀滅痕跡。隨覆函京卿道。必有以厚報。於是王大臣奉旨勘查。全不見僭妄蹤跡。立以查無實據奏覆。舉朝無不咋舌。都替曹錫寶捏一把汗。不意部議降三級調用。特旨改爲革職留任。直到和坤敗後。曹錫寶纔得追贈爲副都御史。一個是湖南湘鄉人。謝振定。官爲御史。巡視東城。

瞧見有乘坐遠制車子的。彪彪然絕道而馳。擒住訊問。知道是和坤的妾弟。那人仗着和坤的勢。驕橫異常。謝振定喝令捺下地。當街痛責了一頓板子。把這遠制車輛。一把火燒掉。隨即動摺糾參。高宗下旨。叫他指實覆奏。車輛已焚。沒有左驗。就此罷職閒居。一個是河南偃師人。姓武名億。官爲山東博山縣知縣。這時光。和坤兼着步軍統領。因信妄人謊報。說清水教反賊王倫。實不會死。於是密遣番役。四出蹤跡。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攜帶夥役十餘人。持刀弄杖。橫行過數處州縣。沒一個人敢惹他。一惹。進了博山縣境。依然飲博酣恣。無法無天。武億聞報。立率民壯衙役。把杜成德曹君錫等十多個人。一古腦兒拿了來。拿到衙中。杜成德擲腰牌堂上道。我們奉提督府牌。緝拿要犯。你是什麼官。人也不識。武億道。牌上叫你所在報有司協緝。爾來了三日。爲什麼不來見我。並且牌上祇有兩個人名字。此外十一個人。是做什麼的。喝令捺下地。重重杖了一頓。百姓無不稱快。山東巡撫大駭。立祀武億。具摺糾參。參的是擅杖提督差役。副本送到。和坤瞧閱一過。笑道。真是蠢才。這麼參奏。明明顯我差役的不是。倒成了強項的令名了。番役例不得出京城一步。做到了巡撫。還不知道麼。隨把原摺發還。於是換了個任性行杖。膽大妄爲。纔把武億參掉了一個。是雲南昆明人。姓錢名澧。官爲御史。知道和坤的私人國泰做着山東巡撫。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之巨。專摺糾參。高宗立刻召見。問他所參各款。可是真的。錢澧力陳東省虧空情形。高宗道。當派和坤前往查辦。錢澧只是叩頭。一言不發。高宗道。這麼着罷。就着你同去是了。錢澧謝恩出朝。也不等候和坤。喬裝改扮。帶了幾個心腹家人。悄悄出京去了。行到良鄉。是南北往來孔道。總有消息。就在那裏住了店。暗窺動靜。果然不出所料。就見有鮮衣怒馬的幹僕。到此打尖。張牙舞爪。勢焰薰天。錢澧知道是和坤派往山東送信的家人。暗地裏認清了他的面貌。不動聲色。讓他過去。不多幾日。那幹僕取了回信回來。錢澧早已伏兵等候。一聲呼喝。伏兵齊起。早把那家人生擒活捉過來。搜出國泰回書。拆開瞧時。說的無非是借款。填庫備查等話。並有許多隱語。瞧了也不很明白。隨令放去那家人。立刻具摺連同國泰的親筆回書。一同奏上。和坤知道奸謀敗露。見了錢澧。立刻脫下一件玄狐外套。

送給他穿。錢澧力辭不受。覆奏時光。高宗道：「國泰的私書已經瞧過。朕早悉其詳。不等你們覆奏呢。」高宗即命錢澧以御史入直軍機處。錢澧一到軍機處。立上一疏。其辭是：

臣伏觀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坤。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尙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其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致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世宗憲皇帝以來。及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况內右門切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遽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司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謹奏。

高宗下旨飭責各大臣。並叫錢澧稽查軍機處。於是和坤等竟日危坐。不能來去自由。把錢澧毒恨到個入骨。偏高宗非常信任他。又無從下手陷害。和坤費盡心機。纔想出了一條妙計。把軍機處很勞苦的事情。都委錢澧一個兒去辦。忙到他個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寒冬風雪。總派他值夜班。錢澧家貧。衣服穿的薄。披着兩件羊皮袍。套熬夜。不過年餘工夫。這幾根傲骨。究竟撐持不過。和坤的煎熬。積勞成疾。送掉了性命。這幾位忠良。對待和坤的手腕。

稽相國大有徐階風度。陸廉訪不失文定家聲。曹謝諸公。則有海瑞楊繼盛的彩色了。從這裏對勘。去和坤的好佞。竟然是嚴嵩再世。並且嚴嵩手下。有一個趙文華。和坤手下。也有一個趙文華。此人姓郝。名叫雲士。江蘇儀真縣人。由進士出身。官爲吏部郎中。諂事和坤。無微不至。凡到吏部應選的人。總要經他關說。纔能夠得着美缺。和坤發了大財。郝雲士得着回扣。便也發了個小財。因此家計日富。平日對了戚友講話。總是致齋相國怎麼樣。怎麼樣。和坤家中。他比上吏部衙門還要忙。又與和坤家人劉全。拜上了把子。把兄把弟。要好得一個人似的。這郝雲士還有一件驚人的藝術。就是星命之學。推算年造驗若前知。他說推算之術。不能死守古說。須要曉得變化。依據本人的星運。不如依據國家的氣運。所以正官正印的年造。在明朝是大富大貴的。在本清朝却就平常了。偏官偏印的年造。在本清朝是大富大貴的。在前明朝就平常了。這是星運隨着國運轉移的老大憑證。其故由於前明尊重正途科甲。本朝却於科甲之外。有鴻博。有召試。有保舉。有捐納。國運既轉。星運自不能不隨之而轉。萬一氣運轉旋。現在看做極壞的年造。如坐實梟神惡煞之類。到將來一當令。盡變做好年造。也說不定。郝雲士在星命上這麼精。那裏知道就在這星命上發生出一段事故來。欲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給諫因言獲嚴譴

高宗倦政思內禪

却說郝雲士生有一子二女。那個兒子。蠢如木偶。簡直是個不辨菽麥的人。兩個女兒却都是秀外慧中。大小姐名叫璫玉。已經出閣。嫁於廣東。藩司劉文波的兒子。二小姐閨名叫做雛玉。年纔十五。玉肌花貌。生得仙子一般。郝雲士萬分疼愛。預備將來留嫁貴人的。此時有一個兵科給事中呂鳳臺。是河南祥符縣人。與郝雲士很是要好。一日。呂鳳臺送了兩個年造來。請雲士推算。雲士問是誰的。鳳臺道。一個就是賤造。一個却是小犬的。雲生一瞧道。令郎已經十七歲了。鳳臺回是的。這夜。雲士就把兩個年造。細細推算。却都是大貴之造。鳳臺官必一品。呂公子不爲

總督必作帝師。次日派人到呂家。要叫呂公子來一見。一時鳳臺親帶了兒子呂笙來。與雲士請安。雲士見呂笙面如冠玉。唇若塗脂。談吐舉動。很是溫文爾雅。不禁油然而生愛。執住了手。問長問短。又問鳳臺。令郎定了親沒有。鳳臺道。不會呢。因為通祇他一個。內人定要擇一個佳婦。還未擇着。吾兄交友廣衆。就懇留意作伐如何。雲士又要瞧呂笙的文字。答應叫人送來。一時送到見寫得一手褚河南字。文字也十分清潤。雲士很是歡喜。就與夫人商議。把雖玉配給呂笙。夫人也很同意。於是邀出媒妁。知照鳳臺。呂家久聞雖玉慧美。自然喜逐顏開。聘禮行後。兩家往來。又加上一重親密。呂鳳臺的座主。是高郵王懷祖。是個經學大家。一日與鳳臺談論國事。講起和珅貪賄誤國。不禁怒髮衝冠。王懷祖道。老夫必拚此老命。具摺糾參。以報國家養士深恩。鳳臺道。門生已搜得和珅大罪二十四款。當即署稿拜發。王懷祖大驚道。老弟竟有這個膽量麼。老夫定然繼續上本。呂鳳臺回到家中。立刻辦摺。次日奏上。高宗大怒。立把鳳臺革職。發交刑部收禁。呂笙得信。急得什麼相似。趕到郝雲士家。大哭求救。郝雲士笑道。尊大人也外憤憤。致齋和國跟你們有甚冤仇。偏要拾此街談巷議。發爲狂言。現在朝廷怒不可測。得着充軍處分。已經是大幸了。我也何能爲力。再者。當日的姻事。我但憑着命理。以爲尊大人可以大貴。現在纔知道我學未精。事已如此。也沒有別的話了。呂笙沒法。只得再去轉求別人。後經大學士阿桂尙書劉鏞。在高宗前求恩。說呂某謗毀大臣。罪固應死。只是給諫是言官。倒使朝廷蒙殺言官之名。似乎不妥。高宗叫把他充發到烏魯木齊去。呂笙大哭送父。要跟侍同去。鳳臺怒道。我爲了直諫。抵着椿死在西市。天恩高厚。得減爲充軍。已經是大幸的幸事。你做什麼。你在家好好侍奉你母親。讀書明理。我就死在邊上。也瞑目的。呂笙嗚咽而回。從此家况就蕭條了。不能回籍。虧得謀着了一個館地。金臺書院。又屢試冠軍。得幾兩膏伙。勉強度着日子。這麼二三年。郝雲士漸漸有悔婚之意。一日招呂笙到家。先用好言撫慰道。尊翁近來有信麼。新疆地方。水土惡劣。赦還無期。我很替尊翁憂慮。呂笙聞言哭泣。悲不自勝。雲士道。且別傷心。我今兒招你來。有一件事情商議。尊府窮得這個樣子。衣食都難週全。如何能留吾女。並非是我

要悔婚。但是叫富貴人家小姐。到窮人家去過活。定然兩面都無益處。現在有一個極好的辦法在此。我已具備紋銀五百兩。送給你令堂買點子東西喫。只消你寫一張離婚書與我就完了。呂笙道。原來長者見招。不過就爲此事。只是晚輩雖窮。也斷不至於賣妻度日。長者既然意決。我也不敢不允。但這五百金的厚賜。斷乎不敢拜領。說着。向侍者道。筆墨在那裏。離婚書馬上就寫是了。郝雲士喜道。老姪如此豪爽。將來必有大出息。隨叫左右取到紙筆。呂笙舉筆。颯颯纔寫得一半。急聞背後脚步聲響。指白如玉。突把離婚書搶去了。撕得粉碎。回頭正是雛玉小姐。向呂笙道。我有何罪。呂家竟然休掉我。和坤奸佞貪賄。名聞天下。公公參得很是不差。從前楊椒山死於柴市。朝貴還有把女兒許字其子。現在公公大節不讓椒山。你倒無端休棄。我你那裏比得上應箕應尾。說罷。大哭不止。家人們盡都震駭。郝夫人也出來道。呂笙也不見得是貧賤一世的人。奈何這麼的不情。夫妻父女。遂拌起嘴來。呂笙一笑走出。回家告母。他母親泣道。郝雲士一味諂媚和坤。聽得朝廷不日內禪。新皇帝在潛邸。豈不知雲士的作爲。禍必不遠。可惜我那賢德媳婦。身陷其中。不能自脫。可怎麼樣。母子正在講話。忽聞門外有車聲停止。一僕推門入報。郝小姐來了。母子大驚出視。見郝雛玉渾身布衣。一見呂太太。就拜倒在地道。孩兒雖未成禮。已經是呂家的人了。請越禮稱。新婦罷新婦不孝。不能得老父之歡。已經被逐出門。明知不行親迎。就這麼登門。於禮很是不合。想到公公這麼的忠。婆婆這麼的賢。新婦的心曲。或蒙見諒。萬一不肯收留。新婦生爲呂氏之人。死作呂氏之鬼。已帶刀來此。請自刎明志。也決不出此門了。呂太太急忙扶起道。好孩兒。這麼的貞淑。老身晚年。乃享此奇福。可暫與老身同處。當卽擇日舉行大禮。王懷祖聞此消息。送了花銀百兩來。衆親友也都贈銀幫助。郝雛玉成婚之前。洗手作羹。倒也安貧樂道。不在話下。郝雲士日日奔走和坤門下。已蒙擢陞爲三品京卿。自然愈益知恩報德。這日和坤奉到恩命。賞給黃帶四開氣袍。雲士急忙趨府道賀。見和坤滿面喜容。很是得意。郝雲士道。相國巍巍功德。實是本朝的伊周。怪不得聖眷優隆。恩命疊加。和坤道。我歡喜的。倒並不在這些。黃帶開氣袍上。郝雲士道。公子額駙。與十公主賜婚之。

後。已見恩命。命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想來相國爲了額駙。蒙恩快活了。和珅道。恁你聰明。猜不着的了。今兒面聖。皇上告知我一事。皇上因臨御天下。已經滿了六十年武功十全。四海無事。聖壽八旬有五享了。從古帝皇未有的洪福。便要舉行從古帝皇未有之盛舉。擬於明年舉行內禪大典。禪位於皇太子。皇上自爲太上皇。以堯舜禪讓之心。成禹啓繼體之業。隆儀盛典。創舉非常。你想我身爲首輔。恭預盛典。歡喜不歡喜。快活不快活。郝雲士道。果然快活。門下說一句不知高低的話。明明是皇帝做得膩了。要換一個新鮮花樣兒。弄一個太上皇做做。祇是太上皇雖然榮耀。究不比皇帝有實權。相國看是如何。和珅道。前朝太上皇。是由皇帝尊崇的。自然沒有實權。現在却名同實異。內禪之後。怕太上皇依然要訓政的呢。郝雲士道。有此盛舉。想來總有覃恩。門下明年又要仰讓相國了。和珅笑道。偏是你貪心不足。說了不給你。弄倒不好意思。究竟恩出自上。我也不過是從旁鼓吹。雲士急忙請了個安道。全仗栽培。和珅道。候着罷。那也祇好碰你的運氣罷了。原來高宗於諸子中。最愛的是第十五子顥。這皇子是貴妃魏佳氏所出。生得隆準豐頤。舉止很是凝重。六歲上學。開蒙師傅。是兵部侍郎奉寬。十三歲念完五經。從工部侍郎謝塘學今體詩。從侍講學士朱珪學古文體詩。到十四歲上。高宗遵奉家法。密書顥名字。緘封堅固。藏在光明正大殿匾額之上。乾隆五十四年。封爲嘉親王。由毓慶宮移居攝芳殿。這一年。是乾隆六十年。高宗叫把毓慶宮重行修葺。命嘉親王搬回居住。並御書繼德堂匾額。懸在毓慶宮中。九月初二這一日。召見軍機大臣和珅。高宗說起朕躬登位到今。一轉瞬已經花甲一週了。幸賴祖宗默佑。天下太平無事。回念踐祚之初。朕曾一個兒向天默禱。倘得週甲當國。定然歸政後人。今年恰好花甲一週。明年朕便要內禪歸政。皇太子名字。朕已於二十二年前定當。密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中。明朝是吉日良辰。朕就要宣布皇太子名字。下詔册立。爲內禪的預備。和珅道。皇太子宮。倒也要預備了。高宗道。何必驚天動地。毓慶宮已經修葺好。朕已賜名繼德堂了呢。和珅知道册立的就是嘉親王顥。退朝出來。就備了一枝玉如意。到毓慶宮。求見嘉親王。遞如意報喜。嘉親王很是和氣。待到和珅十分謙恭。和

珙心裏一樂。所以回到家中。喜容滿面。次日就是九月初三日。高宗臨御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孫王公大臣。滿漢文武。命當衆開拆密緘。宣布名字。遂册立顓頊爲皇太子。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定於明歲丙辰年元旦。舉行內禪大典。嗣皇帝年號。定爲嘉慶兩字。衆文武無不嵩呼頌聖。這日和珙在軍機處。忙了一鎮日。纔待退值。外面送進奏摺副封。却是福州將軍魁倫的。拆開一瞧。不覺大喫一驚。叫道。這些人都要我的命了麼。欲知爲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兩聖同堂兆民稱慶

一語破的萬箭穿心

却說和珙的副本。是福州將軍魁倫參人的。參的是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按察使錢受椿。都是自己的心腹人。所以很是着急。見參列各款。是貪污不職。聲名狼籍的。婪索陋規。屬員餽送。賊累巨萬的。原來和珙秉性貪黷。他生平最喜歡的東西。就是錢財珍寶。自從高宗信任之後。權勢薰灼。外省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和門。結爲奧援。內中要算國泰王。賈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錢受椿。幾個人。最爲心腹。這幾年來。國泰王。賈望陳輝祖。福崧。先後被參革職。拿問正法。查抄在案。和珙折去了臂膊。已經很不便利。現在魁倫又把伍拉納等參得這麼利害。如何不要發急。無奈魁倫又是高宗信任的人。要陷害他。也很非容易。閩省離京又遠。書函知照。非月餘不成。因此很是躊躇。究竟不敢隱匿。把正本呈上。高宗大怒。叫把伍拉納等革職。拿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辦。這時光。刑部中有兩個司員。都是出色人才。大清律例。精熟得背誦如流。且能詳釋律意。持律推鞫。不論大小案子。經他兩人判定之後。恁你著名的刑名專家。竟不能批駁他一個字。一個是安徽英山人。姓名光悌。號蘭畦。進士出身。官爲刑部郎中。一個姓戴。名敦元。號金溪。浙江開化人。進士出身。官爲刑部員外。金郎中練習法律。治事精勤。戴員外還要利害。姿稟殊絕。十歲應童子試。卽以神童入學。名聞兩浙。婚後往館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個月中讀完。不遺一字。他生就的雙目短視。瞧起書來。以紙磨鼻一磨。就是一頁。記性極好。瞧過之後。終身不忘。由進

士分發到刑部補了個主事。就瞧閱律修案牘。也如讀書一般。把部中所有積牘。覽了個遍。一字不忘。部吏辦稿。有時偶誤。有時上下其手。故爲奸利。他總立刻摘出糾正。某案應比某例。不應比某例。纔符律意。隨把某例某例背誦出來。部吏無不吐舌。不敢爲奸。金郎中却專心究研。於大清律例外。上溯明律宋律唐律。細心推究。必窮其奧。所以這兩位大法官。性情志趣。絕不相同。一個是苦心致力以求之。一個是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吏自不能欺以毫髮。一個是工夫。一個是天分。但是持法公平。絕無偏倚。兩個人却是一般的。所以刑部衙門。一日都不能少他兩位。屢次外放。都經刑部奏留。現在伍拉納浦霖錢受椿發到刑部訊辦。軍機大臣和坤。雖然十分用情。到定案這日。金戴兩司員。按律援例。定成了鐵案。尙書侍郎見供證確鑿。竟然不能批駁。具摺上奏。奉旨人卽正法。家則查抄。偏偏這麼的。按律懲辦。偏偏各省大小官吏。怕遭法網。更別出新裁。攘奪刻剝。弄錢來孝敬和坤。求他暗中保護。所以誅殛愈衆。貪風愈盛。閑言少敘。一到丙辰元旦。朝廷舉行授受大典。那祭告天地社稷宗廟等事。早於上年年底辦妥。歸政之後。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其奏對稱做太上皇。也早經頒旨宣諭。這日清晨。新皇帝侍奉高宗。到奉先殿堂上行禮。遣官祭太廟後殿。祭畢之後。高宗臨御太和殿。親把皇帝之寶。授與新皇帝。新皇帝跪着受寶。太上皇帝受賀既畢。先行退朝還宮。新皇帝卽位受賀。奉太上皇帝傳位詔書。頒行天下。這位新皇帝就是仁宗。仁宗改元爲嘉慶元年。仁宗侍高宗御甯壽宮皇極殿。舉行千叟宴。凡親王大臣蒙古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年到七十以上的。三千多人。盡都預宴。一品大臣與官。未一品而年屆九十的。高宗都召到御座前。親賜卮酒。不意北京城中。父子禪讓。君臣都俞歡天喜地。行這千古未有的盛舉。湖北地方。却正在念咒施術。放火殺人。開那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的劫運。可見得天心忌滿。盛極必衰。却說湖北枝江宜都兩縣的白蓮教首領。一個叫聶傑人。一個叫張正謨。正於太上皇傳位詔書頒到之時。樹旗起事。這白蓮教起初不過假持齋治病爲名。造作經咒。惑衆歛財。罷了教首劉松。安徽人氏。地方官爲他謠言惑衆。拿到衙門。辦了他一個充軍之罪。充發到甘肅。劉松到了甘肅。依然不安本

分。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愈傳愈廣。川陝湖北。竟然傳了個徧。於是潛謀不靖。倡言劫運將至。把同教王姓的孩子。名叫發生的。假託是明裔朱姓。煽動流俗。被人告發到官。一古腦兒捉將官裏去。全都正法。王發生爲是幼童。得以減死。充發新疆。不過劉之協得信。得早被他漏網逃脫。高宗下旨。搜捕官府辦理不善。縱令衙役。挨戶搜緝。騷擾到個雞犬不甯。於是聶傑人張正謨等。乘機煽惑。白蓮教重又起反。湖北一起。川陝各地。風發潮湧。全都是白蓮教匪。朝廷命將征討。東滅西起。西滅東起。那裏有肅清的日子。高宗訓政勤勞。焦灼異常。那首相和坤。却倒逍遙自在。大發其財。對於軍報。不妨任意稽壓。對於覈算報銷。又可勒索重賄。於是各路統軍將帥。不得不侵尅軍餉。孝敬和坤。軍無足餉。征勦自然不肯盡力。那各將帥到此地位。便不得不玩兵養寇。藉以冒功。陞賞好在。和坤得了錢。就肯暗地幫忙。不問是彎。曲直。因此皇帝愈憂。宰相愈樂。國家的府庫越窮。將相的囊橐越富。自然教匪愈勦。愈多了。高宗很是憂慮。更深半夜。往往披覽章奏。一夕。想起了一件什麼事。宜召軍機大臣。軍機大臣已都回去。命召章京。軍機章京。祇有吳熊光一個。還在那裏應召而至。問了幾句話。奏對得很是稱旨。次日。太上皇向和坤道。阿桂已死。王杰又患了腿疾。不能入直。軍機的事情又繁。吳熊光倒很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叫他助助你。和坤道。回太上皇。吳熊光是個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官纔五品。恐爲體制上不符。高宗道。加他一個三品卿銜就是了。和坤道。回太上皇。吳熊光家裏窮不過。大臣例乘肩輿。怕他無力辦此。高宗道。還是你想的週到。賞他戶部飯銀一千兩就是了。和坤道。這個原是恩出自上。但是戴衢亨狀元出身。官至學士。在軍機的日子。也與吳熊光差不多。用吳不如用戴。高宗道。今天又不是殿試。講什麼狀元不狀元。和坤無言可答。只得應了幾個是。於是下旨。賞吳熊光戴衢亨三品卿銜。隨同軍機大臣學習行走。吳熊光著加賞戶部飯銀一千兩。欽此。這吳熊光。字槐江。江蘇昭文人氏。入值軍機章京。大爲阿桂所器重。阿桂死後。和坤更益橫溢無檢。凡軍機處發出廷寄。專署一己的銜姓。天下都稱他致齋伯相。從風而靡。和坤因吳熊光是阿桂器重的人。很是厭惡。偏偏太上皇看上了眼。拔爲軍機大臣。和

坤暗記在心。究竟想一個法子。不過半年工夫。把吳熊光補了個直隸布政使。這一年是嘉慶三年。征勦教匪的欽差大臣勒保。因喫不住老師養寇的詔責。派了一個貢生劉星渠。往說匪首王三槐來降。三槐乃留星渠爲質。自詣大軍請降。勒保立刻把他拿下拜摺。稱是生擒首逆。高宗大喜。下旨封勒保爲一等威勤公。軍機大臣和坤晉封公爵。福長安侯爵。闔朝文武。一得此信。都忙着趕到和坤府第來稱賀。衆口一辭。都改稱伯相。做公相。和坤也非常得意。特治盛筵宴客。籌觥交錯。歡笑滿堂。客散之後。和坤一個兒到私室中。取出一掛正珠朝珠。帶在頸間。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大有自得其樂的神氣。正在得意。不防一個家人。搶步而入。報稱有一個喇嘛僧硬要求見。和坤帶了正珠朝珠。原如賊子竊物。慕被家人撞見。嚇得個手足無措。連喝快給我滾出去。急忙把正珠朝珠取下藏好。家人急忙退到外間等候。看官。這正珠朝珠。是乘輿服用珍物。和坤私行帶掛。如何不要心驚膽戰。當下和坤出問家人。誰要求見。家人道。是一個喇嘛僧。小的已經說過。門房不曉事。這會子上來回。門房說回過他兩三次。公相不見客了。你明天來罷。這喇嘛說。與公相是舊交。有二十多年不會面。此刻有要事定要見。硬不肯走。和坤道。二十年前的舊交。誰呀。把他引到多寶閣。說我就出來見。一時兩名家人張了燈。引和坤到多寶閣。喇嘛僧已經等候多時了。一見和坤。就笑着起迎說。致齋。你榮華富貴。位居首相。爵列上公。享盡人間之福。還認識我麼。和坤見那僧有些面善。再也不想不起。見他直呼自己表字。來歷定然不小。隨道。恕我俗眼。不知在那裏與師傅會過。喇嘛僧笑說。致齋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喫的都是山珍海錯。想必被那些異味堵塞了心竅。連我都不認得了。記得那年在薊州林中射獵。是我與你第一次會面。那時致齋。還是綠鬢少年呢。和坤聽說。如夢初醒。走近一步。執住那喇嘛手道。師傅。你是菩薩。你是神仙。當日林中。蒙師傅指點迷途。致有今日的地位。師傅你來的真好。我明日奏知太上皇。定有恩命。封師傅爲國師。太上皇定然還要召見。喇嘛僧道。老衲並不爲博人世顯榮而來。老衲此來。爲的是致齋。和坤立刻叫備齋款待。就留喇嘛僧宿在多寶閣中。自己這夜。也不歸上房。就在多寶閣中相陪。夜深人靜。伺候的家人。盡都退出。

多寶閣中祇剩喇嘛僧和坤兩人。和坤虛心請教。喇嘛僧道：致齋。你這二十年中所作所爲。那一樁是忠君愛民的舉動。一味的愛錢。這些官爵祿位。珠寶金銀。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許多來做什麼。錢聚得越多。怨結得愈衆。太上皇已經是望九的人了。萬一宮車晏駕。平日跟你懷怨的人。難保他不乘機報復。你是聰明絕頂的人。怎麼迷誤在繁華夢中。這一層都沒有慮到。和坤聽了。宛如兜頂一桶冷水。澆得個涼透了骨髓。不禁道：師傅。我已知道悔了。求師傅大發慈悲。援救我則個。喇嘛僧道：你能夠知悔。我就有法子救你。欲知如何援救和坤。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上皇微疾忽晏駕

和相奉旨被查抄

却說和坤再三求救。喇嘛僧道：當日我原叫你不要走入凡路。就怕你汨沒靈機。現在既然如此。及早回頭。尙還可救。請致齋棄掉了公相爵位。拋撇了萬萬家私。馬上跟隨老衲出家去。苦志堅修。懺悔一生。罪孽定然可以免禍。和坤聽了。半晌不發一語。喇嘛僧問他如何。和坤道：請師傅還想別的法子。喇嘛僧道：除此別無他法。和坤就不言語了。次日。喇嘛僧告辭欲去。和坤竭力堅留。那裏留得住。端正許多珠寶金銀。送與喇嘛。喇嘛僧也不肯受。飄然而去。和坤不自在了幾日。日子多了。也就漸漸的忘懷了。一過年關。就是元旦。太上皇帝忽然不豫。年歲已高的人。元氣本已衰弱。一病就不起了。到年二月初辰刻。就崩逝了。高宗纔一駕崩。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懷祖。把公相和坤列款糾參。參的是弄權舞弊。僭妄不法。請卽革職拿問。明正典刑。仁宗立刻降旨。叫把和坤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着查抄家產。隨派出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董中堂。四人訊問。和坤福長安口供。訊畢。隨上了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查抄和坤住宅。派綿二爺。查抄和坤花園。各王爺。各大臣。奉到諭旨。不敢怠慢。帶領番役人等。分頭認真查抄。開出清單。奏知仁宗。仁宗瞧時。見上寫着。

計開

-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十二間）
西屋一所（七進三十三間）
花園一所（樓臺四十二座）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十四座四角樓更樓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
雜房（一百二十餘間）
漢銅鼎（十一座）
玉鼎（十八座）
玉磬（二十八架）
大白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個）
珍珠十八顆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
大紅寶石（一百八十餘塊）
藍寶石（大小共四千零七十塊）
珊瑚數珠（三百七十三盤）
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三十六個）
珊瑚樹十顆（高三尺八寸）
漢玉羅漢像（十八尊長一尺二寸）
- 東屋一所（七進三十八間）
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間）
東屋側室一所（五十二間）
古銅鼎（二十二座）
端硯（七百餘方）
宋硯（十一方）
古劍（十把）
小白鳴鐘（十九座）
大東珠（六十餘顆每顆重十兩）
珍珠數珠（十八盤）
小紅寶石（九百八十餘塊）
寶石數珠（一千零八盤）
蜜蠟數珠（十三盤）
玉馬二匹（高一尺二寸長四尺）
白玉觀音像（一尊長一尺二寸）
金羅漢像（十八尊長一尺八寸）

- 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個）
 白玉湯碗（一百五十四個）
 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個）
 金鑲玉簪（五百副）
 金鑲象箸（五百副）
 玳瑁大冰盤（十八個）
 玳瑁烟壺（三百零九個）
 漢玉烟壺（一百零三個）
 金唾壺（一百二十個）
 金面盆（大號五十三個小號六十四個）
 鑲金八寶炕屏（四十架）
 鑲金炕屏（二十四架）
 四季夾單紗帳（全）
 鑲金八寶炕牀（一百二十牀）
 金珠翠寶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七百萬兩）
 銀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
 玳瑁大燕碗（九十九個）
 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個）
 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個）
 整玉如意（一百二十枝）
 白玉大冰盤（二十五個）
 白玉烟壺（八百十個）
 瑪瑙烟壺（一百十個）
 白玉唾壺（二百十個）
 銀唾盂（一百二十個）
 銀面盆（大號八十三個小號一百五十個）
 鑲金八寶大屏（二十三架）
 鑲金炕牀（二十牀）
 老金鏤絲牀帳（六頂）
 鑲金玻璃炕牀（三十二牀）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估價一千八百萬兩）
 金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洋錢五萬八千元

制錢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銀一千五百兩） 吉林野山人參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七萬兩）

當舖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 銀號四十二座（查本銀四千萬兩）

古玩舖十三座（查本銀二十萬兩） 玉器庫兩間（估銀七十萬兩）

綢緞庫兩間（估銀八十萬兩）

洋貨庫兩間（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五色嗶嘰二百餘板）

皮張庫一間（元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

磁器庫一間（估銀一萬兩） 錫器庫一間（共估銀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

珍羞庫十六間 鐵梨紫檀器庫六間（八千六百餘件）

玻璃器皿庫一間（八百餘件） 貂皮女衣（六百一十一件）

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雜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雜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 棉夾單紗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

棉夾單紗女衣（二千一百零八件） 貂帽（五十四頂）

貂蟒袍（三十七件） 貂褂（四十八件）

貂靴（一百二十雙） 藥材房一間（估銀五千兩）

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百萬兩）

外抄和坤家人劉全宅子

房屋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衣服器皿（估銀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兩）

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兩）

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萬兩）

吉林人參（估銀四萬兩）

當舖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舖四座（本銀四萬兩）

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

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十一王爺並奏稱。和坤家中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都仿照甯壽宮制度。其寓園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仁宗道。瞧着清單。和坤的貪黷營私。實爲從來罕見。罕聞。隨下旨道。

和坤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海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施。在廷諸臣。無有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茲猝遭皇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論語所云。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薄海內外。方將垂示萬年。永爲家法。何止三年無改。至皇考爲簡用之重臣。朕斷不肯輕爲更易。卽有獲罪者。若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此實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鑒。今和坤情罪重大。並經科道諸臣。列款參奏。實有難以刻貸者。是以朕於恭頌遺詔日。卽將和坤革職拿問。經王大臣等。公同鞫訊。和坤俱供認不諱。和坤如此喪心昧良。目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僭妄不法。而貪婪無厭。蠹國肥家。猶其罪之小者。實屬孤負皇考厚恩。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而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實則畏懼和坤。箝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今和坤罪狀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處。擢髮難數。亦百喙難辭。朕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在天之靈。此不得已之苦衷。爾大小臣工所共曉也。欽此。欲知和坤如何治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皇恩浩蕩免肆市朝

帝德仁慈詔留伯爵

話說仁宗命把查出和坤家產。共有一百零九號。已經估價的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

五千一百六十兩。着存在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那尙未估價之八十三號。將原單交與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共同估價。另單具奏。此時滿漢大臣。季請重辦和坤的摺子。已有直隸總督胡季堂等七八個。仁宗立命軍機處擬旨。旨意擬就。仁宗又親提御筆。刪改了幾處。方纔頒布。

諭昨經降旨。將和坤罪狀。宣諭各督撫。令議其罪。茲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稱。和坤喪盡天良。非復人類。種種悖逆不臣。蠹國病民。幾同川楚賊匪。貪黷放蕩。直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查出和坤薊州墳塋。僭妄違制。及附近州縣。置有當舖貲財。見飭查辦各等語。又據連日續行抄出和坤金銀等物。特再行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尙未宣布諭旨。而和坤於初三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坤。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神武門。衆目共睹。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剿辦教匪以來。皇考盼望軍書。刻繫宵旰。乃和坤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時。和坤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敍說談笑如常。喪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和坤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諭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諭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內。奎舒差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衆千餘。搶奪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坤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坤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全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大學士蘇凌河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

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鴻臚寺卿郝雲士。爲伊之乾兒。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和珅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甯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墳塋。居然設立亭殿。開設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所藏眞寶石頂。有數十餘個。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萬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五百九十萬六千餘兩。私庫藏沙金二百餘萬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兩千餘萬兩。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又不下七千餘萬。有首輔大臣。下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資產。竟有七百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尙難悉數。實從來罕見罕聞者。著將胡季堂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卽着悉心妥議。具奏欽此。

又叫把扶同徇隱之福長安。一併議罪。此旨一傳。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紛紛覆奏。都請把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卽行正法。仁宗向廷臣道。和珅種種悖逆專擅罪大惡極。於法實毫無可貸。因思及聖祖誅鰲拜。世宗誅年羹堯。皇考誅訥親。這三個人名位與和珅正等。那和珅的罪。竟然勝過這三人。從前辦理鰲拜年羹堯。皆蒙賜令自盡。訥親因爲貽誤軍機。卽於軍前正法。現在論到和珅罪狀。壓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他的意旨。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照這麼重大的情罪。卽不照大逆律凌遲。亦應照訥親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於二年後。辦理斷難。寬其一線。不過現當皇考大事之時。卽將和珅處決。在伊固爲情眞罪當。朕心究有所不忍。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這是朕爲國體

起見。不是爲和珅一個兒。改於福長安呢。所抄貨產。究不及和珅十分之一二。和珅已經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也着一體加恩。從寬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十公主平日最爲皇考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體恤。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銜斥革。齒於齊民。於體制亦覺未協。和珅公爵。係因拿獲王三槐所得。應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伯爵。卽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廷臣無不稱頌。仁宗聖德。法外施恩。當下仁宗叫把福長安。從監中提出。押往和珅監所跪地。眼看和珅自盡。事畢之後。再押回本獄監禁。那和珅的家產。逐一估計。竟至八萬三千萬之多。還是嘉慶年間的市價。若照目下市價計算起來。還要多起四五倍。怕全世界富翁。要推他爲首了。清代官風之壞。知壞在他一個人。從此包苴賄賂。相習成風。千里爲官。只爲財。天大官事。地大銀子。這種歌謠。竟成了個社會教育。直到如今。做官不要錢。社會竟以爲奇聞異事。這都是致齋一個兒的遺毒。却說和珅既死。朝中和黨。斥逐一空。那鴻臚寺卿郝雲士也革職查抄。充發到烏魯木齊。呂鳳臺赦回。授爲太常寺少卿。不過年餘光景。卽由少卿升正卿。正卿升侍郎。侍郎陞尙書了。呂笙也中式了順天鄉試。連捷入翰林。郝雲士的推算年造。果然靈驗不過。此是後話。當下仁宗除掉和珅之後。親筆特降諭旨一道。頒行天下。

諭教匪聚衆滋事。皆以官逼民反爲詞。昨冬賊首王三槐。解到審訊時。供詞內亦有此語。朕聞之殊爲惻然。是以暫停正法。我國家百數十年來。厚澤深仁。周洽寰宇。皇考臨御六十年。無不廬念民生。痾瘵在抱。普免天下錢糧漕糧。以及蠲緩賑貸。不啻億萬萬。凡所以惠愛閭閻者。至優極渥。朕仰承付託之重。夙夜兢兢。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宵旰殷懷。豈忍令數省蒼生。罹於鋒鏑哉。百姓幸際昌期。安土樂業。若非迫於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挺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此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小民者。不盡自肥己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屬員者。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珅。是層層剝削。皆爲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是以將和珅立正典刑。以伸國

法而快人心。見在大憝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滿除積習。民間無所擾累。亦可各遂其生。教匪起事之初。醜類原屬無多。到處迫脅良民。供其役使。及賊勢方張之際。突入村莊。任意焚掠。不從則立加殘害。從之則冀緩須臾。愚氓畏死貪生。被其裹掠。此小民不得已之苦情。朕知之詳。而聞之熟矣。夫教匪起於楚北。沿及河南川陝地方。往來奔竄。肆其荼毒。村落爲墟。吾民遭其蹂躪者。不知凡幾。而賊匪每遇官兵。又使裹脅之人。在前抗拒。經官兵殲戮者。又不知凡幾。或父兄叔姪。被其戕害。妻妾子女。被其擄掠。苟有人心。能無切齒。不過畏賊凶焰。莫敢先發。此時軍紀整肅。鼓行而前。著名首惡。卽日成擒。所則憫者。脅從之人。皆朕赤子。不忍誅誅耳。從來名將出師。止有征討不廷。斷無用兵誅戮良民之理。特此剴切。宣諭各路賊隊中之良民。如有能縛獻賊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尙可如前年河南投出之苗匪吳隴登等。格外邀恩。否則潛行散去。或臨陣投降。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倘執迷不悟。軍行所至。玉石俱焚。悔將何及。着前敵將帥。將此旨偏行曉諭川陝楚豫各地方。咸知朕意。欽此。

廷臣一見此旨。無不稱頌聖明。仁宗道。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爲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陞賞。寡廉鮮恥。營私肥囊。卽如在京請達侍衛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那從軍營回京的。就是平日窮乏之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員等。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積弊。試思肥囊之資。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豈能供無厭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卽屢次奏報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於無奈。爲賊所脅者。若再加之朘削。勢必去而從賊。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良民。以益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展轉追捕。永沒有歲事的日子。廷臣見仁宗這麼英明。無不咋舌。其實做皇帝的人。恁他聰明能幹。究竟深居九重。強煞也不過一知半解。此時軍中各帥。惟以酒肉笙歌。日自娛樂。把國帑來水

一般的揮霍。那正經用款。各路官兵。鄉勇的糧餉。反倒措住不發。以致兵士枵腹無禪。牛皮裹足。跣行山谷之間。狼狽異常。並且因滿兵傷亡。必當具奏。綠營陣歿。又須咨部。那新招的鄉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無論傷亡病歿。不須註冊報部。所以每逢臨陣。總教鄉勇居前。綠營兵居次。滿兵吉林索倫最後。戰敗死的是冊籍無名的鄉勇。不妨掩敗爲功。戰勝。則後隊弁兵。又好攘爲己功。保奏起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一二。那衝鋒陷陣的鄉勇。名見章奏的。竟然百無一二。那教匪也把擄來的難民。充做頭陣。兵匪開仗。不過是鄉勇日與難民交鋒罷了。真兵與真匪。何曾相見一面。這些弊病。仁宗那裏知道。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平教匪鄉兵解散 剿海盜良將捐軀

話說仁宗勵精圖治。廣開言路。外省司道。倘有興革大計。都許專摺陳奏。於是浙江按察使陸公伯焜。封章入告。把軍營情弊。傾筐倒篋。說了個盡。仁宗大爲感動。立降諭旨。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恤。以收敵愾同仇之效。自經陸公一奏。仁宗纔降一例保奏的諭旨。於是英雄豪傑。從鄉勇出身的。如楊遇春。楊芳。號爲二楊。都官至提鎮。爵封侯伯。羅思舉。桂涵。也都位至節鎮。號稱羅桂。威名亞於二楊。此都是後話。當下仁宗爲了白蓮教匪。日夜焦勞。派出的大將。如勒保。額勒登保。長麟。明亮。德楞泰。都是滿洲世僕。八旗英雄。竭天下之全力。出渾身之臭汗。直弄到嘉慶七年。纔得戡定。這一件事。一來虧了仁宗仁慈。聽到官逼民反的話。卽惻然下旨。有從來命將出師。止有征討不廷。斷無用兵誅戮良民之理。愛民出自血忱。明識侔乎湯武。遠非漢文唐宗所能比擬。這是至誠感人的第一端。二來覽陸公之奏。卽有鄉勇立功一體保奏的偉舉。這是識拔英賢的第二端。三來彼時有一個合州知州。名叫龔景瀚的。獻上堅壁清野一策。仁宗立命勒保採取施行。這是採用奇計的第三端。四來和坤福長安等一班貪官。盡行查抄。得款極鉅。所以民不加賦。而餉源不竭。話雖如此。皇恩究難徧及。鄉勇都被遣散。遣散鄉勇時光。因

辦理不善。重又激變。又亂了一二年。方纔平定。彼時有嚴如煜鄉兵行二首。說得很是貼切。其前篇是。

紅旗悠悠土城頭。繞城畫角雲慘愁。羽檄星馳募鄉勇。大旗小旗森戟矛。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夜宿沙場刁斗鳴。酒酣高唱氣驕橫。黃巾十萬勢洶湧。來壓軍門雲不動。排弩駕炮守壘營。將軍有令須持重。豈無中黃賁育士。軍令森嚴稟相奉。鄉兵憤怒火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狼若驅羊。諸軍鼓譟踵相繼。爬巖翻箐無處尋。巖懸削爪箐屯雲。憑高負險侮我軍。仰視墮帽徒怒噴。將軍下令懸重賞。孰擒賊者銀千兩。幾輩貪賞不顧生。前者頂摩後者上。藤繩疊縛獻軍門。一軍歡喜得好仗。稚牛饗士軍筵設。夜奏甘泉三月捷。幾番開庫賞鄉兵。謝恩叩頭頭有血。歸來就地作博場。俄頃千金如沃雲。前日班師撤歸里。中有一人泣不止。十年百戰掃機槍。兩手依然空男子。悔要銀錢不要官。那有功名誇閭里。

那後篇是。

大紅旗。小紅旗。大小黃旗共迷離。七星蜈蚣稱健兒。五日十日道塗壅。居人慄慄行人悚。聽說前途撤鄉勇。鄉勇十人九頑劣。中有一人獨悲咽。哀哀細從召募說。憶昔苗疆歲乙卯。烏巢河畔隨征討。蠻槍亂射百無虛。伙伴都死一身保。聽說妖氛起荆襄。達州劇賊尤披猖。慚無顏面回故里。起名再喫鄉兵糧。夔府作軍探。湖北又湖南。最後隨營過曉關。輾轉黑河大巴山。老林百日無完衣。肘見踵決血流腓。一饒二十錢。甜米十二千。披得包穀作晚炊。青松樹濕燒不然。咋到興安城。糧船如魚鱗。又見守營卒。個個衣履新。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册無名。十年凱撤人已老。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有功不收亦無愁。依然無面回鄉里。甘心老向南山死。

這就叫天高皇帝遠。喫肉的自喫肉。喫骨的自喫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此時教匪蕩平。各逆首都解送到京。仁宗爲了官逼民反。要減等治罪。刑部尙書金光悌。却執意不從。仁宗問他何故。金光悌道。臣受任之初。面奉聖諭。向

來刑部引律斷獄。於是律之外多有不足蔽辜。無以示懲。及從重定擬等字樣。所辦實未允協。罪名大小。律有明條。自應勘竅案情。援引確當。務使法足蔽辜。不致畸輕畸重。方爲用法之平。今既引本律。又稱不足蔽辜。從重定擬。並有加至數等者。是仍不按律辦理。又要這律例做什麼。臣仰體聖意。恪守憲典。現在該逆等謀反叛逆。臣部惟有按律擬罪。倘皇上如天之德。定欲法外施恩。自當宸衷獨斷。臣愚以謂不必再交臣部辦理。臣係刑官。惟知律例。說罷。叩頭不已。仁宗只得罷了。一日。阿克蘇地方的官錢局某章京。私用官錢。計贓五百兩。犯了監守自盜之罪。發覺到官。辦案的人。援引平人竊盜律。把他定了一個絞情實罪。金光悌把原擬駁去。改擬爲斬監追。具摺陳擬。按律盜官錢。當擬斬監追。限內完贓者減等。是活罪。不是死罪。現在擬爲絞情實。是死罪了。監守自盜。不得引竊盜律辦理。仁宗覽奏。問他道。官盜比了私盜。反輕麼。金光悌叩頭道。皇上聖明。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律意是如此。臣只好按律辦理。仁宗點頭。此時四海又安。天下無事。不過東南海疆。有一班海盜。出沒海洋。爲患行旅。海盜分洋匪夷匪兩種。洋匪以蔡牽爲最大。朱潰爲次。夷匪以鳳尾爲最大。水澳爲次。駕着大艇數百艘。橫行海上。每一艇載人數百。仁宗聽從浙江巡撫阮元的保奏。重用福建同安人李長庚。專辦海盜。授爲浙江提督。這李長庚真是英雄。奮不顧身。報答仁宗的知遇。賊中致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的話。偏偏閩浙總督阿林保。很不謂然。到任之初。卽置酒款待長庚。向他道。李軍門你果然是水師名將。但是大海捕魚。何時入網。好在海外的事。沒有憑證。軍門只銷隨便斬一個海酉。報爲蔡牽被誅。某卽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入善後辦理。軍門果受上賞。某亦得邀次功。比了窮年冒險波。僥倖萬一。不好的多麼。李長庚慨然道。石三保。聶人傑的事。長庚不會幹。且久視海舶如廬舍。不怕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阿林保大爲不悅。連次動摺參劾。仁宗密詢浙撫。浙撫據實覆奏。其辭是。

提臣李長庚熟悉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年於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歷冒危險。漁山之戰。身受多傷。將士亦傷有

百四十人。鏖擊不退。故賊中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惟海艘越兩三旬。卽須燻洗。否則苦蜜結。駕駛不靈。其收港時。並非逗遛。且海戰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風將至。沙路不熟。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恃巨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風順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鏢去其皮網。以大炮壞其舵牙篷胎。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然後可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皆沿海內洋。外洋則無船可掠。無壘可依。從不敢往。惟勦急時。始逃入焉。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而賊又遁誅矣。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則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故嘗累月不獲一戰。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長庚所造船。頗能如式。第兵船有定制。商船無定制。商船愈高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勦賊。專令諸將士隔斷賊船。不以擒獲爲功。而自率精銳。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炮愈多。是以未能得手。且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接濟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

仁宗大怒。下旨把阿林保痛責一番。中有朕非昏聩糊塗之主。豈受阿林保蠱惑。自失良將之語。阿林保愈益憤恨。想出公報私讐一法。飛檄趣戰。屢以逗撓爲詞。長庚斫舷奮怒。誓決死戰。到嘉慶十三年正月。李長庚會同閩提張見陞等。追逐蔡牽入粵海。蔡牽只剩得三船。長庚急用火攻。親自躍入牽船。幾乎擒住蔡牽。牽奴林阿小。素來認識李長庚。暗裏從船尾發一炮。正中長庚咽喉。血湧不止而仆。蔡牽仍然逃去。仁宗聞奏震悼。立降旨道。

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宣力海洋。忠勤勇幹。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疊經降旨褒嘉。原擬俟捷音到時。封

授伯爵。不意功屆垂成。臨陣捐軀。覽奏心搖手顫。爲之墮淚。李長庚可追封壯烈伯。予諡忠毅。賞銀千兩治喪。並於原籍建祠。春秋祭祀。欽此。

仁宗又把李長庚部將王得祿。陞爲浙江提督。邱良功。陞爲福建提督。勉他們同心敵愾。爲李長庚報讐雪恨。王邱兩將。果然不負委任。到十四年八月。在温州黑水洋中。把蔡牽圍住猛攻。蔡牽走頭無路。遂首尾舉炮。自裂其船。沉下海中而死。海盜旣平。商船往來。毫無驚恐。從此河清風宴。昇平了三四個年頭。却又禍起蕭牆。變生肘腋。釀成漢唐宋明未有的奇事。欲知有何變亂。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李文成宣傳八卦教 强克捷拿獲兩叛徒

却說政教風俗。百年修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清朝自和坤貪婪致富而後。貪風大盛。無論大官小吏。無不以括財爲第一主義。雖經仁宗盡法懲辦。若輩習非成是。貪黷已成了第二天性。全然不見懼怕。愚民苦於胥吏的魚肉。相率結黨自保。就有奸民乘此時機。興起邪教來。此時河南滑縣老岸地方。有黃興。辛黃興。相兄弟兩個。同了姓朱的。興起一個天理教。又名八卦教。起初也不過聚衆斂錢。圖抗胥吏而已。後來入教之人。一日多似一日。於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每卦名立教主。七卦的教首。又都統屬於震卦。因爲震屬東方。帝出乎震。於是隱然有謀反叛逆的念頭了。教中有幾個出類拔羣的人材。一個姓林名清。北京順天府大興縣人。他的上代。原是浙江紹興籍。林清的老子。名叫先本的。從浙江北徙。僑居大興縣黃村的宋家莊。充當南路巡檢司書吏。林清曾在藥店中學過生意。爲患了瘍疽。被店東逐出。遂在宣武充當更夫。擊柝守夜。先本去世之後。他就改充黃村書吏。旋被革去。乃往江南糧道衙門當差役。又在丹陽縣衙門當差役。這林清生就的燦花妙舌。能言善辨。哄得人相信。在衙門中賺的錢。真不少。只是他不善蓄積。任意揮霍。隨得隨散。棄若糞土。一日爲了一件什麼案子。受了一筆賄賂。被人告發到官。

林清急忙逃走。附了糧船。短絛到通州。回到宋家莊。沒得過活。販鵝鶉於京師西安門。天無絕人之路。遇着了一個老友。於是合設起雀鳥舖來。雀鳥舖雖然賺錢。怎奈他揮霍太大。那老友便不願他合夥。拆去了股。林清單絲不成線。索性把舖子收歇。依着外甥董國太度日。董國太的族人。名叫董伯旺的。却是個天理教徒。糾合林清入教。林清大喜。當下董伯旺引他往見宋景耀。景耀道：「咱們這個教。名叫天理會。又稱做榮華會。會衆分列八卦。咱們這裏是坎卦。坎卦教主是郭朝俊。朝俊之下。是劉呈祥。再次爲陳懋林。宋理輝。林清入了教。不多幾時。早與教衆都混熟了。這一年。陳懋林被他的從弟陳懋功告發了邪教。問成軍罪。偏偏坎卦教主郭朝俊。生性慳嗇。遇事畏葸。教衆全都不服。於是林清遂代他爲教主。林清做了教主。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爲八字真訣。命教徒們日夕拜誦。自言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可以叫人去禍就福。趨吉避凶。入教的人。都要納一注錢。名叫種福錢。又叫根基錢。事成之後。得十倍報償。凡納百錢的。可以得地一頃。愚民被他蠱惑。遠近踵至。家計頓饒。資其揮霍。有人告貸。立即給與。鄉村仰食的。至有萬餘家。林清見附從日衆。乃潛蓄逆謀。謊言自己是金星下降。金王於秋酉年秋月。將舉大事。於是祀金神於西方。色均尙白。又謊言前世係卯金刀。遂改姓爲劉。改名叫安國。人呼他爲劉真空。又稱劉林別號叫霜牧。輾轉變易。竟無定名。林清不嫻武藝。有勸他學劍的。他笑道：「我有神助。要劍術來做什麼？」一日。林清因事到保定。遇着一個河南滑縣書吏牛亮臣。這牛亮臣是河南滑縣人。少習帖括。也曾應過童子試。充當縣庫書吏。爲了舞文弄法。被本官發覺。逃來保定。住在唐家胡同馬家店。現在與林清相遇。倒很投機。林清向他道：「吾教是京南人所授。山東曹縣有劉林爲先天祖師。吾爲劉林後身。是後天祖師。真空神呪。每日朝拜持誦。可免刀兵水火。可起大事。牛亮臣大悅。即拜林清爲師。林清請他喝酒。酒至半酣。林清取出同教姓名冊。給他瞧看。且誇稱招納之多。牛亮臣道：「招納不在多少。必得任事的人。事方有濟。滑縣有一位李文成。是個異人。公欲舉事。非其人不可。林清道：「煩老弟替我介紹。得與李公相交。亮臣應諾。兩人珍重而別。亮臣在保定。謀着了一個館。教了半年的書。聽得滑縣已調新官。舊案已

經不究。於是重又回去。仍當庫書。亮臣的連襟馮克善。聽得亮臣回家。卽來瞧他。這馮克善也是滑縣人。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弓馬嫻熟。武藝精通。善使一柄長槍。千百個人等。聞近身不得。又從濟甯王祥學習拳法。能在千軍萬馬中。徒手搏擊。因此馬戰步戰。都是絕等。當下牛馮兩人。別久乍逢。非常親熱。亮臣留克善喝酒。酒酣耳熱。馮克善卸去長衣。打一套拳解悶。亮臣見他拳法中有八方步。問道。瞧你的步法。似乎合着八卦。克善道。你怎麼知道。亮臣道。因我所習的是坎卦。克善道。我習的是離卦。亮臣道。好極了。你爲難。我爲坎。咱們兩人坎離交合。各習所習是了。亮臣說起林清如何慷慨。如何愛交朋友。克善也很心動。次日亮臣就到謝家莊來見李文成。原來這李文成也是滑縣人氏。世居在謝家莊。文成自幼沒了老子。跟着木工學習做活。人都呼他李四木匠。文成大爲羞恥。於是改從塾師學習書算。粗解意義。輒以疑難相辨駁。塾師很是厭惡他。就不肯再教他了。文成苦心自習。專研算術。旁涉星家象緯。推演倒頗靈驗。這時光山東河南的奸民。糾衆結黨。名叫虎尾鞭義和拳。紅鞭社。瓦刀社。最大的叫做八卦教。文成要入黨。六神無主。不知入那一社是好。這夜夢有神人相告道。你乃是十八子明道震宮九教主。得東方生氣。居河洛之中。協符大運。文成驚異。更益自負。於是收聚無賴。招納亡命。隱然有不軌之思。聞河南有謠云。若要紅花開。須待鹽霜來。遂自號鹽霜十八子。入了震卦教。教中事有條理不當的。文成悉爲釐次剖晰。教衆無不推服。當下牛亮臣到謝家莊求見。文成立刻接見。談論之下。文成喜道。七卦統歸震卦。大事成功了。現在乾卦教首張廷舉是山東定陶人。坤卦教首邱王。是山西岳陽人。巽卦教首程百岳。是山東武城人。艮卦教首郭泗湖。是河南虞城人。兌卦教首侯國龍。是山西岳陽人。離卦教首張景文。是山東武城人。都已歸入震卦。受震卦的號令。坎卦教首林清也歸了來。八卦就齊集了。大事不尅日可成麼。牛亮臣道。我卽日作書請林教首來相見。不多幾天。林清到滑縣。亮臣先引馮克善與林清會面。一見如故。非常投契。然後陪他到謝家莊。林李會面。兩人相見恨晚。李文成奉林清爲十字歸一八卦教首。約日大會。卽由七卦教首公推震卦李文成爲兼理九宮統領八卦大教首。七卦咸遵約束。文

成再三推讓。於是八卦九宮林李二人共掌。議定起事之後。林清號稱天皇。馮克善號稱地皇。李文成號稱人皇。林清取直隸。李文成取河南。馮克善取山東。各卦分封各省。牛亮臣爲軍師。凡官職儀注。旗幟服色。都歸他一人訂定。於是私買戰馬。蓄養士卒。鑄造甲仗。頒分旗號。預備即日舉事。嘉慶十七年。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大會教衆。於滑縣道口鎮之孔家店。結盟設誓。從此之後。林清常到滑縣。與文成商議要事。這年八月。有星孛於斗垣。文成向清道。天象如此。咱們的事。要成功了。十一月。李文成到黃村。見林清。約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直隸山東河南。同日起事。並言你這裏兵少。滑縣兵不下數萬。我當選挑精兵。先期假扮做商賈。陸續北上幫助你。沒有不成功了。必等滑兵到了纔動手。不要鹵莽。林清大喜。原來各教首道口會盟時。光林清因爲坎卦人少。向震卦借兵。各教首見林清無勇無謀。妄自尊大。都叫不必理他。牛亮臣力請答應他。文成道。大事驟起。非廣爲樹敵。何以持久。林清密爾京畿。給了他兵。爲我牽制官兵。使我無北顧之憂。策之上者也。所以現在面許助兵。林清問九月十五。是不必再改期了。文成道。我已推算過。星射紫薇垣。主兵象。應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時。九月十五日午時。年月日時。恰都全合。並且童謠云。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黃花滿地發。癸酉年本應置閏八月。欽天監爲了閏八月不吉。改了甲戌年閏二月。九月十五。又恰是第二中秋。林清道。原來如此。我靜候滑兵到動手是了。到了十八年正月。馮克善到黃村。林清就把將帥軍伍旗幟號令。告知他。叫他調遣各將。馮克善回到滑縣。向教徒宋躍濼道。吾聞舉大事。各舉一州。無以自立。現在林清多大言。少實際。李文成陰險叵測。吾意不樂與林李共事。欲自擇善地。別樹旗鼓。進退戰守。惟吾所欲。德州乃南北扼要之區。漕艘經行之地。東隣大海。北接燕趙。順風一呼。則河洛之交。皆我掌握。你快給我號召師旅。共圖大事。不必寄身在林李廡下。宋躍濼道。公所見極是。黨附林李。迄無成功。但此間兵不滿千。老幼羸弱。十去其三。寥寥數百人。可奈何。克善沒法。只得權時忍耐。不意一到八月。馮克善的從兄滑縣舉人馮克功。同了克善的兄弟馮克昌。到縣中告發他謀逆。克善急忙逃走。不曾被捕。此時反期日近。風聲日緊。牛亮臣在滑縣大叵山東。

坡。集黨數百人。日夜鑄造軍械。李文成在謝家莊宰殺豬羊。大饗教徒。設立官職。又派養子劉成章。知照林清。叫他萬勿誤期。但等九月十五日。三方同時舉難。謝家莊鄉民。瞧見他這個樣子。知道闖禍必然不小。於是偷偷的進城。到縣衙告發。這位滑縣縣尊。姓強。名克捷。是陝西韓城人氏。進士出身。選爲知縣。爲人慷慨有膽略。到任以來。摘奸發伏。很是精明強幹。當下接到鄉民稟告。不動聲色。立派頭役陸安邦。陳天路。帶領眼明手快夥計二十人。密拿李文成。牛亮臣到衙問話。突然而至。教衆猝不及防。李文成。牛亮臣。鐵鎖瑯瑯。都被拿捕到衙。強克捷聽說李牛兩犯拿到。立命六房三班齊集二堂。備齊各式刑具。強縣尊坐出堂來。衆差役齊聲呼喝。縣尊提起硃筆。把李文成。牛亮臣名字上。各點上一點紅硃。差役呼喝帶上謀反重犯。李文成。牛亮臣。陸安邦。陳天路。兩差頭。便把李牛兩人推上兩旁差役。又齊齊呼喝一聲。這一聲叫做堂威。呼喝之後。恁你心強膽壯。也要戰戰兢兢。所謂不怕心堅如鐵。只怕官法如爐。那裏知道。李牛兩人。依然面不改色。對着森嚴法堂。差不多像不曾瞧見似的。李文成倒問縣尊道。我李文成犯了何事。蒙大老爺賞提。強克捷道。你這廝聚衆結盟。潛謀反叛。現有人到此告發。你還假作不知麼。文成道。我素來安分守己。那有謀反的事。想必是怨家誣告。含血噴人。懇求明鑒。強克捷提問牛亮臣。說道。本縣知道你是個從犯。不比首逆法無可赦。你只要從實招供。本縣愛民如子。自當法外施恩。饒你不死。牛亮臣也極口呼冤。再問李文成。文成非但堅不吐實。反指斥知縣誣良爲盜。強克捷怒道。倘然毫無證據。本縣決不會拿你。你這廝私傳邪教。聚衆斂錢。種種不法。本縣久有所聞。現在私造軍器。買馬招兵。約期起反。經人告發。在在皆有實據。還說是安分良民。不用大刑。料你斷不肯招。喝令夾棍伺候。差役取上夾棍。擲地丁然作響。喝道。招了罷。大老爺要賞刑了。招認了免得受苦。李文成連喊冤枉。強克捷把案一拍。喝令快快用刑。衆差役不敢怠慢。急把文成脫去了鞋襪。套上夾棍。問他招也不招。文成大呼冤枉。喝令緊收。差役把繩只一收。只聽得文成大叫一聲。暈了過去。欲知李文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教匪突攻紫禁城

仁宗痛下罪己詔

却說李文成在滑縣堂上。被夾棍收得暈了去。用冷水噴醒。依舊不招。強知縣喝令用杖。打得血肉橫飛。兩股嘔時爛起來。此時李文成兩足已被夾斷。兩股又被杖爛。成了個廢人模樣。強知縣叫他釘上了鐐。推入死囚牢內。又訊牛亮臣。咬緊牙關。不肯招認。也杖了個血流遍體。釘鐐收禁。預備解省正法。此時謝家莊震卦教徒。應期奔集。已有三千餘人。黃興宰、黃興相、宋元成。都是教中大頭目。與宰與相向衆教徒道。吾聞先發制人。後發即爲人所制。現在事情緊急。十五的日期。斷斷不及待。這裏兵食既足。鼓行而前。徑取滑城。據而守之。直隸之開州長垣。山東之金鄉定陶曹縣。皆吾聲援。官兵四路牽制。定然措手不及。我們成師而出。數百里地方。不難傳檄而定。教衆全體贊成。九月初七這日。黃興宰等率衆三千餘人。浩浩蕩蕩。殺奔滑城而來。兵臨城下。搖旗吶喊。聲震屋瓦。城中官兵無多。自然一攻即破。教徒一擁進城。闖進縣衙。逢人便殺。圍署三十五人。強克捷等。盡作刀頭之鬼。強知縣的媳婦徐氏。罵賊不歸。被教徒活釘在堂柱上。斃割而死。後來仁宗下旨。贈強克捷知府銜。賜諡忠烈。滑縣韓城俱敕建專祠。其子逢泰世襲騎都尉。望泰賞給舉人。欽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增設韓城文武學額。此係後話。當下教徒打破監牢。救出李文成牛亮臣。文成即自稱大明天順李真主。開帥府。設羽帳。帳中出令。軍士傳呼。聲徹數里。帳後樹大纛。寫着大明天順李真主七個大字。封牛亮臣爲軍師。宋元成爲大元帥。分理軍事。封黃興宰黃興相徐安國。籌爲允宮伯。分衆守城。復聯絡各路。據守要害。一面派衆入直隸。蹂躪長垣開州東明。又攻取山東的定陶曹縣。派徐安國出守道口。此時馮克善逃在德州。聽得滑縣起事消息。急忙趕回來。不意走進家門。見血流遍地。屍橫一室。妻子焦氏。兒子坤牛。女兒明兒。都被殺死。原來李文成爲自己在獄。馮克善只知避禍他鄉。不來援救。所以命于克敬劉成兩人。把克善家口。全都殺害。馮克善又那裏知道。牛亮臣見克善回來。便要把他斬首。教衆都言克善是當今虎

將。用了他必有大益。現在單身投來。如果斬了他。誰不解體。亮臣於是諭克善道。自今而後。須努力報李公。遂派他當運糧差使。從富新莊到謝家莊。克善要見文成。文成爲了身受刑傷。不肯見人。克善鬱鬱不樂。日間與衆人共事。伴爲曠放。到夜裏獨處一室時光。便就拔劍斫地。不勝的憤懣悲慟。想往德州起衆。襲破李文成。而併其衆。暫時按下。却說林清在黃村宋家莊。擦掌摩拳。預備起事。這日劉成章到來。傳李文成的話。九月十五日。河南兵必定到京。林清大喜。八月二十日。林清同了教徒陳爽入京。告知太監劉得財。叫他預備內應。原來劉得財。是直隸大興桑岱村人。與教徒陳爽是貼隣。一日陳爽邀得財回村。設筵款待。歡讌累日。又贈送他黃金二十兩。得財大驚道。吾將何以報君。君將安用吾乎。陳爽道。願與公約爲兄弟。患難相共。何敢望報。劉得財大爲感激。陳爽因勸他入教。得財允諾。陳爽就授以真空八字咒。命其轉收徒黨。又告訴他林教主手握劍訣。能知人意中事。又能逆知世上未來事。得財愈益信服。回宮之後。傳授諸內監劉金。王福綠。高廣福。張泰。閻進喜。楊進忠等。都收做弟子。現在林清陳爽入京。找到了下處。寄信進宮。約劉得財出來講話。直至二十四日。得財纔得暇出來。在廣甯門酒店內會面。陳爽道。老哥這幾日大忙。寄了四五個信。今兒纔得出來。劉得財道。咱們的事。是說不定的。虧得佛爺熱河打獵去了。七月出宮。到此刻還沒有回。倘然佛爺在宮。要抽身會個朋友。真是不容易。林清道。皇上這月裏回宮。劉得財道。大約就在這幾天裏。林清就告訴他九月十五日起事。你做了前導。事成之後。封你爲大總管。劉得財不勝之喜。滿口應允。林清回到黃村。向教徒劉呈祥道。已分遣劉內侍。高內侍。在宮中做內應了。殺入宮中的事。悉命陳爽辦理。九月初二日。陳爽在東華門外。遇着劉得財。就以白布數方。叫他分給諸內侍。到十四這日。教徒李得劉進。先後報告林清。言兵衆都已齊集。陳爽陳文魁進京去了。林清道。殺入內城。只用數十人夠了。人多了。倒要泄洩機密。精兵可都分布在外城。迎接河南兵。外城亂了。內城可以不攻自破。衆人都稱妙計。十五日黎明。林清出視各路伏兵。到午刻就回家。却說陳爽等到了京城。十五日早起。又在東華門外。與劉得財接洽了。隨在酒店中喝酒。等候時光。一到午時。教

衆大呼殺入紫禁城。分爲東西兩隊。東隊陳爽打頭。劉呈祥押後。從東華門殺入。由太監劉得財。劉金做引導。西隊陳文魁打頭。劉永泰押後。從西華門殺入。由太監張泰。高廣福引導。王福祿。閻進喜。兩太監居中援應。東西兩隊。每隊頭目數十人。大聲呼噪。聲震殿瓦。却說仁宗此時。率了各皇子。滿漢文武。駕幸木蘭。舉行秋獮大典。八月癸丑。駕抵布克崖口。天氣很是晴爽。傳旨進哨十三圍。九月戊辰。出哨回蹕。忽地遇着暴雨。連着三日三夜。都是傾盆大雨。溪水頓時泛溢。沙漬泥淖。人馬都不能前進。丙辰雨霽。祇行得五圍。卽從中哨門。伊瑪圖口。回駐山莊。各皇子先行回京。所以倉猝遇變。還不至無人主持。當下教衆呼噪殺入。儀親王。成親王。莊親王。得着警報。急調營兵。從神武門而入。聽說叛徒已到中正殿外。諸王率兵抵禦。馳抵中正殿。見已有幾個叛賊。突入皇宮去了。此時皇次子。皇三子。都在上書房。聽得太監人等。大呼關門。皇子卽從日精門詰問。將到近光門。總管太監常永貴。已經拿住賊人兩名。都是手執利刀。頭裹白布的。那其餘各太監。都在門口抵抗賊人。已有好多名受了傷了。皇四子。從書房出來。皇次子。皇三子。將同到儲秀宮。皇后跟前請安。大學士寶興。從上書房散了。直未到東華門。就瞧見官兵與叛徒相殺。急忙回身。奔入乾清門。告知皇子。皇子得報。急步趕到儲秀宮。瞧見叛徒越牆西入。皇次子。叫拿進撒袋。烏槍。腰刀。來。常永貴。手執白木棍。立在遵義門內拒賊。衆太監登垣瞭望。瞧見叛賊大至。旋從膳房上屋。自西而北。皇次子。見危急已到萬分。連忙開放烏槍。轟然一聲。賊人中槍跌倒。賊人連續上屋。有手執白旗指揮的。又發一槍。執白旗的。又中槍跌倒。儀親王的王子。貝勒綿志。也開槍擊賊。連着擊死多個。叛賊於是不敢上垣了。皇次子。急忙馳到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永貴。率領太監擊賊。到日晡時候。各王爺。同了內務府大臣。各引兵入衛。賊勢漸漸窮蹙。有主張放火燒宮的。取了引火各物。正欲動手。忽然大雨迅雷。有兩個叛賊。被霹靂震死。跌下武英殿御河中。電光烟處。恍惚見關聖帝君。端坐在午門。於是叛衆無不股慄奔竄。投河溺死的。不知凡幾。餘衆無不就擒。於是皇子各親王。總管內務府大臣等。都由八百里加緊飛奏仁宗。此時仁宗正從白澗回蹕。駐駕煙郊。瞧了奏報。立刻下旨罪己。其詞是

朕以涼德仰承皇考付託。兢兢業業。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之初。白蓮教煽亂四省。黎民遭劫。慘不可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與我赤子永樂昇平。忽於九月初六日。河南滑縣。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隸長垣。至山東曹縣。亟命那彥成等率兵剿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逆匪七十餘衆。犯禁門。入大內。戕害兵役。進宮四賊。立即細縛。有執旗上牆三賊。欲入養心門。朕之皇次子親執鳥槍。連斃二賊。貝勒綿志續斃一賊。始行退下。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諸王大臣。督率烏槍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拿淨盡矣。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以來。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愛民如子。聖德仁心。豈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惟自責耳。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進。奈諸臣未能領會。悠悠爲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挺擊一案。何啻倍蓰。念及此。不忍再言矣。予惟反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帝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爲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爲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福。若自卑鄙。則當掛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欽此。

仁宗隨封皇次子爲智親王。貝勒綿志。賞加郡王銜。其餘諸王大臣。都有陞賞。那紫禁城值班護軍統領楊樹曾。革職發往伊犁效力。此時倉猝大變。雖然立即平定。各皇子各親王相語道。叛賊在宣武門外糾衆。進了城。就直犯西華門。赴尙衣監。斬關而入。由西路北上。諸賊似乎知道大內在西邊似的。宮內定有奸細。忽報貝子奕紹。鞠訊賊人陳爽。已把奸細問出。宮中太監有好多名。充着賊人奸細的。衆皇子聽了。都大喫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破道口七路進兵 攻司寨三佛應劫

話說貝子奕紹推問陟爽。問出天理教坎卦教首林清。是掌理天盤八卦開法後天祖師。問他怎麼叫天盤。供稱按照三佛應劫書。林清是天盤。馮克善是地盤。李文成是人盤。吾教有要訣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又供出宮中策應之內監多名。於是除鍾粹宮太監高廣福。爲官兵所殺。陳尸西華門外。待驗不計外。其餘天穹殿太監劉金。基化門太監劉得財。月華門太監張泰。御書房太監王福祿。坤甯宮太監閻進喜。都押送刑部訊問。於是各皇子各親王方纔明白。此時京城中人情惶懼。訛言四起。十六日夜半。忽傳廣甯門外。賊衆大至。居民倉皇無措。十七日薄暮。步軍統領衙門番役張吉、高鏗、徐永祥。拿到教首林清。步軍統領英和飛奏行在。仁宗叫把首逆林清。太監劉得財。妥爲監禁。俟回鑾廷訊。盡法懲治。原來林清指揮教衆去後。伏處沙河。靜候消息。十六日。祝林等奔告禁城有備。不能攻下。林清默然。這夜。命劉福等嚴守村落。俟河南兵到。卽來飛報。那裏知道滑縣李文成。爲了官兵徵調。路上絡繹不絕。竟然不敢派兵北上。到十七日早晨。聽得步卒行路聲音。只道是河南兵到了。急忙出外瞧看。那裏知道恰巧遇着官兵番役。立被拿住。解到京中。十九日。仁宗從烟郊啓蹕還宮。皇次子奉旨。在內東華門接駕謝恩。皇三子皇四子在內接駕。二十三日。仁宗臨御瀛臺北門。親自訊問。先審林清。默無他語。祇言乃是劫數。又詢太監劉得財。爲甚要造反。劉得財俯首無詞。又問朕平日有無苛待你們之處。供稱佛爺素來天恩寬厚。近日又憐加賞錢糧。實無唧怨之處。奴才等一時糊塗。油蒙了心。致被教徒迷惑。仁宗降旨。叫把林清劉得財等一千人都辦了個凌遲處死。搜捕餘黨。連豫親王裕豐。爲了祝貴山到王府告發他的族人祝現從逆。裕豐並不舉發。也得了個削爵的處分。按下慢表。却說李文成在滑縣地方。爲了兩脛都被夾斷。刑創發作。不能四出做流寇。深居帳中。判理軍事。一應政務。都由文成判了。纔得次第施行。各教徒不得將令。不敢擅入議事。文成也不很召見部下。派兌宮伯徐安國率兵三萬。守在這道口鎮。這道口鎮距離滑縣十八里。濱臨運河。積糧極富。所以教衆拚命拒守。長垣東明曹縣定陶金鄉各城。都能呼應一氣。聲勢非常浩大。官兵這一面。署河南巡撫熱河都統高杞。領兵二

千。駐在濬縣。不敢進發。直隸總督溫承惠。也以兵力未集。駐在大名。等候大軍齊集。方總進兵。仁宗特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節制山東河南各路兵馬。帶同陝西隄督楊遇春。速赴軍營。又命工部侍郎護軍統領慶祥。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桑吉斯塔爾。領外火器營官兵五百名。副都統長慶。副都統積德。領健銳營官兵五百名。分道前赴溫承惠軍營協剿。又傳諭西安將軍穆克登布。選挑精兵一千。副都統富僧德。額勒金泰。選挑馬隊官兵一千。速赴高杞軍營。皆受那彥成節制。又召徐州總兵沈淇。統兵一千。速往助剿。也受那彥成節制。調集滿漢精兵。聚會天下良將。竭全國之力。對付八卦教徒。計派出總督兩員。巡撫一員。提督一員。總兵一員。侍郎一員。將軍一員。副都統五員。共是十二位大員。軍隊有火器營。健銳營。駐防營。綠營。滿漢步馬各隊。雖不是傾國之師。仁宗瞧到李文成。已經不是尋常草寇了。那欽差大臣那彥成。於九月二十六日。出陝西潼關。由孟津渡河赴衛輝。提督楊遇春。帶領提標馬隊五百。固原精兵一千。作爲先鋒。一路向東進發。在半途中接到諭旨。

本日據溫承惠由開州進兵。於滑縣留固村及北湖南湖一帶。剿殺賊匪八百餘名。生擒一百餘名。官兵又連獲勝仗。各處賊匪。俱已披靡。現在溫承惠在北。高杞在南。同興在東。三面夾擊。以漸逼近。爲一鼓殲除之計。惟西面無重兵堵遏。恐賊被剿情急。亡命西竄太行山。收剿致需時日。那彥成帶兵由潼關而來。沿途差探賊蹤。如有西竄之信。着卽迎頭截擊。不可令其四散蔓延。欽此。

原來仁宗派了十二位大員。猶恐不甚得力。又添派出巡撫同興。提督馬瑜。總兵音登額。楊芳。尙書托津。縣督章煦。合前共是十八位大員。當下那彥成接了欽差大臣關防。因見賊勢浩大。駐軍衛輝。不敢前進。拜摺奏請檄調山西兵一千。甘肅兵二千。並請賞發索倫兵赴營。仁宗大怒。降旨責他縱賊殃民。並有此次嚴諭之後。若再心存延玩。貽誤事機。定必拿問治罪。另派大員前往接辦。卽不得其人。朕當親統六師。自往平賊。彼時那彥成尙有何顏立於人世的話。那彥成把諭旨傳給各將觀看道。皇上心急如焚。說不得。只好大家辛苦點子。於是發出軍令。叫總督溫

承惠巡撫高杞提督楊遇春馬瑜督率兵馬由河西進兵。攻打道口。行到離道口五六里地方。教衆已來迎戰了。兩面大旗。迎風招展。一面大書着巽宮伯劉福榮。一面大書離宮伯李存信。奉天開道。官兵迎頭痛剿。大呼衝殺。把賊兵殺得大敗。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楊遇春馳至道口。教衆在東岸的。纔欲渡河。援救西岸。經不起官兵大炮轟來。只得暫行退避。官兵浮水渡過東岸。教衆拚命抵敵。把官兵殺敗。楊遇春部下的偏裨千總外委等員。陣亡有十餘員之多。兩面收兵。各守營界。到了十月二十七日。那彥成定出破敵之策。發下軍令。命各將分爲七路進攻。教衆二萬排隊抵拒。這裏總兵音登額。用大炮轟擊其西。巡撫高杞率着參將張拱宸等分兵攻擊。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都各跨馬揮刀。迎頭剿殺。侍郎慶祥指揮各都統。率着京兵。鞭馬從三面衝突將來。欽差大臣那彥成親自指揮。特依順保張大振等各驍將。四路截殺。矢炮並發。馬步兼攻。喊殺之聲。天搖地震。教衆抵抗不住。紛紛驚潰。官兵乘勝越過濠溝。奮力前進。那楊遇春楊芳。都是征平白蓮教著名勇將。遇春鬚長過腹。臨陣挽鬚成結。最是善戰。教衆稱他爲楊鬚子。現在教衆見他縱馬揮刀。衝殺進道口來。大驚道。楊鬚子來了。須避這楊鬚子。於是教衆全都退守。滑縣教衆聽得道口危急。急出二千人來援。被都統桑吉斯塔爾。格布舍。率了火器營兵截回。裨將馬光宇。又率了鄉兵。焚燒滑縣南關。因此滑城教衆。遂不敢再出。道口鎮沒了救兵。官兵分作七路。大呼殺入。那彥成下令用火攻。火槍火箭。一時並發。霎時間。早着了十多處的火。熊熊焰焰。烈烈轟轟。一片火光。照得天上天下。都成赤色。有冒煙突火。逃出來的。都被生擒活捉。燒到天明。一個繁華大鎮。早變成一片焦土。共計燒斃教衆萬餘人。生擒三百八十餘人。有騎馬擁大纛的教衆十餘人。都中槍而死。內有穿藍蟒袍的。就是震卦大教師胡德仁。道口既破。官兵就進逼滑城。桃源教衆三千。來救滑城。就在城下。與官兵連開三仗。都是大敗。巽宮伯尙大興被官兵生擒活捉了去。仁宗又命尙書托津。調黑龍江馬隊來助攻。叫總督章煦。委派大員。執令箭沿途傳旨。催各路兵馬。都到河南。於是滑城五門。官兵圍堵。已有三門。城中教徒。已如甕中之鱸。釜中之魚。馮克善久欲另自起兵。併吞李氏。當下就率領牛文成。

李大成兩個徒弟。帶衆五百人。出滑縣西門。揚言與官兵接戰。其實要往德州自立功業。恰遇着提督楊遇春。克善躍馬大呼。左右衝擊。宛如活虎生龍。官兵不能抵禦。楊遇春親自出馬。戰到四十餘合。絕未得着半點便宜。官兵喊吶助戰。五百教衆。傷亡已及半數。李大成等收了殘兵。回城。馮克善獨馬單刀。逃向南館陶去了。此時官兵圍滑。兵越聚誤多。雲梯高聳。炮臺層列。四面金鼓之聲。晝夜不絕。文成大懼。徐安國入見請罪。文成道。汝失道口。罪當斬。姑以艱難之際。不忍加戮。宜立功自贖。官兵圍攻到四十餘日。祇有北門尚未合圍。文成憂懼無計。忽報南湖將軍劉國明。率八百騎到來。急命開城放入。劉國明祇帶二十騎入城。見文成道。情勢緊急。請真主速出。徐安國牛亮臣也勸文成速出。文成刑創發作。不能騎馬。於是趁夜裏坐了輕車。從北門出城。晝夜兼馳。到輝縣山中。糾衆四千。攻破了司寨。暫行立足。這司寨背山臨川。溝深牆固。均勢很是險要。那彥成聞報。立命楊芳。特依順保。率兵追剿。楊芳到了司寨。察度形勢。定出破敵之計。先挑步隊六百名。吉林黑龍江馬隊六百名。分爲兩翼。伏在白土岡山坳裏。命侍衛蘇倫保。游擊齊慎。都司趙起貴。守備張作功。率兵赴司寨誘敵。教衆見官兵不多。卽出三千餘人迎戰。官兵合戰未幾。卽行敗走。教衆大呼追趕。追到白土岡。已入伏中。忽地一聲炮響。伏兵齊起。一面是楊芳。一面是特依順保。馬步兩翼齊出。蘇倫保等又反旗鳴鼓。夾擊將來。教衆抵擋不住。退保南首山。用大石擲下。官兵怯於仰攻。不背向前。楊芳立斬兩人。於是官兵冒險登山。不避矢石。侍衛伊爾通阿等。帶了馬隊。從山嶺繞出山前。截住教衆去路。上下夾攻。教衆大敗。顛崖墜水的。不計其數。官兵乘勝進圍司寨。楊芳笑向左右道。賊目子克敬。以三佛應劫書。獻於林清。以天盤地盤人盤爲三佛。林逆爲天盤。馮逆爲地盤。李逆爲人盤。僞軍師牛亮臣爲仙盤。現在林逆早已正法。李了亦將就擒。這纔真是三佛應劫。左右無不大笑。欲知李文成究竟被擒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克滑邑那帥獲榮封

狩熱河仁宗疾大漸

却說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總兵楊芳特依順保。率領滿漢馬步各軍。進攻輝縣的司寨。越濠而入。教衆拚命抵抗。矢石如雨。侍衛伊爾通阿揮刀奮進。身中數矢。勇氣益銳。官兵銜矢裹創。飲血苦戰。雖然尸積如山。軍令嚴重。沒一個敢退後一步。從平明進攻。直殺到日晡時光。寨牆纔被攻毀。教衆用板門磚木抵塞毀處。官兵推擁而登。躍入寨內。寨內街市狹窄。短兵巷戰。喊殺之聲。山鳴谷應。真是震天動地。撼岳搖山。教衆勢不能支。盡都退匿民房中去。這司寨中共有民房三百楹。磚石爲牆。縱橫高聳。又有碉樓十餘座。亭亭屹立。堅不可破。教衆據險擲石槍炮齊發。官兵死傷的很是不少。參領福林德弟兄。盡都戰死。攻到夕陽西下。楊芳下令舉火焚寨。於是火焰蔽天。官兵且焚且攻。賊尸塞路。有冒烟突火逃出的。悉被擒住。大半已是焦頭爛額。楊芳率衆登樓。樓上突出一將。自稱是南湖軍將劉國明。持刀躍出。斫殺官兵數人。官兵急用長槍挑刺。立把國明刺死。楊芳下令道。有能擒獻李文成的。受上賞。李文成如果投出。餘衆全都免死。教衆大呼道。李文成在此。要殺就殺。斷不肯降。官兵殺入。文成已經舉火自焚。教衆十餘人。羣相擁抱而死。次日。官兵往視賊尸。見李文成頭戴網巾。養著長髮。兩股刑傷。用膏藥敷貼。兩臂被焚。肩膀焦爛。左目有傷。面帶槍箭傷痕。座帳皆已燬掉。祇存大白旗。寫著大明天順李真主七個大字而已。楊芳見寨中已無人可殺。纔收隊回滑報捷。那彥成還埋怨他。不會把李文成生擒活捉得。當下就命他督衆在滑城西南角開掘地道。叫楊遇春在西門開掘地道。到十二月初九日。地道都已掘成。藏放地雷火藥。於是那彥成督同慶祥。楊芳。桑吉斯塔爾副將張大振。巴圖。劉德海。劉泰。永海。攻打滑城西南角。并令參將祖祥。都督寶德。趙啓貴爲後應。巡撫高杞。同了格布舍。富僧德。德音額。侍衛阿勒罕保。額勒金。額色楞保。攻打東門。并令遊擊富克精阿。都司沙武。德爲後應。楊遇春同了特依順保。德甯阿。色爾滾長慶。諾木齊。蘇青阿。達斯呼爾岱。攻打大小西門。并令副將舒豐。阿章京富明。額勒登。遊擊廣瑞。做後應。總兵馬元。同了蘇爾慎。協領七克唐阿。遊擊馬光宇。知縣孟貽瞻。攻打北門。并令參將薛升。遊擊李建勛。爲後應。各路都備齊雲梯沙土布袋。以俟登城。又令吉林黑龍江。及蘭州固原官兵馬。

隊密向四面埋伏。以防教衆竄逸。初十日平明。鳴角擊鼓。進兵合攻五門。教衆登隅抗拒。箭如飛蝗。鉦鼓之聲。震天動地。城頭一將大言道。欲破我城。須來精兵二十萬。官兵射上一箭。正中那人左臂。那人並不慌忙。卽把臂上的箭拔下。還射官兵。官兵大怒。十矢齊發。那人以手接天。左右馳突。此時那彥成已傳令燃點引線發火。只聽得天崩地陷似的一聲。南門城垣裂開二十多丈。磚石亂飛。塵沙噴人。教衆大懼。那彥成與楊芳桑吉斯塔爾。攻打左角。楊遇春攻打右角。直逼大小西門。此時西門地雷也轟發了。諸將都布了雲梯登城。高杞馬元分路并進。殺敵數千人。各城門全都攻破。官兵分路入城。教徒齊出巷戰。有一個教徒手執大斧。官兵斫去他腦袋。不見有血。祇見白氣迷漫。僵立不仆。官兵道。你有妖法。能再戰麼。那尸體竟自活動。做出迎敵的樣子。官兵連用刀背捶擊。纔得仆倒。這日酣戰了一日一夜。戰得乏了。官兵暫行退出城外休息。忽然驟來教衆三千入營。鏖戰昏黑中。官兵教衆不分。不免自相殘殺。忽然古廟中火光燭天。照耀如同白晝。官兵借這光亮。把教衆殺了個盡。次日往視。知是一座關帝廟。此時城中教徒都匿在民房中。官兵縱火燒城。闔城都是個火。李文成的妻子張氏。自從文成死後。率兵夜搗官軍。三入三出。官兵被他戕殺的。很是不少。現在牛亮臣徐安國勸他扮做難婦女出城。張氏道。城亡與亡。不死的不是英雄。揮刀巷戰。到力不能支時。光回家合門自縊。幼女年纔十二。也自刎身死。徐安國牛亮臣都在地窖中。被官軍搜捕了去。解到京師。凌遲處死。大元帥宗元成中槍而死。良宮王王道隆。震宮王劉榮順。巽宮王馮相林。坎宮王尹振。乾宮王壽光德。都被生擒活捉。軍前正法。教衆死於兵的。二萬多。死於火的。八千多。被生擒的。二千多。投出難民。老幼男婦。二萬有餘。滑縣全境肅清。那獨身逃出的馮克善。也在獻縣三角村地方。被知縣張翔捕了去。那彥成等。倒都加官封爵。一個個享受榮華富貴。這一件非常大亂。結束得這麼快。就爲仁宗眼光明銳。對症發藥。亂事初起。就見勾通內監。血濺宮廷。仁宗知道是傷寒大症。熱結少陰。非尋常癰疥可比。所以一面下詔罪己。挽回已去之人心。一面點兵派將。全力征剿。差不多是硝黃大劑。急下存陰。毫不游移。毫無姑息。所以兩個多月功夫。就全部肅清了。

自從八卦教平定之後。四海昇平。萬民樂業。一竟平安事事。不過陝西三才峽飢民萬五等。爲了吃飯問題亂了幾個月。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發現一種匿名揭帖。字體怪異。語句狂妄。上印九龍珠戳。也被總督百齡。在和州地方緝獲。逆犯嚴士隴。究出偽造逆詞。首犯方榮升。卽於巢縣拿獲。並於窩藏方榮升之朱上家。起獲九龍木戳。及偽造時憲書。違悖經卷字蹟等物。撲滅得早。不曾發動。那灤州石佛口的王姓。他的上代倡立白蓮教。稱爲聞香教主。流傳到今。已有二百多年。從嘉慶初年。白蓮教起反失敗之後。改名做清茶門。到這會子。不知怎麼。被仁宗查着。下旨教把清茶門照大逆辦理。因此蕩蕩乾坤。居然宵小絕跡。一連平淨了五六年。這一年是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仁宗照例舉行秋獮。駕幸木蘭。忽地得了一病。在塞外地方。那裏有好醫生。隨侍的幾個太醫。慣用的幾味補藥。不問你傷寒溫熱。只說是虛極了。開方總是參芪歸地。氣血雙補。把暴感的寒邪。牢牢補住。自然病勢一天重似一天。皇次子緜甯。皇四子緜忻。隨侍左右。衣不解帶的服侍。恁你純孝格物。總抵不掉庸醫的謬藥。到己卯這日。病勢已經大漸。仁宗自知不起。立召御前大臣賽冲阿。索特那木。多布齋。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浦。文孚。內務大臣禧恩。和世泰。公開鑄匣。宣示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立皇太子的御書諭旨。却是皇次子緜甯名字。這夜戌刻。仁宗崩在避暑山莊寢宮裏。於是智親王緜甯遵奉遺詔。卽了皇帝位。改元道光。以明年爲道光元年。這位新皇帝。後來廟號叫宣宗。一言表過。做書的就稱他做宣宗了。這位皇帝。聰明仁厚。倒也是個小堯舜。無奈命運不濟。纔一登位。回疆地方。張格爾就率衆起反。這張格爾是回酋大和卓的後裔。大和卓乾隆年間。兵敗被殺之後。其子薩木克。從拔克達山逃到敖罕地方。生子三人。第二個兒子。就是張格爾。靠着誦經祈福。傳食各部。那回疆地方。自經乾隆二十年勘定之後。各城都設有辦事領隊大臣。這許多領隊大臣。都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管轄。並受北路伊犁將軍節制。回疆徵收錢糧土貢。十分取一。已經比了準部的虐取。兩和卓的騷動。勝過了數倍。並且所派大臣。不是在京的侍衛。就是口外的駐防。那裏有什麼好人。無非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屬下的司員章京。服食日用。沒一

件不取。諸阿齊木伯克。伯克借了供官名目。斂派回戶。日增月盛。西域的赤銅普爾錢。一文要當內地制錢五文。喀什噶爾每年斂到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斂到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斂到普爾錢五六千緡。再加土產氈裘金玉緞布等賦外之賦。需索無窮。都由章京與伯克分肥的。提出十分之二奉於辦事大臣。各辦事大臣彼此不相統屬。又因距離伊犁寫遠。恃無稽察。不免威福自恣。那駐防筆帖式住得久了。地方情形更是熟悉。搜刮金錢。更是精工。并且荒淫漁色。廣選美貌年輕回女。更番侍寢。待到回民奴使獸育。一些沒有人理。天高皇帝遠。有冤沒處伸。回民處這虐政之下。怨恨不怨恨。張格爾趁這當兒。糾集布魯特回人數百。大舉寇邊。回民頭目名叫蘇蘭奇的。獻勤討好。急忙來衙報告。那裏知道倒撞了一鼻子灰。章京綏善說他無事生風。大驚小怪。大大叱罵了一頓。蘇蘭奇大憤。單人獨馬出塞去了。等到領隊大臣色普徵額接着軍報。已經兵臨城下了。色大臣立刻點兵出城迎戰。回民久處積威之下。一見滿兵滿將。早都膽戰心驚。色大臣揮衆斫殺。宛如毒龍浴海。猛虎驅羊。回人大敗。張格爾祇帶了二十騎。落荒而走。滿兵喊吶追趕。張格爾棄馬飛步而逃。次日追到塞外。見地上遺炊。還兀自着火呢。色大臣道。不必追了。咱們回喀城去過節罷。左右都道。瞧地上遺炊。逆回逃的必然不遠。再趕一程。定可一鼓而擒。色大臣道。你們懂得什麼。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與我約在喀城慶賞中秋。還要追時。來不及赴約了。參贊大臣要是一個不高興。我這功名還保得住麼。於是回軍喀城。把臨陣擒獲的一百多名回子。盡解到參贊衙門。斌靜供也不問。叫都推出斬首。一面特備盛筵。與色大臣喝酒賞月。正是

萬事莫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宣宗帝儉德挽奢風

歐羅巴新潮摧舊浪

話說斌靜歡歡喜喜過了中秋。却把回子擾事的事。含含糊糊封章入奏。宣宗見叛回獲住。卽殺。並未訊供。如何啓覆。全不明白。很是可疑。降旨叫伊犂將軍慶祥前往查辦。慶祥奉到諭旨。倒也還肯公事公辦。覆奏上去。把斌靜縱容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奸利各罪。並不隱瞞。宣宗大怒。立把斌靜革職拿問。派了一個永芹來做參贊大臣。總算暫時安靜。這位宣宗皇帝。承乾嘉承平之後。瞧見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朝野風尚。不免流入奢侈一途。思要一矯其弊。就以身作則。力行起儉節來。衣經三澣。食無兼味。甚至朝服袍套。也必補上幾個補了。方纔心舒意服。在廷諸臣。穿戴得漂亮點子的。雖未必傳旨申飭。心裏總不狠自在。那廷臣中。偏有個武英殿大學士曹振庸。最上體聖懷。靴帽袍套。都舊到個不成樣子。可稱得元首股肱。君臣一德。因此宣宗跟他很是合得來。待他宛如父子家人一樣。一日獨蒙召對。談罷了政事。君臣兩個。就談起家常來。宣宗道。現在物力維難。日用東西。沒一件不貴。那年輕的人。還一味愛好看。像你官到大學士。軍機大臣。很可以裝裝體面。却還穿着補綴的衣服。不脫書生本色。那班愛穿好衣服的人。雖未必個個都是壞人。那專講外貌。不講實底。却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曹振庸應了一個是。奏道。士志於道。斷不能專以惡衣惡食爲恥。宣宗道。這就對了。朕做了天子。衣服套褲。類多補綴。就要人家明白。穿破衣服。不是什麼可恥的事。品行不端。纔真可恥。振庸應了兩個是。宣宗忽問你套褲打掌不打掌。回奏是打掌的。宣宗道。打兩個掌。要多少錢。振庸道。總要三錢銀子呢。宣宗道。究竟外邊做東西。價錢便宜。內務府打一雙掌。須要庫銀五兩呢。曹振庸聽罷愕然。宣宗又問你在家鷄蛋喫不喫。振庸回奏。臣每晨喫水滾鷄蛋四個。宣宗驚道。你每日喫四個麼。鷄蛋每個要五兩銀子呢。振庸道。臣所喫的。皆破碎之蛋。價極便宜。不能比上用的物。宣宗道。御膳一餐。費總百數十兩。朕極力節省。食不兼味。也總要二三十兩銀子。一天你家常喫點子什麼菜。振庸道。臣家人素食的日子多。臣因從政在朝。每日所食。也祇荳腐炒豬肝一味。宣宗問要多少銀子。振庸道。那很便宜。西華門外茂林飯舖裏。每炒一味。祇需大錢五十八文。宣宗驚道。世界上也有這麼便宜的東西。朕從今後。倒也要學你喫這荳腐炒

豬肝了。朝罷回宮。就叫內監分付內膳房。旁的東西都不要。祇消做一品荳腐炒豬肝。這日中飯嘗着。果然肥嫩適口。於是傳旨內膳房。叫天天做這一品菜。不意次日內務府呈上單子。計開上供荳腐炒豬肝一品。每日用豬一頭。每頭價銀十五兩。屠夫二名。每日工食銀一兩。黃豆一斗。銀三錢。荳腐工三名。每日工食銀一兩五錢。屠豬刀械鍋竈。磨荳石。製腐鍋竈。召匠包造。需工料銀五十六兩四錢。蓋搭豬圈一所。需銀三兩六錢。共計置辦各物。費銀六十兩。每月經費計銀五百三十四兩。請支銀共五百九十四兩整。宣宗大驚道。怎麼要這許多銀子。傳他進來問話。內務府大臣見了駕。宣宗道。朕不過要一味荳腐炒豬肝。你們就開上一大篇花賬。也太會賺錢了。照你計算。差不多一味菜。就要了二十兩來銀子。內務府大臣碰頭道。皇上聖明。奴才天膽也不敢虛浮一厘。所開都是實價。並無絲毫浮冒。奴才知道皇上宗法大禹。提倡儉德。所以猪身黃荳石磨鍋竈等物。都辦的是現成物品。並不會派員牧豕。開山琢石。實是省無可省。皇上儘可派員訪查。宣宗道。不用那麼費事。西華門外茂林飯舖裏有賣的。祇需大錢五十八文。每日差一個太監。拿碗子到他那裏買了。豈不省事。回奏市品不很清潔。不敢上供。宣宗道。不妨。朕不計較這些。次日內務府大臣奏稱。奴才奉旨後。立派幹員。出西華門查訪。據稱遍訪是處居民。咸稱茂林飯舖閉歇已久。所有荳腐炒豬肝。姿實無從採辦。取得該處四鄰甘結。稟復前來。奴才親往勘視。確係實情。合卽具本奏聞等語。宣宗沒法。向左右道。朕終不忍以口腹之故累吾民也。這日御史汪世絨奏上請防糧船水手設教。歛錢。流弊一摺。宣宗瞧着十分駭目。驚心。立召軍機大臣曹振庸等。入見。宣宗諭道。你們知道麼。現在各幫糧船舵手。設有三教。一名潘安。一名老安。一名新安。所祀之社。叫什麼羅祖。每教內各有教祖名。叫老官。每幫有老官船一隻。供設羅祖。入其教的。投拜老官爲師。各船水手盡都聯名資助。統計三教。不下四五萬人。沿途的繻手。尚不在此數。水手的雇值。向例不過一兩二錢。近來挾制旗丁。每名索至二三十千不等。及至銜尾前進。忽然停泊。老官傳出一紙名。叫溜子。索添價值。旗丁不得不從。水手滋事。必送老官處治。輕呢責罰一頓。重呢立斃杖下。沉入河中。沿途招雇繻手。必推會

經械鬪受傷的做頭目。遇有爭鬪投降。以紅篋爲號。人卽立聚。新安一教。尤多匪徒。此種情形。糧船水手。膽敢設立教名。斂錢聚衆。不法已極。你們瞧有甚好法子。可以嚴爲懲辦。俾運官旗丁。不致受他的挾制。曹振庸道。依忠愚見。漕務的事情。漕運總督。與有漕各省的督撫。比了他官。總熟悉點子。還是叫他們悉心籌議罷。宣宗點點頭。隨道。曹振庸。朕還要問你幾句話。隨命衆軍機先行退去。獨留曹相一人。宣宗道。現在的人。有識見的眞少。朕爲要周知內外情事。曾經下詔求言。無奈廷臣上的奏。不是舉人家房閹祕事。就是陳人家曲室密談。一切細事瑣聞。無不形諸奏牘。要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又怕蹈沮格言路之弊。這種沒要緊的奏章。積疊已經盈尺。要一本本的批閱。朕實沒有那麼大功夫。你看如何辦理。振庸道。此事很易處置。凡廷臣所上章奏。皇上不必問他所言何事。只要細心查閱。摘出一兩破體疑誤的字。交部議處。懲戒他一兩個。這麼一辦。上本的人。自必駭服。聖衷周密。雖一二筆誤。尙不肯輕易放過。況其有關係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封事了。上無拒諫之疑。下杜妄言之患。這個法兒。似乎還可以行。宣宗大喜。這麼一行。滿朝臣子。都不敢掀波作浪。朝中清靜了許多。看官道。光以前。殿廷試士。大臣奉派閱卷。都是先取文詞。後取書法。從未有爲了一兩個破體字。就抑置高文於劣等。自從曹相的妙策。一行之後。閱卷大臣。仰承風旨。以爲奏摺尙且如此。何況士子試卷。於是尋瑕索垢。專講究那一點之肥瘦。一畫之短長。把乾嘉兩朝博奧典麗的考據學。掃蕩無存。你道利害不利害。這是後話。此時回疆地方。張格爾已經異常猖獗。名城堅堡。失陷過半。宣宗派大學士長齡。大將楊遇春。楊芳。武隆阿。一班謀臣猛將。出塞征討。費了許多的錢糧。傷了無數的兵馬。直到道光八年。纔把張格爾活擒到手。回疆總算重新奠定。於是定出章程。回子充當阿渾的。止准念習經典。不准干預公事。其阿渾子弟。有當差及充當伯克的。不准再兼阿渾。回疆的事。纔辦清楚。湖南。嶺南。趙金龍。又聚衆起反。點兵派將。又忙到個發昏。章第十一。等到。猺亂蕩平。東南海疆。忽又起了滔天大浪。把禹域神州。都震得兀兀搖動。這真是今古未有之奇變。却說歐羅巴洲。與中國遠隔重洋。自古不通聞問。不過東漢時。大秦國曾經遣使一貢。

這大秦國就是現在的意大利。從前的羅馬。明朝永樂時光。三保太監下西洋。已到過紅海東岸下旋。與歐洲祇一海相隔。正德年間。法蘭西踞了孟喇加地方。遣使來貢方物。後來乘倭寇之亂。縱橫海上。占踞廈門。荷蘭。葡萄牙。諸國。相繼並至。中國人還都沒有覺着。直到萬歷年間。意大利人利瑪竇。艾儒略。從海外到中國。與朝士徐光啓等。相交爲友。艾儒略撰一部書。名叫職方外紀。盛稱歐羅巴洲土地之廣博。形勢之險要。物產之豐盈。洲中列國七十餘。著名中國十一邦。法蘭西。意大利。荷蘭。英吉利。葡萄牙。西班牙。俄羅斯。都在裏頭。中國人纔知中國而外。復有如許世界。那歐洲列邦。跟中國通商最早的。就要算着法蘭西。法人占據了南洋孟喇。遵海而東。徧歷澳門。粵東各地。遂於正德十三年。遣使來貢方物。請求封詔。武宗賞了他銀兩。遣他回去。其人久留不去。夤緣鎮守中貴。得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得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御史邱道隆。何鰲。連章參劾。都參他。不倒。從駕回京。在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肯屈膝。梁焯大怒。江彬詬道。他曾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麼。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是華人。爲法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這年七月。又攜土物求互市。守臣請抽稅如舊例。詔不許。嘉靖二年。遂犯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擒二十四名。斫掉三十五級。獲着兩艘洋船。并火炮等物。副使汪鏐把所獲的炮。解進京中。就是佛郎機大炮。後來廣東巡撫林富奏稱。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洋船不至。公私皆窘。因言許法蘭西互市有四利。部議准行。於是法人又得入香山澳爲市。得寸進尺。漸漸侵入濠鏡地界。築室建城。雄踞海畔。戍兵列炮。儼若敵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窺澳門洋兵鬧南海

求互市英使覲北京

却說濠鏡在香山縣之南。虎跳門外。起初各國的互市場。本在廣州的。歸河船司管轄。暹邏。占城。爪哇。琉球。淳泥。諸國。都是如此。正德中。移在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使黃慶納了賄。請於上官。移到濠鏡來。每年繳納稅金。

二萬。現在法蘭西混了進來。便就大興土木。高棟飛甍。櫛比鱗次。閩廣商人趨之若鶩。萬歷中。攻滅了呂宋。其勢更盛。盡擅閩廣海上之利。又於隔水青洲山。建造一所天主堂。高至七八丈。宏敞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獻要毀他的高牆。也不曾做到。歐洲各邦。見法人得了勢。聞風興起。葡萄牙遂以嘉靖年至。荷蘭遂以萬歷年至。萬歷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廷龍。入京上書。請逐澳中洋商。出居浪白外洋。當時不能用。後來總督何士晉。派兵悉墮澳中城臺。洋商纔稍稍有所顧忌。明廷因法人屢窺邊境。增兵防守澳門。法人畏逼。漸都徙去。不意去了法人。來了葡人。那葡萄牙人初到中國。不過在舟山。甯波。泉州等幾處地方。往來貿易。嘉靖三十年。始到澳門。今見法人他徙。得着了機會。納賄澳中官吏。每年願納租金五百兩。租居濠鏡市廛。於是鵲巢鳩占。變成了葡人世界。弄得法蘭西人。倒自去自來。變了個樑間春燕。此時歐洲各邦中。荷蘭也是個強國。攻法蘭西。攻西班牙。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見葡人商業發達。不覺眼紅。遂由五印度奪葡萄牙市場。揚帆南洋。奪取麻六甲地。萬歷二十九年。駕了大艦。攜了巨炮。直薄呂宋。呂宋人悉力抵拒。攻不能克。轉舵薄香山澳。濠鏡大震。葡人於是築炮臺造火器。籌備守禦。並派人到粵中告急。請官兵策應。自稱替天朝守海口。固外圍。此時荷蘭人求通貢市。大吏不敢奏聞。祇召其首領入城。羈縻之而已。荷人見不得要領。啓旋到福建的漳州。直抵澎湖島。伐木築舍。又侵入臺灣。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屢遣人要求互市。當道不准。荷人怨恨。乃掠漁船六百艘。到澎湖。驅土人搬運木石。築造城頭。一面分兵入犯廈門。明廷大發兵征剿。連破其衆。生擒荷將高文律等十二人。獻俘北京。澎湖之警遂息。但是臺灣塊土。依然被他佔據着。當荷蘭警信緊急時光。濠鏡葡人。託言防備荷蘭。督衆築城。晝夜興工。日建百丈。並且請兵請餉。請木石文書往返。雪片相似。到了荷警已息之後。海道副使徐如珂。遣中軍領兵入濠鏡。向葡人道。垣墉不毀。我知道你們人少力弱之故。現在我們特來幫助你。隨即動手。不過兩日工夫。折毀了個盡。葡人經了這個挫折。也稍有戒心了。萬歷九年。意大利人利瑪竇。泛舟來粵。二十九年到北京。與中朝士大夫相交。始言世界共有五大洲。亞細亞洲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歐羅

巴洲七十餘國。而意大利居其一。又言歐洲各邦。都崇奉天主教。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室女誕耶蘇於猶太。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人生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肇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無祈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讚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蘇以天爲父。自稱神子。厭世上仙。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偏是這種新奇話。偏是大學士徐光啓等。倒很相信。恰值中國要修改歷法。徐光啓遂把利瑪竇薦入欽天監修歷。於是熊三拔。畢方濟。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諸人。接踵皆至。皆言新法。皆助修歷。歐洲各國中。惟英吉利國。到崇禎十年。纔來中國。萬歷二十四年。英女王登位。欲與中國修好。曾遣三船。具了書幣。航海而東。中途遇了颶風。船貨盡都漂沒。所以來的獨後。英船抵澳門。葡人大爲妬忌。在大府前說上英人一大篇壞話。大府信以爲真。發兵開炮。驅逐英船。惱得英人鳴炮還戰。湧登岸。奪佔了炮臺。四出騷掠。焚燒官衙。掠取商艇。麻亂到個不可收拾。大府怕啓邊衅。被朝廷責問。再派人到英船慰諭。英人言此來原非尋衅。不過要跟各國一般。得在澳門濠鏡通商互市。隨又獻了許多禮物。大府應允。英商遂繳出炮臺。售貨而歸。清兵入京。洋人南懷仁。在欽天監助修歷法。也隨班迎降。攝政王諭令原職辦事。順治二年。湯若望再至京師。上書言新法。并進西洋儀器。得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依西法造歷書。頒行各直省。不意激起了一位豪傑。此人姓楊。名光先。安徽新安衛人氏。於疇人之學。頗有心得。這年瞧見新歷本面上。刊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大不爲然。上書當道。言春秋大一統。歷書面上。不應刊有西洋字樣。康熙三年。新歷頒行。楊光先摘出十二月戊午日食交會之誤。在禮部衙告了一狀。奉旨交吏部會審。辦理結果。一班西洋歷家。盡都黜退。特授楊光先爲監副。隨升做監正。光先上書辭官。自言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連辭五回都不准。也是合當有事。光先推出的康熙六年歷本。錯了一個閏月。被南懷仁湯若望告發到官。告的是楊推八年十二月置閏。閏月二十九日雨水。雨水係正月節氣。卽爲九年之正月。不當閏。置閏應在明年二月。於是楊光先奉旨下獄。得了一個監候斬之罪。減一等充發黑龍江。西洋人重又蒙恩錄用。這班西洋

人例也很是知恩圖報。三藩之變。南懷仁在養心殿召見。奉旨依水法造炮。以備邊用。御製數理精蘊。歷象攷成兩書。南湯兩人都同預編纂。並請得聖祖特旨。西洋人在京師的。准許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於中國。於是就在京師開堂講道了。康熙九年。意大利王遣使入貢。召見於太和殿。宴賚遣歸。此時意大利人來華的。大半是傳教。法蘭西。葡萄牙。荷蘭。三國人。大半是通商。無奈荷蘭人來的太晚。濠鏡澳門。已無插足之地。奪得臺灣一島。偏又被明臣鄭成功逐掉。趕到廣東。懇求撫台代奏。願備外藩。修職貢。聖祖優詔褒答。許他八年一貢。聖祖征臺灣。荷蘭人又率海船助戰。臺灣平靖。聖祖念他效順助戰。不無微勞。足錄。遂大開海禁。澳門。漳州。甯波。雲臺山。特准荷蘭商船載貨通商。那裏知道世宗登位之後。立下嚴旨。把內地的洋人。悉數押送澳門安置。所有教堂。都改作公廨。又阻止澳門洋人。只准住三千名。溢了額。就要迫令隨船回國。後來英吉利國。見葡荷兩國。在華商務。很是發達。隨也揚帆載貨而至。偏偏澳門定例。祇有葡商。輸船鈔。不輸貨稅。其餘各國。都是船貨並稅的。英商不能競爭。想要另闢一個碼頭。看對了舟山地方。跟官府商量。偏又商量不通。回國哭訴國王。國王特派專使馬甘尼。到北京求請通商傳教。並請援俄羅斯例。得以在京寄住。高宗不准。不過特派重臣。伴送英使。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到廣東。放洋。乾隆六十年。英人復具了書幣。由四班公司大班。轉呈粵撫。代爲陳奏。詞極恭順。高宗雖然答以優詔。只准循行舊例。不許另設新條。英人到此。也只好靜心等候機會而已。到了嘉慶七年。英人託言知道法人欲取澳門。特派兵船六艘。泊在鷓頸洋。代爲防守。葡人知道他意在窺伺澳門。報知大府。大府派員到英船宣諭。不得逞志而去。十三年。英將度路利。又率兵船從安南駛至。聲言法蘭西已取小呂宋。順道將襲澳門。特來幫助守禦。粵督吳熊光。舉撫孫玉庭。忙飭洋商傳諭。澳門非葡萄牙所有。乃是大清國的疆土。法人何敢侵軼。就算果有其事。中國自能抵禦。也不勞你們戍兵。英將一言不發。督兵登岸。占踞了市樓。嚇得澳門商民。罷市奔竄。大吏聞變。一面封艙停止貿易。一面調兵守禦。英將立率兵船三艘。闖進虎門。進泊黃埔。改乘杉板。直趨會城。聲言欲劫十三洋行。碣石鎮總兵黃

鵬飛。守在省河裏。飛炮轟擊。擊斃英兵一人。轟傷三人。英將退守澳門。四班公司大班喇佛。恃着兵勢。百般的要索。中國大府不去理他。恰巧英國第二班公司船開到。船主聽得封艙事情。大大埋怨喇佛。各國商人也都埋怨英國。於是英將圖路利。轉向葡人。索償了兵費洋銀六十萬。向中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商。大吏許他兵退開艙。英兵既退之後。仁宗以吳熊光畏葸示弱。下旨革職。二十一年。英王復遣使臣。分入廣東北京。到廣東的名叫加拉威禮。到北京的是。一正一副。正使叫羅爾美。副使叫馬禮遜。加拉威禮。一到廣東。見舊制貢使見制臺。都要免冠俯伏。大吏高坐堂皇。坦受不辭。便不肯行此禮。恰值蔣制臺進了京。護督董教增是個和氣人兒。准許免行拜伏。祇行免冠致敬的儀注。大吏也起立相受。羅馬兩使到了天津。仁宗特派戶部尙書和世泰前往宣恩賜宴。和世泰要他跪拜謝宴。英使執意不從。和世泰心生一計。自己陪了英使。從通州起行。晝夜兼程的趕路。却把一切行李貢物。都落在後面。一到圓明園。就報到請旨。仁宗命明晨便殿陛見。英使爲禮服表文。都在行李中。不能入覲。和世泰替他臨期報了有病。仁宗大怒。下旨却其貢物。並着理藩院派員押解英使回粵。事後纔知都是和世泰一個兒搗的鬼。於是一面把和世泰交部議處。一面命酌收貢物。頒敕諭賜其國主珍玩。以答遠忱。其實英人派使進京。無非想把廣東的商困。上達天聽。要求與葡萄牙兩國。共沐皇恩。誰料爲了覲見末節。竟不能達到初願。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林則徐大燒鴉片 穆彰阿力主和戎

却說英人在廣東經商的。派有大班一人。總理商務。起初時光。大班寓在洋行中。卸貨完畢。就回澳門住冬。後來設了個公局。索性久留不去。英商貨物。要算鴉片爲大宗。鴉片共有兩種。一種叫公班。產於印度孟加刺地方。一種叫白皮。產在印度孟買地方。鴉片這東西。色赤而氣香。原是血中氣藥。味苦而兼澀。自然能止能行。五臟六腑。無乎不到。氣血營衛。無乎不達。果然對症發藥。自然捷如桴鼓。無奈流行到了中國。自從大明神宗皇帝熬膏上槍。吸上

了癮。一班有身家的人。便把他當做世外金丹。瓊天玉液。你也吸。我也吸。銷數就一年大似一年。此物初入中國。照着藥材納稅。每一箱祇稅紋銀三兩。沿海居民。爭相吸食。廢事失業的人。日多一日。大吏具本奏聞。請旨重申嚴禁。裁其稅額。道光元年。粵中發現了一件葉恆澍夾帶鴉片的案子。於是禁得嚴上加嚴。洋船到埠。先要行商出具所進黃浦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如果行商容隱。查出加等治罪。所有鴉片躉船。都遷出零丁洋停泊。無如禁者自禁。賣者自賣。鴉片躉船。雖然移泊在窮洋絕島。那包買的密口。說合的行商。私受土規的關訊。包攬運載的蟹艇。倒都大發其財。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請變通弛禁。宣宗下旨。交疆臣會議。一時九卿臺諫。紛紛上章抗議。宣宗再下一旨。把弛禁嚴禁兩說。再交疆臣議奏。疆臣奏請在大清律例中。定出鴉片販賣吸食罪名。鴻儒寺卿黃爵滋。於道光十八年奏上一本。請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互結之人。照例治罪。宣宗令各省督撫會議。議定從重治罪。於是重定新律。無論吸烟販烟。都要斬首示衆。又召江蘇巡撫林則徐進京。命爲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鴉片事務。這林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人氏。爲人耿直。作事精勤。當下奉到恩命。兼程前進。一到廣州。拜會了總督鄧廷楨。知道鴉片的事。辦得十分認真。販烟吸烟各犯。鎖拿監禁的累百盈千。一府兩縣的監獄。都已塞滿。鴉片躉船。都移到零丁洋面寄碇。內洋各口。都派了水師兵船。輪流守堵。又查得躉船二十二艘。每艘存鴉片一千箱。共計二萬二千箱。於是立刻辦了幾角公文。咨會虎門水師提督。碣石鎮總兵。以及統帶提鎮。各營嚴守各路。絕漢奸的接濟。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林則徐會了總督鄧廷楨。巡撫怡良。升坐行轅大堂。傳集十三洋行司事。發交諭帖。叫他傳諭英商。把鴉片存儲實數。開單報來。司事遵諭傳話。各英商頓時慌亂起來。忙找領事義律問計。原來英商四班公司的資本。都借自該國國帑。這幾年貿易虧折。本利無償。英王令把公司解散。前任制臺盧坤。怕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奏請飭令英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根據此理。纔設立了個領事館。當下英商問

計義律。義律主張不去理會。無奈林則徐辦事認真不過。一日三回的催令稟覆。義律被逼不過。只得乘舟來省。却仍舊僵臥在公局裏。不來謁見。恰巧有一個奸商顛地。不先不後。在這時候逃了去。林則徐大怒。隨命出差拿辦。一面按照違抗封船成案。移咨粵海關監督。把各國泊在黃埔的船貨一律封閉。停止貿易。又把洋人所用的買辦。拿捕下監。經這麼一辦。洋人船。既斷接濟。又無貿易。一個個叫苦連天。義律到這時候。也祇好自願據實呈繳。開上清單。共計鴉片二萬二千零八十三箱。隨飭各洋船駛赴虎門。聽候收繳。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定於本月二十七日。齊集口門內外。關防查驗。到了這日。林則徐鄧廷楨怡良都帶齊執事。乘坐官舫。到虎門監視。海關監督。陪同稽查。各國商民。沒一個不俯首貼耳。唯唯聽命。整整收了三五日。方纔完畢。又令各洋人出具永不售賣鴉片切結。上面寫着有違犯者。人卽正法。船貨入官等語。辭嚴義正。威重令行。粵省官民無不齊聲稱快。林則徐具摺奏聞。奉到硃批。所繳鴉片。無庸解京。飭卽在虎門外銷毀。於是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會銜出示。告示一出。早把廣州一府的人都烘動了。男女老少。紛紛傳說。無不詫爲奇事。當作異聞。到了這日。林則徐鄧廷楨乘坐綠呢大轎。到虎門關外。見瞧熱鬧的人。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連澳門的洋人。也都來此觀看。林鄧兩人。入了演武廳。各官上來參謁。林則徐問了幾句話。隨踱出演武廳。驗看鴉片。見海灘上鴉片箱積疊如山。林則徐分付動手。此時兵弁人等。早在海灘上掘了十多個深潭。把鴉片一箱一箱打開。原隻鴉片土傾下深潭去。傾了個滿。再把鹽鹵澆上。最後倒下石灰。頓時滾沸。烟霧冲霄。中外人民。無不拍手稱快。鄧廷楨先行回轅。林則徐直等焚燒完竣。方纔回去。一面具摺奏聞。一面照會英國國王。請他約束商人。毋再運土來華。宣宗因林則徐辦理幹練。立授爲兩廣總督。則徐接了印。傳齊各洋行通事人等。諭令洋船來粵。須先停泊澳門。待查明船內並無夾帶鴉片。纔准進口。這年秋季。各國商船。無不遵諭。在澳洋停泊。聽候查驗。只有英商不遵號令。並配着兵船護送。聚泊在尖沙嘴。不聽查驗。那英國火輪兵船吐密嘩喻兩船。並在口外。攔阻遵結各船。不叫進口。林則徐聞報。立飭水師兵船。出口驅逐。水師揚帆出口。開

炮轟擊。第一仗在九龍山。第二仗在穿鼠洋。第三仗在尖沙嘴。三仗都是大勝。英船見中國聲勢利害。只得退出老萬山外。義律寫信回國。討請救兵。輪船迅速。三五個月工夫。救兵已經調到。義律有恃無恐。行文照會。索償烟價。林則徐一面申奏朝廷。一面下令封港。調派兵船。從廣州到澳門。大小各口。悉行封禁。又出賞格。購募漁船蛋戶。資給軍火口糧。出海助戰。英兵雖然船堅炮利。毒龍難鬥地頭蛇。那裏有便宜得着。林則徐又行文閩浙江蘇等沿海省分。請他們協力防堵。閩浙總督鄧廷楨。兩江總督裕謙。敵愾同仇。都調水陸兵將。到海口防禦。英人在廣東受了虧。率兵北駛。窺伺廈門。不意廈門又備。虧折了好些兵將。毀掉了好些船隻。急忙收兵。轉舵北行。見舟山孤懸海外。一鼓攻下了。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都殉了難。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具摺北京。自請嚴加議處。宣宗接到警報。聚集廷臣計議。恰好直隸總督琦善有奏報至。說英國兵船。已抵天津海口。宣宗大驚。立召琦善來京。陛見。琦善到京。春稱英人之來。無非爲求撫起見。廣東燒烟之舉。辦理不無操切。以致越境求撫。並言英人船堅炮利。其國遠隔重洋。天朝兵力。亦所難及。臣在天津。宴其頭目。許以代乞天恩。平反烟案。該頭目等無不涕零感激。聲言恩旨朝下。洋船夕退。琦善退後。宣宗立召軍機大臣。滿漢大學士商議。漢首相是潘世恩。滿首相是穆彰阿。清朝習尚。漢相不過伴食而已。實權都操在滿相手裏。偏偏穆彰阿與琦善是至親。自然暗中幫助。次日下旨。命琦善馳赴廣東查辦。命伊里布馳赴浙江查辦。說也奇怪。恩命一下。天津口外停泊的英船。果然悉數退出。轉舵回南而去。却說琦善陛辭出京。按站而行。這日到得廣州。廣東的官員。文自兩司府道。武自提鎮參遊。都到碼頭伺候。炮臺上瞧見使節到來。急忙放炮迎接。琦善急傳將令。叫炮臺上不必升炮。深怕洋人要生氣。到了行轅。恰巧林則徐來拜。詢問防守情形。知道各省調來的兵。已有一萬七千餘人。各庫存銀。也有數百萬兩。廣西解來的木料。江西安徽解來的火藥槍炮。都已不少。兵餉軍裝。都很足數。虎門外有大角沙角兩座炮臺。虎門內有靖遠威遠兩座炮臺。再有烏涌獵德兩個沙尾。這幾個要隘之外。又有兵船大船漁船蛋戶快蟹扒龍等。許多船隻。星羅棋布。怪不得林則徐一意主戰。我現在

既然來此。少不得要發揮我的政策。於是與林則徐商議。要把口門內外防守的兵船火船漁船蛋戶快蟹扒龍。盡都撤去。林則徐不聽。琦善大大不悅。寫信回京。與穆彰阿內應外合。不多幾時。旨意下來。林則徐降爲四品京卿。馳赴鎮海軍營効力。沒有動身。第二道旨又到。林則徐着加恩充發伊犁。兩廣總督着琦善補授。林則徐交代完結。怡然就道。行經陝西。恰有個門生。在那裏做官。迎謁之下。暗爲不平。因見則徐談笑自若。不敢多講什麼。後來見了師母鄭夫人。纔道。甚矣此行也。鄭夫人道。你不要如此。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不言。林則徐充發伊犁。却說琦善接了兩廣總督任。義律就派人持書來賀。並言中堂到此作主。我們可以永遠和好。只是沿海兵船密佈。槍炮如林。很不像真心和好。中堂如果真心要和。請把海口兵船盡都撤去。我們方能相信。琦善立下軍令。撤去海防各兵船。提臺關天培。鎮臺李廷鈺。臬臺王廷蘭。齊諫道。洋情叵測。不能過於推誠。海防一撤。門戶空虛。後患何堪設想。琦善只得叫把兵船暫留三分之一。所有林則徐募招的舵工水勇。盡都遣散。從此門戶大開。義律乘舟遊行。往來無阻。各將都請開炮。琦善執意不從。一日。義律來一送個照會。琦善不驚失色。欲知果爲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割香港兩國訂約 盟白下五口通商

却說琦善接到義律照會。見開着兩條款子。第一條是索價烟價銀一千二百萬兩。第二條是索取香港全島。琦善道。這種求撫條款。叫本閣部如何答應得下。次日。義律派人來下戰書。琦善急命洋商傳諭。叫他們耐心等候。不可滋擾。義律不肯答應。說開過仗。再商量也未晚。琦善束手無策。次日是十二月十五日。琦善正擬出署拈香。流星探馬報稱英人入犯三江。副將陳連升。在沙角炮臺。用地雷擗炮。與英兵對仗。琦善着了慌。立要把虎門的兵弔進城來守禦。兩司道府齊都諫阻道。虎門是省城的門戶。虎門失陷。省城也守不住的。琦善此時六神無主。搓着兩手。

只是急一到下午。忽報陳連升轟斃英兵四百餘人。因沒有援兵接濟。彈藥傾盡。被英人肉撲攻陷。陳副將并他的兒子陳舉鵬。千總張清鶴。都力戰身亡。英兵現在進攻大角炮臺了。接着大角炮臺又報失陷。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潰圍出走。靖遠炮臺提督關天培。威遠炮臺總兵李廷鈺。行文請救。琦善生怕派兵出救。誤了撫事。又喫不住關李兩將。差弁絡繹。急如星火的求救。便派了二百名步兵去。自己却與鮑通事。在簽押房中商議撫事。這鮑通事名鵬。廣州人氏。說得一口好英語。從來在本地充當西館買辦。跟義律原是認識的。爲了私犯鴉片的案子。林則徐要辦他。逃了山東濰縣去。琦善訪求熟習英語的人。濰縣知縣招子庸。纔把他薦了來。琦善十分寵任。現在英人放回一名擄去的官兵。何一魁。叫他帶回照會一件。索償煙價。索取香港。限三日裏照復。琦善向鮑鵬問計。鮑鵬道。洋人的性情。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中堂還是允了他的好。火炮利害。眼見得中國兵將。沒一個是他對手。琦善道。事關割地。如何好奏知朝廷。你去傳話教他耐心等待。本閣部慢慢替他想法子。這一個緩兵之計。居然挨過了年。義律再四催逼。琦善沒法推托。只得在蓮花城地方跟他會談。義律聲言。中朝如果准了所請。情願交還沙角大角兩座炮臺。再派人到浙江繳還定海全島。琦善允他代爲乞恩。不意奏摺到京。宣宗大爲震怒。一面下旨把琦善革職拿問。查抄家產。一面授鉞誓師。命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馳赴粵中剿辦。此時省城地方。義律都派有漢奸探聽軍情朝政。因此中朝舉動。英軍瞬息皆知。當下知道中國變撫爲剿。就行那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上計。輪帆各船排了個陣勢。一齊出發。輪船打頭。帆船壓後。數十艘兵船。高扯紅旗。啣頭接尾。魚貫而行。炮聲震地。黑煙蔽天。遠望去宛如數十條孽龍。張牙舞爪。向虎門大撲而來。兩岸守兵。瞧見這個聲勢。嚇得都呆了。關天培大怒。喝令開炮。炮弁嚇得只是抖。天培親自動手。轟放出去。果然炮無虛發。可惜中的都不是要害。英船冒險前進。炮彈轟發如雨。一彈飛來。關天培身畔兩個親兵。直轟向半空中去。軍士們見了。大喊一聲。紛紛潰散。關天培下令禁止。那裏禁止得住。知道大事已去。遂拔佩劍自刎身死。英軍爭先上岸。奪據了炮臺。靖遠一失守。威遠橫檔等處。

炮臺聞驚自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盡都敗走。英軍乘勝長驅。直逼到烏涌地方。一陣就把烏涌攻下。守將祥福。沈占鰲。洪連科。盡都戰死。英軍舢舨。四出巡哨。把虎門內外的中國兵船。放了一把火。烈焰飛騰。燒了個完結。等到果勇侯楊芳趕到廣州時。已經門戶洞開。洋船可以直進省河了。楊芳究竟是名將。急把城中將士。調到省河兩岸防守。恰好英船闖入省河。楊芳下令抵禦。兩岸軍士。喊聲震天。抬槍火箭。飛蝗似的射出。總算把英船殺退了。美國領事求見楊芳。願居間調停。叫義律親書筆據。不討別情。惟求恩准通商。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楊芳與粵撫聯銜入奏。奉旨申飭不准。奕山隆文到了。偏又一意主戰。怎奈英兵異常利害。倏而闖入省河。倏而攻撲佛山。倏而劫掠十三洋行。倏而把省城四面的炮臺。盡都佔了去。英人一得炮臺。就把廣州城當做把子。火彈火箭。沒晝沒夜的轟放。打得城中牆垣壁倒。將軍參贊督撫司道。面面相覷。想不出一個免禍的法子。次日。炮子直穿入老貢院前進屋中。將軍以下。都各皇遽失色。知道戰無把握。只得派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追出城去。跟義律議和。義律定要割讓香港全島。并烟價銀一千二百萬兩。經美國領事居間排解。費掉了無數口舌。纔做到六百萬兩銀子。余葆純要他把火輪兵船退出省河虎門外。義律要賠款立刻交清。將軍參贊退出城外。城中兵馬盡都撤退。於是搜刮藩運關三庫的銀子。湊付了出去。將軍參贊率領馬步。退出廣州。這便是中外第一次的和約。名叫廣州條約。草這約稿的奕山。身處圍城之中。火炮之下。早已魂魄不安。心神無主。何況又是第一回的條約。心思那裏能夠周密。沿海各省。不能再事滋擾的話。並不會寫入約中。偏偏浙江地方的差欽大臣裕謙。當和議未定以前。待到敵人最爲嚴厲。獲到生的。就要剝皮處死。尋着死的。就要磨骨揚灰。現在和約上祇有退出虎門一條。英人於是遵約退出。廣東移兵入浙。報復剝皮掘屍之怨。英將濮鼎查。郭士利。率領大幫戰船。直撲廈門。開炮對仗。打了兩日工夫。就把廈門奪取了。警報傳到鎮江。欽差大臣裕謙。急命定海總兵葛雲飛。處州總兵鄭國鴻。壽春總兵王錫朋。各統鎮兵五千。速赴定海。扼其內犯之路。并各給與錦囊一封。分付道。內有退兵妙計。三位到萬不得已時。纔許開看。英兵殺到。

三總兵拚命抵禦。殺了兩日一夜。屍積如山。英兵只是不退。看看不支。三人拆開錦囊。却是盡力殺賊四個大字。於是葛鄭王三總殘。依計而行。都各血戰身亡。英人得了定海。進攻鎮海。此時鎮海僅餘殘卒四千。欽差裕謙守了城內。提督余步雲守了城外招寶山。偏偏這位余提臺。遇了打仗的事情。就不大高興。英兵到來。余步雲扯起白旗。不許士卒開炮。上幾日裕謙邀他誓師。他早託病不到。現在見英兵由山脚上攀援登岸。他就率兵西走。把一座形勢很好的招寶山炮臺。客客氣氣。恭恭敬敬。讓給了英軍。洋兵據了招寶山。開炮俯攻鎮海。晝夜不絕。裕謙知道事不可爲。叫副將豐伸送欽差大臣關防於浙江巡撫。奔到學宮。望闕行過三跪九叩禮。縱身泅池。殉城而死。英兵乘勢攻取了甯波慈谿餘姚。此時只有臺灣地方。文武同心。鎮道合力。把英船誘入。擱了淺。乘危邀擊。俘獲的很多。不少。除此之外。都是敗多勝少。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三十七日。甯波鎮海的英人。都各棄城登船。北窺長江。先攻下了乍浦。休兵數日。啓旋向吳淞進發。却說吳淞地方。守着一員水上將軍。此人姓陳。名化成。字蓮峯。福建同安人氏。官爲江南提督。原是李長庚部將。跟着長庚。歷練得海洋情形。爛熟胸中。由福建提督調任江南。纔六日工夫。就接到定海警報。陳化成立率提標兵弁。馳赴吳淞。相度形勢。就在海塘高岸上。建設行營。與衆兵弁同在布帳裏住宿。寶山縣請他入城歇馬。不肯答應。又請在炮臺左右建造行館。也不要。現在英人駛艦攻來。總督牛鑑。見輪船上桅桿。高出海塘丈餘。心裏害怕。就想要走。陳化成好言勸慰。叫牛鑑鎮定。一面下令開炮轟擊。十多門大炮。連環迭擊。輪船上也回炮還擊。炮彈落在海中。激得海水蒼龍噴沫似的。直噴起來。炮聲隆隆。輪聲軋軋。戰到夕陽西下。英兵總算退了去。次日又戰。英艦翱翔迴避。時進時退。極行海之妙。化成親自動手。連沉他三艘象鼻頭桅的兵船。不意英兵用小船攻打小沙背。這守小沙背的五百徐州兵。原是余步雲手下的逃兵。聽得槍聲。望風西走。於是東西兩炮臺都失陷了。陳化成督衆反攻。要奪回炮臺。也做了殞國的雄鬼。牛鑑喬扮做小兵模樣。走了嘉定去。英兵乘勝取了上海。進攻松江。遇着提督尤渤。打了個敗仗。不曾取得。英人在甯波時光。得着兩部好書。一部是浙江十一府志。一

部是長江形勢圖。現在松江攻不下。就想北入長江。先派測量隊。扮做中國人模樣。坐了小船。沿江上溯。一竟測量將去。把河道闊狹。水量淺深。礁石有無。測探個明白。於是大隊英船。聯檣入江。先把鎮江攻下。直逼金陵。東南大震。牛鑑慌了手脚。趕忙派人議和。英人開出和議各款。一議索烟價商欠戰費銀二千一百萬兩。一議開闢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爲通商碼頭。一議有職英人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相見。其餘是劃抵關稅。釋放漢奸等款。未請鈐用國寶。以招誠信。欽差大臣耆英。總督牛鑑。參贊伊里布。全部答應。由八百里馳奏到京。宣宗覽奏憤甚。詢問軍機諸臣。穆彰阿奏道。衅起燒烟。不得烟價。洋人未必就肯罷兵。禍結兵連。終非民生之福。再者兵興三載。軍事浩繁。無尺寸之效。剿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况海防全恃海口炮臺。現海口失陷。門戶洞開。用兵未必是有把握。洋人重利。得了恤款。定然感激天恩。不致再有意外。宣宗點點頭。不意內中激起一位大臣。竟然性命相拚起來。欲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杜學士奇策佐真龍 鄭老佛慈心縱猛虎

話說穆彰阿力主忍辱議和。激起了一位文淵閣大學士王鼎。這王鼎字定九。蒲城人氏。爲人最是耿直。當下王鼎恰從東河查勘回京。聽得白下議和。有償款二千一百萬。並五口通商等事。情不禁大怒。自請召對。侃侃力爭。宣宗竟不能駁他一字。只得起身道。時光不早。朕要回宮了。王鼎碰頭道。請皇上聽臣講完了話。再回宮。宣宗不理。只顧走。王鼎着急。膝行上前。牽住宣宗衣裾道。請皇上聽臣一言。宣宗絕裾而入。王鼎滿腔忠憤。無處發洩。回到家中。就草了一道遺疏。疏中句句是血。語語是淚。把穆彰阿的奸滑。參得個淋漓痛快。寫好遺書。隨卽懸梁自盡。王鼎尸諫的消息。傳佈出去。便驚動了一個乖人。此人姓聶名灃。官爲工部主事。當着軍機章京。聽得王鼎上弔。知道必有事故。趕忙到王相府。見公子王伉。正捧了遺疏哭呢。聶灃急道。此疏斷然上不得。議和本是皇上主意。此疏名爲參

勅穆相。實是詆毀皇上。皇上一怒。怕就有大禍到來。再者公子隨侍在京。眼看尊翁自盡。這失於救護的處分。怕也逃不脫呢。當下就替他代擬了一個疏稿。叫他報了個急病身亡。把原稿換出。送到穆彰阿家中。穆彰阿大喜。許他會殿兩試。正以會元狀元相報。聶遠自然快活青凡。這聶遠原是涇陽選拔生。朝考一等。用了個主事。上科順天鄉試。又高高的中了。到了禮部試期。穆彰阿給了他一個關節。徧囑四總裁。十八同考官。要中他一個會元。徧徧同考官中。有一個徧強御史。徧徧聶遠的卷子。分在他房裏。竟被他藏了起來。定榜時光。四總裁相顧錯愕。於是按房搜求遺卷。搜到這一房。那御史道。我於某夕不謹。致一卷爲火所燼。榜發後。不得不自請議處了。衆人奈何他不得。會元狀元究竟不會中得。此是後話。當下宣宗批准了和約。命耆英爲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於是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開關爲通商口岸。英人徧又得步進步。爲開戰時光。在臺灣受了大虧。把臺灣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在江浙閩粵四省大府前告了一狀。說他妄殺遭風被難洋人。冒功捏奏。脅令上奏朝廷。宣宗命閩督怡良渡臺查辦。怡良到了臺灣。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怡良私奏鎮道一意舖張。致爲藉口指摘。咎有應得。請解京問罪。宣宗知道他是冤枉。祇革了職。隨即起用。此時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英國都設有領事。祇有廣州一處。民氣激昂。竟然辦理不下。原來英人內犯時光。粵民激於義憤。在三元里地方。與英人開仗。連戰連勝。軍威大震。於是遂練成一枝團練兵。起初不過是南海番禺兩縣。後來香山新安等縣。接踵而起。這會子英人要入城。與大府商議通商事情。紳士耆老便援引乾隆中定例。以澳門爲貿易之區。黃埔爲卸貨之地。遞稟大府。誓不許洋人破例入城。一面傳遞義民公檄。叫富人助餉。貧人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通國皆兵。總督耆英和道是違約的舉動。苦於民風強悍。竟難理喻。那粵民徧又不講理。碰到洋人登岸。總要多方窘辱。洋人只道是大府發蹤指示。常常貽書譙讓。大府既怕洋人。又怕百姓。廣州將軍伊里布。竟至活活憂死。總督耆英知道住在此間。終非好兆。運動了穆彰阿。得旨內召。臨走當兒。許了英人二年後入城一

句話。後任總督徐廣縉。巡撫葉名琛。恃着廣東的民氣。跟英人交涉。辦到個重訂通商專約。把嚴禁入城的話。載入約中。奏報上去。宣宗大爲欣悅。封徐廣縉子爵。葉名琛男爵。中英交涉。總算暫時結束。但是宣宗。經此廣州金陵兩回和戰。大失天朝體面。心中已經悒悒。加之吳楚水災。川陝番亂。不如意事。接二連三的來。竟至憂成一病。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歿了個皇太后。哀毀逾禮。自然病勢有增無減。延到三十年正月。宣宗自知不起。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內務府大臣文慶。到圓明園寢宮御榻前。諭令把正大光明殿扁額上的金匣取下。公同開看。諸臣遵旨。開出金匣。見是御筆親書的。弈訖兩個字。於是就立皇四子弈訖爲皇太子。原來宣宗共生九子。皇長子皇次子皇三子。都已亡故。弈訖是排行第四。宣宗平日最愛的却是皇六子弈訥。金匣緘名。幾回要書弈訥的。有一回已經寫就了。却被太監在階下偷窺。見末一豎很長。猜定是個訥字。遂到皇六子那裏去報了個喜。鬧得六宮內外盡都知曉。宣宗很是不樂。此時上書房衆師傅中。有一個山東濱州人。姓杜。名受田。字芝農。恰是教讀皇四子弈訥的。大凡當師傅的人。總期望學生有出息。何況杜受田。教的是當今皇子。事有湊巧。一日。宣宗命衆皇子到南苑校獵。祖制。皇子在書房念書。奉命外出。總要到師傅跟前請假。當下皇四子到上書房請假。恰祇杜受田一個兒在那裏作過揖。受田就問阿哥到那裏去。皇四子道。奉旨南苑較獵。受田見沒人。悄悄道。阿哥請過來。有幾句很重要的話。隨附耳道。今日到了圍場。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約束隨從侍衛人等。不得捕獲一頭生物。只坐觀別人馳射。到覆旨的當兒。皇上定然要詢問緣故。阿哥要奏稱。時方春和。禽獸都要有孕育。不忍傷害物命。以干天和。更不願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爭強鬥勝。阿哥照我的話。奏上去。必能上契聖心。這是一生枯榮關頭。切記切記。皇四子依計而行。果然宣宗大喜。脫口道。真有君人之度了。遂把弈訥兩字。緘諸金匣。現在冊立爲皇太子。祇半日工夫。宣宗駕崩。皇太子卽位。是爲文宗。改元咸豐。卽以明年爲咸豐元年。文宗一登位。就把杜受田升爲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杜受田感激主恩。造膝敷陳。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文宗很爲嘉納。立頒殊論。罪穆彰阿。耆英。把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降耆英爲五品頂戴。以六部員外郎候補。滿雪達洪阿姚瑩冤獄。授林則徐爲雲貴總督。功罪分明。賞罰得當。闔朝文武。無不頌文宗爲小堯舜。一日。文宗退朝。外面送進一本緊急奏摺。是廣西巡撫鄭祖琛遞來的。文宗拆閱一過。大驚失色。原來鄭祖琛。字夢白。做州縣時光。很有點子聲名。歷練得資格深了。陳臬開藩。巴到個巡撫地位。那一年。從按察司任滿回京。在山東旅次。忽來一個二十年前的同學友。投次拜訪。請見之下。那人一揖之外。默無不語。問他話。唯唯而已。端茶送出。忽又求見。鄭念此人。或未嫻官場儀則。不敢貿然直陳。叫家人導入。不意讓坐之後。依然默默無言。送出後。又來求見。鄭命不必理他。那人曉曉哀求不已。不得已。再命傳入。作色道。你兩次求見。默不作聲。果爲何事。那人大聲道。恭喜夢白。此番進京。包管你一帆風順。升任廣西布政使。然天下數萬萬生靈。都在爲一人手掌。你須留意。鄭祖琛見他語無倫次。不覺極忿。大聲喝拿。那人忽然不知去向。祖琛大駭。入都陛見。奏對稱旨。上諭下來。果然授了廣西布政使。憶及那人的話。愈益忐忑不定。於是皈依三寶。終日跌坐誦經。一切政事。盡都不管。廣西人贈他一個徽號。叫做鄭老佛。鄭老佛既然不管政事。自然盜賊蠶起。地方大亂起來。這一年。鄭祖琛升任廣西巡撫。纔接到任。桂平縣詳文上省。起了一件大案。是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等妖言惑衆。鄭祖琛固修行的人。戒殺放生慣了的。見此案株連太衆。辦准了定然傷害多命。慈心一動。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諭令全數釋放。那裏知道這一釋放。就釀出十三省糜爛的大禍來。原來廣西地方。連年饑饉。盜賊如毛。官貪吏滑。民不聊生。於是百姓都結團自保。此時有一個朱九濤。倡設一個三點會。又叫上帝會。勸人入教。叩拜上帝。稱上帝爲天父。天父名叫耶和華。拜過上帝的人。不准再拜別神。拜了別神。上帝就要發怒。從教的人。很是不少。內中有幾個出色人材。一個是廣東花縣人。姓洪。名秀全。一個姓馮。名雲山。秀全與雲山。生既同里。讀又同窗。異常莫逆。這洪秀全自幼志大言大。舉動不凡。曾與四川總督駱秉章。同學念書。一夕在魚池中洗澡。秀全信口出一聯語道。夜浴魚池。搖動滿天星斗。駱秉章應聲道。早登麟閣。挽回三

代乾坤。識者早知他不是凡庸之輩。現在洪馮兩人入了教。洪氏的誠懇。馮氏的材智。教衆無不推服。遂公舉洪秀全爲教主。道光十七年。洪秀全忽然得病身死。死去了七日。重又還魂。從此滿口天話。勸人爲善。造出真言寶誥等經文。口稱上帝長子。是救主耶穌。次子就是我洪秀全。一千八百年前。爲世人罪惡滔天。派遣耶穌降生救世。現在又派洪秀全入世救人。又說某年月日。天降大難。蛇虎傷人。人畜都要滅絕。解救的法子。只有入教懺悔。入教的人。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一例平等。並沒有貴賤上下。一時被誘入教的。累萬盈千。聲勢十分浩大。這個上帝會。雖也敬拜上帝耶穌。守着安息禮拜。不許敬拜偶像。却與西洋人傳佈的天主耶穌兩教。大不相同。因爲天主耶穌兩教。不過是望空叩禱。上帝會却有天帝降臨。借身諭誠的大典。或是上帝。或是耶穌。時時附在人身。借口諭誠。教徒拜服聽訓。天主耶穌兩教。敬神不用香燭。上帝會一般。也用着香燭。大抵合西教巫覡爲一爐。是個中西合璧的新教。貴平人楊秀清。韋昌輝。貴縣石達開。秀全的妹婿武宣人蕭朝貴。都是該教的中堅分子。廣西一帶。洪先生三字。已是無人不知。無處不曉。地方官因他妖言惑衆。聚衆斂錢。種種不法。料必滋生事端。用了個霹靂手段。一古腦兒拿捕下獄。申詳上憲。請卽盡法懲治。偏偏遇了這位鄭老佛。縱虎歸山。諭令全都釋放。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金田村洪秀全發難 義衣渡江忠源鑿兵

却說洪秀全釋放回家。已是驚弓之鳥。密藏在深山裏頭。不過教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在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一帶。往來傳教。到了道光廿七八年時光。廣西盜賊四起。騷擾城鎮。各地都辦團練。那時上帝會中人自立爲一團。與會外民團。各自逞強。不免時鬧意氣。洪秀全隱然有立國異志。石達開家資豪富。慨然助餉。馮雲山規畫一切。定出官制法制。楊秀清掌管軍令。定出戰略。蕭朝貴、韋昌輝、秦日昌掌管兵馬。擔任衝鋒打仗。計議已定。遂於道光三十年六月。趁撫臺鄭祖琛出省剿匪。駐節在平樂府金田。花州六川博白。

白沙石。同日樹旗起事。楊秀清從金田發人馬到花州。接洪秀全到金田。於是蓄髮易服。洪秀全自稱奉天承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傳檄遠近。巡撫鄭祖琛聞報大驚。急忙飛奏北京告急。文宗大驚失色。急召杜受田問計。杜受田保舉了兩個辦賊的人。文宗立刻降旨。調向榮爲廣西提督。授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迅赴廣西。不意林則徐行至途中。得病身亡。於是命李星沅爲欽差大臣。周天爵爲廣西巡撫。把鄭祖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此時洪秀全已經打破了永安州。建國號爲太平天國。秀全自稱爲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秦日綱羅亞旺范連德等爲丞相軍帥。飛檄湖南全州等處。中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沉舟。觀變沈機。效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李周兩人到了廣西。祇鬧意見。毫無展布。又派大學士賽尙阿都統烏蘭泰到廣西征剿。這賽尙阿本是滿洲能臣。烏蘭泰又是八旗虎將。賽尙阿臨行。又奏調了幾位英雄。一個是頭等侍衛開隆阿。生得狼腰猿臂。能夠百步穿楊。挾着一個角弓。滿壺羽箭。曾經射殺過十餘頭大蟲。因此軍號稱他做打虎將。一個是知縣江忠源。是湖南新甯人。以舉人大挑教諭。究心經世之學。以氣節相尙。新甯地接廣西。民獠雜處。忠源知道天下將亂。提倡團練。以兵法部勒鄉人子弟。這就是湖南團練的開山老祖。獠人作亂。忠源親統團練討平之。以功賞藍翎知縣。分發浙江。署秀水縣。捕大盜十餘人。巡撫吳文鎔待以國士之禮。文宗下詔求賢。侍郎曾國藩具疏薦忠源。有旨召見。吳文鎔奏留不放。當下江忠源奉調隨征。就帶了五百名湖南團練到營。名叫楚勇。這五百楚勇。都是來自田間的鄉人。衣服很不整齊。營官江忠濬。是忠源的兄弟。又是個念書人。闔營的人。見了這麼的將官。這麼的兵士。無不暗暗好笑。當下賽尙阿統兵到廣西。離永安城十里。就下了寨。恰巧廣西提督向榮。也提兵行到。這向榮是四川大甯人。生就一雙飛腿。能夠日走三百里。原是楊遇春部下的愛將。積功至湖南提督。調任廣西。與洪軍開過五七仗。殺傷相當。很有威名。此時各將會見之下。商議進攻方略。賽尙阿道。長毛僭號建國。志不在小。現在莫家村紮有賊營。阻擋官軍攻打永安。看來賊中很有能人。倒不可輕敵。遂叫向榮擔任北路。烏

蘭泰擔任南路。嚴行防守。各將遵令設防。此時官兵足有數萬。刁斗相應。只是各守各營。不敢輕言出戰。江忠源向烏蘭泰道。我願帶了楚軍。先去開一仗。烏蘭泰道。你有這個膽量很好。忠源應了一聲。立帶五百楚軍。掌號出隊。直向莫家村進發。但見洪營中一聲炮響。營門開處。五七百個頭紮紅巾。手搦洋槍的長毛。狂飈驟雨似的捲將來。雖然走得飛一般快。行伍步法。並無絲毫錯亂。後面三四十員騎將。簇擁着一個賊首。旗上繡着太平天國天德王洪大全一行大字。只見那賊酋頭紮黃巾。身穿繡袍。面如冠玉。目若明星。態度很是瀟灑。江忠源下令嚴陣而待。自己立馬陣門。喝問來的賊將。瞧你不像賊人模樣。爲甚甘心從逆。那人笑道。滿夷猾夏。已逾百年。現在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賊小吏。惟知索賄盜賊。盜起民不聊生。所以聶天王大舉義旗。弔民伐罪。革編髮左衽之非。復官帶文明之舊。一俟東南底定。卽當戮力幽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堂堂正正。逆在那裏。爾輩幫助滿虜。抗拒義師。纔是逆呢。江忠源且不同話。見洪軍愈走愈近。相去祇有十多步。急把紅旗揮動。五百名楚勇。飛馳出陣。喊吶斫殺。洪軍清軍殺成一團。此時塵埃蔽天。喊聲震地。一場惡戰。殺死洪軍二三百級。隨卽收兵回營。烏蘭泰喜得拍手不止。向諸將道。你們瞧不起楚勇。現在如何。開隆阿不服道。江某托大的很。現在打了個小勝仗。都統這麼獎他。他愈要眼底無人了。開隆阿不才。明日願率領百人。殺入賊營去。終不然我打虎將。倒不及一個窮書生。原來開侍衛爲江忠源長揖相過。心下很不滿意。當了烏蘭泰微笑不答。次日忽聞外面鼓聲大起。喊聲震天。入報官軍。又與賊軍開仗呢。烏蘭泰急同江忠源登高瞭望。但見一員藍頂武官。率着少些人馬。被長毛團團圍住。那武官好生了得。扯弦四射。賊兵無不應聲跌倒。真是箭無虛發。無奈賊多兵少。看看羽箭將要射盡。忠源急道。這必是開侍衛急極了。我去救他。立率楚勇。飛馬殺入重圍。救出開隆阿。並轡而歸。開隆阿感激道。活開隆阿的。就是江君。遂握手歡飲。成爲莫逆。此時烏蘭泰與向榮。不知爲了什麼。鬧起意見來。江忠源兩面調停。調停不下。知道將帥不和。終非好兆。遂託病告歸。江忠源一走。洪秀全就率衆衝殺出城。衝開長圍。向東而去。烏蘭泰乘勢收

復了永安。生擒天德王洪大全。解送北京正法。洪軍衝出永安。繞山走向六塘墟。商議攻打桂林。烏蘭泰聞報。即用佩刀刺臂。血灑孟水中。與將弁共飲。誓同生死。立刻拔營追趕。追到將軍橋。不意洪軍中突發大炮。一個炮子。直中胸脇。烏蘭泰就此身亡。清軍盡都潰散。洪軍見後無追兵。放膽向省城進發。兵臨城下。把桂林城團團圍住。四面攻打。百道齊登。纔待攻破。忽然人喊馬嘶。一枝救兵到來。大纛迎風。寫着楚軍江字樣。洪軍驚道。江忠源來了。原來江忠源回到新甯。添募楚勇。朝夕訓練。忽接桂林被圍之信。立率楚勇兼程趕來援救。現在行抵了桂林。即在東岸鷓鴣洲地方。立起了營寨。休兵一日。鳴鼓放炮。忠源親自出馬。與洪軍開仗。連開三仗。都是大勝。洪軍各將議道。江忠源這一枝妖兵。鋒芒的很。跟他對敵。白送掉老弟兄性命。只好丟下這垂克的桂林。到別處去安身立命。天國有天。父耶和華。天兄耶穌默佑。不愁沒處開基。於是棄下了桂林。洪軍馬步齊向全州出發。行到唐家司地方。一聲炮響。伏兵齊起。一式都是楚軍。打着江字旗號。洪軍驚道。江妖頭來了。洪秀全道。衆兄弟快快盡力殺妖。你看雲端裏。天父天兄。都在那裏暗助我們。江忠源這妖頭。恁他鬼計多端。終難逆天行事。楊秀清道。天父已有默示。此去全州。唾手可得。大家努力。於是萬衆一心。喊吶戰鬪。怎奈楚軍人人舍命。個個爭強。戰到結果。又是洪軍敗仗。折了好些人馬。洪軍殺到全州。一鼓作氣。就把全州攻破。楊秀清下令進取湖南。此時投洪的人。如潮如浪。洪軍聲勢。浩大異常。水陸並進。萬口同聲。唱着斬妖求福的軍歌。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妖魔方罷手。不意正在悲歌慷慨的當兒。流星探馬。報稱富塘浦地方。紮有妖營。不能前進。楊秀清問。妖營什麼旗號。回稱稟上東王妖營。扯起楚軍江字旗號。妖官江忠源。妖朝已把他升做知府了。現在他專與咱們做對。請東王的令。楊秀清道。江妖官利害不過。咱們且避過他再講。於是把輜重盡載入船中。順流而行。偏偏江忠源促狹不過。早伐下許多樹枝。塞滿了一河。船不得行。江忠源鳴炮開槍。喊吶殺來。洪軍拚命鏖戰。楊秀清馮雲山。都親身指揮戰陣。洪秀全不過跪地禱告。口稱天父耶和華。天兄耶穌不止而已。一時報說。南王馮雲山中炮陣亡。洪秀全道。天父憐念南王人世。立功勞苦。接回天國。享福。

去了。這一仗真是洪軍起事以來。未有之惡戰。共戰了兩日兩夜。洪軍大敗。向東逃到道州去了。當江忠源與洪軍大戰時光。衡州程總督。永州鮑提督。都各棄城他逃。直到蕤衣渡捷報了。纔各回城防守。江忠源建議。分防不如合剿。遠堵不如近攻。人微言輕。誰有功夫理他。却說洪軍到了道州。四出招兵。數日之間。衆有十萬。於是移師郴州。楊秀清出令。攻取長沙。命西王蕭朝貴。帶了李開芳。林鳳祥兩員虎將。即日起行。當下蕭朝貴統衆三千。繞山路向東北出發。經過安仁醴陵。直抵長沙城下。欲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取金陵洪氏建都 下廬郡東王用間

却說洪軍一到長沙。就在小西門外民房中作了公館。蕭朝貴察度形勢。見南城外天心閣。地勢最高。急令軍士樹柵營壘。纜築及一半。鼓聲起處。一枝清軍。風一般的捲來。旗上寫着楚軍江字樣。卽見江忠源督衆蟻附而來。蕭朝貴率衆抵敵。殺死清兵二十多名。無奈都是不怕死的。死殺不退。洪軍只得移營退讓。只把南門圍住。紮營的地方。背後是水。面前是城。却是塊絕地。蕭朝貴奮勇攻城。不防城上清軍。突發大炮。蕭朝貴中炮身亡。李開芳立刻申文郴州。報告戰爭情形。洪秀全楊秀清親率大隊。趕來長沙助戰。攻了數十日。依然攻打不下。於是移兵益陽。掠得民船數千。順流而下。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兩路。向湖北進發。攻下了漢陽。順取了漢口。進圍武昌。此時洪軍丞相將帥等。都住在漢口的各省會館中。調撥隊伍。把武昌城圍得鐵桶相似。十二月初四日。轟發地雷。轟開城牆。洪軍蜂擁而入。遂得了武昌。屠戮官兵數千。血流遍地。不過兩廣之人不殺。閉戶不出的。也不殺。洪秀全又分派各將。出攻各處州郡。十四日破黃州。十九日破黃陂。得兩處以爲門戶。獲着紋銀七十餘萬兩。一日忽報有策士錢江來獻。與王十四策。洪秀全大喜。立命召見。一時引入。秀全見他丰神瀟灑。很是敬禮。原來這錢江。字東平。浙江歸安人氏。負才使氣。跡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林則徐爲兩廣總督。聘入幕府。很見器重。林氏卸了任。錢江就留在廣東。英

豐既開。廣東大吏主張議和。錢江集衆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馳檄遠近。非斥大吏。大吏命知縣梁星源拿捕下獄。遞解回籍。聞得洪秀全蓄髮易服。立國建號。兵鋒所至。銳不可當。於是投袂而起。趕來求見。當下洪秀全召見問計。錢江道。大王現在。意欲何爲。秀全道。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形勢很爲險固。現在得了武昌。且稍休兵力。度過了年。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你看如何。錢江道。大王起事之初。辮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現在取陝取川。果然都是好策。但是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如洞其心腹之爲愈。至四川小局。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何況今日。洪秀全道。照先生遠見。應當何如。錢江道。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龍起之方。宜先取江甯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天。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廈。檄我丹山。以攻溫處。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事。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閩粵。可傳檄而定也。秀全大喜。依計而行。咸豐三年正月初四日。洪秀全率衆上船。計點大船五千餘號。順流東下。十一日。破九江。清兵退守小孤山。洪軍從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十八日。破安慶。二十二日。破蕪湖。殺掉清軍數百人。得着紋銀三千餘萬兩。獲軍火糧食。不計其數。洪軍自永安自此。所擄男婦近五十萬人。大小船隻約有萬餘。資糧軍火。財帛婦孺。盡置船中。步騎夾岸而行。旌旗蔽野。帆檣如雲。各王都穿黃袍。公侯以下。都穿紅袍。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類。時時高據舊樓。置酒會飲。懸燈張綵。夜間照耀。有如火龍。挑選美貌男女。敷了脂粉。錦衣珠飾。在旁執役。後艙中鳴金擂鼓。絲竹間作。長江數千里。不過在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一

戰就把官兵趕散。浩浩蕩蕩。直抵江甯省城。此時清軍分屯在江甯鎮江兩處。總督陸建瀛引兵屯城內。不與屬官相見。上海道吳建章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幫同守禦。洪軍見洋兵利害。都各駭然。翼王石達開大言道。我自有破洋兵之策。衆人問計。達開道。只消收括酒罈一二千。戴以雨笠。每罈掛小燈一盞。趁夜裏浮水而下。昏暗間清風蕩漾。宛似人在水中游泳一般。洋人懼其逼近。必然放炮轟擊。俟他彈藥將竭。我軍喊吶而前。洋船洋人。就好一鼓成擒了。衆人齊稱妙計。當下依計而行。果然擒住輪船上大副一名。洋人求和。許獻上兵糧調換。彼此約不相犯。於是洪軍直逼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子刻。地雷轟發。雲梯密布。洪軍蟻附登城。殺到天明。各門全都佔據。各王各天將各丞相各軍帥帶領洪軍。分頭搜殺。殺到個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共殺死滿漢官兵四萬餘人。直殺到十二這日。方纔封刀。大開城門。令百姓搬去死屍。打掃街道。十五日重閉十三城門。編查戶口。將城中男女。分別男館女館。百工也各歸工館。願隨營的隨營。不願隨營的。各歸民家。願出城去的。准盡力手拿。不准挑擔。男女不得交談。將士有擅入民房的。立斬不赦。辦理得很是嚴整。洪秀全修理明朝舊宮殿。作爲天王宮。改江甯城爲天京。連日賜羣臣太平御宴。封錢江爲大司馬。幫理軍民事務。二月二十五日。秀全命林鳳祥等攻打鎮江揚州。並由揚州分攻踞臨淮關。入鳳陽府。又至浦口。攻六合。一軍由鳳陽北擾河南。陷歸德。攻開封。聲勢十分利害。楊秀清派胡以晄去攻打安徽。賴漢英石祥貞攻打九江湖口。進圍南昌。不意胡以晄攻下桐城。打破集賢關。再陷安慶。總算一帆風順。賴漢英石祥貞却遇着了個湖北臬司江忠源。連戰連敗。連敗連戰。終不得半點便宜。軍報到南京。楊秀清道。江忠源這大妖頭。官一天一天大起來。權一天一天重起來。此妖不除。終是天朝心腹大患。待本王想法子除掉他。按下慢表。却說文宗因軍興以來。費用浩繁。國帑難於供應。下旨令羣臣籌議裕餉之策。此旨一下。大小臣工。就紛紛言利。內中有一個給事中張祥晉。奏上一本。奏的是粵西軍興以來。不過兩載。所費不下三千餘萬。請急籌經費。以濟時需。一擬抽收內地釐粟花稅。比照茶酒等物。一律從重徵取。一擬將內務府宮內舊存金器。改鑄金錢。與紋銀一律通行。一擬

將京城現收舖祖章程。推廣於各行省。一律辦理。文宗把他的奏。交部議覆。部議駁斥不准。文宗叫援嘉慶川楚案。大開捐例。從此魚龍競進。仕途龐雜異常。一日北京大柵欄一家客店中。有一個來京捐官的旅客病倒了。病得十分沉重。此人姓胡名元煒。本也是個寒士。下過幾回場。總是不中。現在皇恩浩蕩。捐例大開。他就動了個功名之念。變了產不夠。又向戚友們告貸。拚湊成數百金。預備捐一個佐雜。在官場混一回。也算耀祖榮宗。在途中結識一人也姓胡。名叫以眇。眇到京中辦貨去的。兩人同姓同伴。要好得弟兄一般。到了京中。又住在一個客店裏。以眇問元煒。來京何幹。元煒告知他捐官的事。以眇索閱履歷。元煒取過三代履歷。以眇抄錄一過而去。現在元煒病了。以眇替他延醫買藥。十分懇摯。元煒很是感激。這日胡以眇回來。坐在元煒炕上。問道。今兒可好些。我已經替你上兌。捐了一個知府。執照已領到手。說着時。取出執照交於元煒。元煒驚喜不知所措。脫口道。哥。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終身不敢忘你。以眇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朋友本有通財之義。我有餘財。自該替你設法。你帶來的錢。不必動用。就可以充做川資。此間房飯一應費用。我都已付訖。胡元煒心中大喜。病也頓時好去了七八分。一時掣分安徽。領憑到省。不多幾時。藩牌掛出。廬州府知府。卽着胡元煒署理。弄得元煒自己也不懂起來。纔到省的候補府。資輕望淺。忽地得署雄郡。真是出於意料之外。胡元煒到了任。連天烽火。桐城集賢關安慶先後失守。廬州紳士請募團練。元煒心甚焦灼。一日。忽有客來拜。一瞧名帖。却是胡以眇三字。大驚道。大恩人到了。出京以來。久無消息。忙命開正門出接。那當差的回道。來客叫稟上大人。不必衣冠出接。太招搖了。不當穩便。元煒只得叫請進。一時引入簽押房。以眇不及寒暄。卽叫把跟班們迴避了。元煒道。想煞了兄弟。哥今日纔來。兄弟沒有哥。那裏有今日的富貴。胡以眇道。老弟快休如此。你肯念起前情很好。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元煒倒一楞。只見胡以眇除去風帽。露出兩鬢長髮。輕言道。我乃太平天國天王萬歲駕前春官丞相是也。元煒大駭道。你是長毛麼。以眇道。不錯。我是天朝丞相。我欽奉天王聖旨。東王將令。將於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廬州城中。已埋伏下上萬雄兵。

你能夠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就請把我解送上去請功。不過城中埋伏已多。怕你也難逃性命。我看廬州城中。兵餉兩空。決不能守。你受我的恩已深。與其執迷而就禍。孰若報德以圖功。只是助天朝。助妖朝。這兩條路。總要你自己決定。欲知胡元煒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洪軍智取廬州城 僧王力爭大沽口

話說胡元煒躊躇了好一回。開言道。兄弟既受大恩於前。自當遵命於後。決計歸順天朝了。胡以咤大喜。隨道。你歸順天朝。是真心。還是假意。胡元煒指天設誓。表明是真心。胡以咤道。既是真心。我現在叫你先辦一件事。新巡撫江忠源。是天朝的對頭。你與我具稟告急。只說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就可惜沒人主持。請他快快趕來。倘然哄得江忠源到此。就是你的大功。我在天王駕前保你立刻封王。胡元煒滿口應允。胡以咤告辭而去。這裏胡元煒果然打疊文書。到江忠源那裏告急。江忠源接到文書。以爲廬州重地。棄之可惜。乃分兵一半。防守六安。親率楚勇八百人。倍道兼程。趕到廬州。見是一座空城。糧糈軍火。一無所有。不覺大怒。立傳廬州府知府問話。問他守具在那裏。胡元煗回稱。方在籌畫。江忠源厲聲道。你來文不是說廬州軍實富裕。團丁萬人。現在又說是在籌畫。言語前後矛盾。問你把本部院誑到此間。到底安着什麼心。你道本部院不能殺你麼。元煗嚇得諾諾連聲。而退。江忠源率衆巡城。見周圍二十六里的一所大城。主客兵丁不過三千之數。如何守得住。又見水西門枕在高阜之上。環城一面。是山。算到長毛。必然據山俯攻。於是部署衆文武。分守各門。自己把守水西門。次日就見大隊長毛。殺到城下。江忠源督衆死守。長毛環城急攻。布起雲梯。攀堞而上。洪軍拋擲火彈。抵禦忠源。手執大旗督戰。鏖戰了一夜。到天色將明。大霧蔽蔽如雨。忽報本府開了北城拱宸門。迎接長毛進城了。江忠源被親兵擁着。飛跑拔劍自刎。偏又不死。都司馬良勳。負了忠源。飛步奔跑。忠源喝他放下不聽。很命一口。咬得馬良勳齊耳根都是血。負痛跌倒。忠源纔得

投身古塘而死。洪軍得了廬州。胡以晄立用紅旗到南京報捷。此時楊秀清派遣心腹。投捐文武各職。分布各省要地。作爲內應。因此軍鋒所至。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山東、山西、河南直隸。無不皆有洪軍蹤跡。京師戒嚴。文宗命大學士訥爾經額率八旗滿兵萬人。出防臨洛關。那裏知道。先一日。早有大隊洪軍。冒充了訥爾經額。責州縣官供張已。經北去多時。訥爾經額聞報。倉皇失措。洪軍殺來。萬許滿兵潰散幾盡。文宗大驚。議欲北狩熱河。以避其銳。也是大清運不該絕。金陵洪氏諸臣。竟自相殘殺起來。原來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奉洪氏深居宮禁。徒擁萬歲虛名。不得見人理事。秀清稱爲九千歲。各王以次遞降。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都是金田起事的人。見秀清威權太重。都不免心存嫉忌。一日秀清忽逼洪氏封自己爲東王萬歲。秀全道。何以稱我。秀清道。王兄可稱萬萬歲。洪氏密召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來京圖謀。秀清、韋氏先到。佯約秀清到天王宮册封萬歲。暗地伏下刀斧手。秀清不知是計。飲至半酣。擲杯爲號。伏兵齊起。殺秀清於宮中。遂盡殺楊氏屬官。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韋昌輝遂把持洪家的朝局。石達開到京。聲言楊氏有罪。楊氏的屬員何罪。很不該不分皂白。盡行殺淨。韋氏立命殺害達開。達開逃得快。已經闔門良賤。都被韋氏殺盡。韋氏執掌朝權。一味行威殺人。經洪軍文武憤極起兵。把韋昌輝殺死。閉城二十多天。屠戮甚衆。錢江見洪軍大亂如麻。知道難成大事。遂逃出南京。薙了個頭。預備轉投清軍。博取功名富貴。聽得副都御史雷以誠在邵伯埭地方。辦理糧臺。爲了江北屯兵數萬。需餉急迫異常。偏偏各省協餉都不解來。雷御史一雙空手。焦愁得很。錢江喜道。此乃我囊錐穎脫之時。走馬軍門。懷刺上謁。雷以誠立刻延見。抵掌而談。雷以誠大悅。立延錢江入幕。錢江畫策籌餉之策兩條。一條是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卽行填給。比了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的。迥然不同。有錢的人朝輸貨財。夕膺頂戴。自然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到十天。得餉十餘萬。一條是設卡抽釐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小本經紀。免去不稅。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商賈不爲病。所入甚鉅。軍餉不會竭。不多幾時。又得軍餉數十萬。費用既裕。兵氣遂揚。於是

曾國藩之湘軍。胡林翼之黔勇。在湖北、湖南、江西轉戰而前。先後克復城池。軍勢大振。旋乾轉坤。幾乎把洪軍一舉撲滅。怎奈洪楊軍又出了兩位英雄。一個是英王陳玉成。一個是忠王李秀成。支持殘局。重又轉弱爲強。洪軍中陳李兩王。清軍中曾胡兩帥。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任你鬥力鬥智。總是不相上下。話雖如此。究竟洪朝係新造之邦。秀全非英明之主。陳玉成勇而寡謀。李秀成忠而被謗。文宗信任曾胡。擢用左李。（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務遠略。不求近功。責全局不計一隅。所以洪軍雖然蹂躪至十三省。淪陷有六百城。卒被草薶禽獮。全數滅掉。這都是後話。却說當洪軍擾攘之時。英法兩邦。忽又聯師入犯。此時兩廣總督是葉名琛。這葉名琛沒有別的本領。一味的託大。遇着交涉事情。對待外人很是嚴厲。每接到外人文書。碰他高興時。略書數字回覆。有時竟然置之不覆。但是他的本領。盡在於此。這一年。英國政府派巴夏禮爲廣州領事。偏這巴夏禮。生性十分高抗。遇事不肯讓人。兩個人在一處。如何不生事呢。也是合當有事。有一隻入了英籍的華船。在黃埔中招搖行駛。官兵疑他是奸細。毀掉他的英旗。並捕了十三個人去。歐州風俗。以毀掉國旗爲奇恥大辱。於是巴夏禮行文照會。要總督親自去謝罪。葉名琛不去理他。英兵船就高扯了紅旗。攻打黃埔炮臺。葉名琛詰問爲甚開衅。巴夏禮道。往來傳話。總不免有誤會。此事除非本領事親自入城。晤會制臺。葉名琛道。洋人不能入城。載明在約章。一回是情。兩回例。此風斷不可開。沒有允許。英兵船遂駛入省河肆擾。開炮轟城。洋人的炮。何等利害。只半天工夫。早把省城攻破。巴夏禮因兵少不能守城。依然回了兵船去。城民遂爭起暴動。凡各國洋樓。不問青紅皂白。一切燒燬了個盡。於是法美領事都以燬屋失財。移文責償。葉名琛的外交手腕。是不理兩個字。法美來文照例不理。英使額爾金到粵。貽書葉名琛。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葉名琛索性不理。於是英法兩國同盟聯師。送來哀的美敦書。迫令葉名琛於四十八時內退出廣州。葉名琛依舊不理。不意十二月十二日。英法聯軍六千人登岸。十三日。據守海珠炮臺。十四日。攻破廣州。葉名琛藏在左都統署中。同盟軍把將軍巡撫都統。全都看守住。搜捕葉名琛。搜着了捉到洋船中。乘風破浪。載向印度。

去了。這葉名琛信奉的是乩仙。乩仙降諭，言過了十四日就沒事。果然洋兵攻破廣州，搜得了名琛，就安靜了。名琛至印度加爾各答，被禁在鎮海樓中。還自號爲海上蘇武。吟詩自遣呢。聯軍在廣州貽書中朝，首相要求改訂約章。增開口岸，都到上海聽回話。各國兵船，又駛向天津，聚集在白河口。投書於直隸總督譚廷襄，仍請轉達首相。文宗命侍郎宗倫到天津，會同譚廷襄辦理和議。英人嫌他官小，不足當全權之任，不肯相見。遂攻陷大沽炮台。經俄美兩國居間排解，文宗乃命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議和。又賞已革大學士耆英侍郎銜，叫他赴津幫同辦理。耆英往拜英使，英使偏偏不肯接見。耆英懼而還京。文宗震怒，把他賜死。桂良等與英使見面開議，英使取出所定新例五十六條，要他畫押允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許選擇三口。一是洋人帶眷屬在京師長行居住。一議償商虧軍費各二百萬兩。清款後交還廣州省城。法人所定四十二條，與英國略同。不過軍費賠款，減掉英人一半。桂良奏報到京，廷臣多憤激主戰。文宗因被洪軍擾得頭昏眼黑，那有餘閒對付英法。批了個照所請，欽此。隨派桂良、花沙納與侍郎基溥、武備院卿明善馳往江蘇，會議通商稅則事宜。桂良等到了上海，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與英法俄美四國使臣定約畫押而還。到咸豐九年五月，各國艦隊駛赴天津，遵例換約。此時因洪軍聲勢浩大，天津大沽都各設防。艦隊駛到大吏遣人往告，現當戒嚴期內，大沽口不便利行走，須改走北塘口。英艦抗不遵行，立刻駛入大沽，開炮轟擊官兵還炮。轟沉英艦數艘，并擊殺登岸英兵數百。英艦就此退去。美艦後至，遵令改道行走。此時海防大將是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這僧親王是蒙古勇將，上年洪軍北犯，僧王出馬，生擒洪軍虎將林鳳翔、李開芳、威震直隸。現在見北塘地勢扼要，嚴兵防守，偏偏朝命叫撤北塘之備，專守大沽，只得遵旨撤兵。那裏知道英法聯軍於咸豐十年七月，就由北塘駛進內港，行抵新河，以海軍陸戰隊七百人登岸。僧親王聞報，立率鐵騎前往衝鋒。僧王共有鐵騎三千，都是千挑萬選挑出來的。百戰沙場，久臨戰陣，從未敗過一回。千騎奔突，宛如銅牆壓下，真是不能抵禦。上年林鳳翔、李開芳也就傷在這鐵騎馬足之下。現

在英法聯軍。從北塘新河登岸。僧王就率領三千鐵騎。飛一般駛將去。衝得塵埃蔽天。蹄聲震耳。僧王正在得意。冷不防洋兵連放排槍。鉛丸如雨。鐵騎中了彈。連人帶馬紛紛跌倒。僧王大怒。鞭馬直進。欲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狩熱河天子蒙塵 靖內難堯母聽政

說話僧王揮軍衝突。洋兵迭放排槍。槍聲起處。人馬紛紛墮地。僧王挑就的三千鐵騎得脫的。纔祇七人而已。僧王不禁氣奪。文宗因僧王爲朝野所倚重。怕他寄身炮台。以身殉國。特旨叫他退守。又命大學士瑞麟等統京旗兵九千出防通州。於是英法兵船遂進攻大沽。七月初五日。大沽失守。提督樂善戰歿。僧王退守通州。張家灣英法兵遂進據天津。警報到北京。文宗大駭。急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到天津議和。英法人拒不肯見。改派了桂良去。纔得英人照覆。要求增加軍費。并開天津爲商埠。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都是巴夏禮的主張。桂良回京覆奏。文宗大憤。嚴旨拒絕。英法兵於是大擾河西務。京畿大震。八月初一日。英法兵進逼張家灣。欽差大臣勝保。督兵抵敵。傷頗墜馬。全軍奔潰。僧王瑞相的兵也都退到京城脚下。文宗知道禁兵不足恃。遂定計北狩。從圓明園啓鑾。已巳日動身。丁丑日到熱河。駐蹕避暑山莊。鄭親王端華。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盡都扈從。叫恭親王哭訴留守北京。仍督僧瑞二軍。紮營海淀。當英法聯軍進逼通州的時光。文宗派怡親王載垣到通州議和。桂良。穆蔭跟隨同往。英參贊巴夏禮帶了十餘人入城。載垣等設宴相待。席間巴夏禮聲言。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載垣回以須請旨定奪。巴夏禮假裝睡去。一言不答。載垣沒法。祇得暫退。忽有探子報稱英將額羅金。卽將率兵前來襲擊。載垣着了慌。密告僧格林沁。僧王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立刻動手。把巴夏禮擒住。裝入囚車。解送到北京拘禁。現在文宗是出狩了。留守的各王大臣。奔訴桂良都駐在城外。不過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等。在城

中會議城守。把九門都閉鎖了。英人聲言攻城，并索取巴夏禮勝保主，張速殺諸王大臣，都不敢作主。十一日，文宗下旨，飛召南軍勤王。此時，奕訢已經奉到全權大臣之命，英人送來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禮。二十二日，英兵攻海澱，禁兵不戰自潰。奕訢叫放出巴夏禮，宴而歸之。巴夏禮回到英船，率兵登岸，把京師唯一大工程圓明園，縱了一把火。這所圓明園，真是非同小可，乃是康熙、乾隆四朝的財力造成的。集天下人材之技巧，萃天下之材物珍寶，幾世幾年，纔有一點子成績。洞房曲室，玉宇瓊樓，比了秦室阿房，隋家迷樓，還要精緻數倍。現在被洋兵縱了一把火，烈焰飛騰，直燒了三日三夜，燒成一片焦土。要留點子破井頽垣，供後人憑弔，都不可得了。聽說這也是個天數。本年春季裏，文宗在圓明園桐蔭深處，得着一夢，夢見一個二品大員，前來求恩乞歸。文宗見那人面生，就問他官職姓名。那人奏道：「臣乃圓明園之神也。」醒來却是一夢。事後追想，園神辭職在前，園林遭火在後，那不是冥冥中有定數麼？却說巴夏禮焚燬御園，以洩胸中之忿，却還行文照會，要奕訢到英營中面訂和約。還要速開安定門。周祖培答應他開城延入。於是巴夏禮帶了百餘人入城。法使也同着進城，居間排解。先索卹款五十萬兩，只得立刻交付。九月初九日，宴英使於禮部，和議成功。凡條約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法使也擬續增十條。更闢天津爲商埠。許派遣公使領事駐中國，償英國銀子一千二百萬兩。法國六百萬兩。十一日換約，都是恭親王奕訢做的主。奏開熱河行在。文宗下旨允准，並命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叫奕訢、桂良、文祥管理。並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挑取章京滿漢各八員，作爲司員定額。命崇厚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此時文宗在熱河，一應政事，都由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三個人會同辦理。這載垣、端華，都在咸豐初年襲的爵，歷任宗人府宗令、領侍衛內大臣等要職。肅順是端華的胞弟，以郎中供奉內廷，洊升到大學戶部尚書。三人盤結要津，同干大政。軍機大臣拱手聽命而已。爲大學士柏葰，不肯阿附，就借戊午科場一案，把他除掉。又借鑄錢局事，興了件大獄。戶部司員都革職拿問。京師自縉紳以至商店，多被株連破家。英法聯軍

北犯。載垣等勸文宗幸熱河。文宗纔北狩。現在和議告成。留京王大臣奔訴等。疏請還京。文宗詢問載垣等。載垣等便竭力諫阻。文宗聽說有理。因此屢改行期。遷延坐誤。延到咸豐十一年七月裏。文宗病了。欲歸不得。自知不起。於是召令載垣、端華、肅順等承寫硃諭。立皇長子載淳爲皇太子。次日駕崩。皇太子卽位。是爲穆宗。尊皇后及生母皇貴妃那拉氏均爲皇太后。皇后爲慈安皇太后。生母皇貴妃爲慈禧皇太后。載垣、端華、肅順與御前大臣景壽、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共是八人。稱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有遺詔。辦理朝政。這時光有一個御史董元醇見載垣等把持朝政。心下很是不平。特上一摺。奏稱皇上冲齡。未能親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兩宮太后立召見贊襄王大臣。叫他們照董摺行事。載垣等碰頭力爭。再三抗論。又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叫軍機處駁還。恰巧恭親王奔訴。奔喪到來。太后立欲召見杜翰當朝。大發議論。言叔嫂該避嫌疑。太后青年居喪。更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極然其說。奔訴見了載垣等。偏偏非常卑遜。非常謙恭。因此衆人倒都不防他。奔訴遂得設計入宮。獨見太后。密謀誅戮載垣等之計。並暗召曹毓英。密擬拿問各旨。定計回到北京。卽行發表。議定之後。奔訴卽先行回京。太后立刻降旨回京。載垣等力阻。竟然阻當不住。於是議叫肅順護送梓宮。載垣等扈太后等。先從小路還京。此時大學士賈楨等合辭奏請太后垂簾。欽差大臣勝保也奏請簡派近支親王輔政。太后一到北京。立刻下旨。宣佈載垣、端華、肅順等罪狀。並降旨拿問。命奔訴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道。吾輩未入旨。從何來。奔訴喝令侍衛擒出。擁到宗人府。嚴行看守。此時肅順纔行抵密雲。侍衛毀門而入。鎖拿解京。太后叫廷臣會議。一時議上。載垣端華賜令自盡。肅順斬立決。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都革職。永不敘用。穆蔭發往軍臺。遇赦永不赦回。奉旨依議辦理。隨命議定皇太后垂簾之儀。於是穆宗在太和殿重行卽位之禮。載垣等初擬建元爲祺祥。現在太后命改擬爲同治。寓東西兩太后同治天下之意。卽以明年爲同治元年。穆宗通祇六齡童子。懂得什麼。一應朝政。都由兩太后聽決。這位新皇帝年齡雖然很小。福氣却倒很大。洪秀全那壓聲勢。那麼利害。改朔易服。建國

開基兵鋒擾到十六省。淪陷有到六百城。差不多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却被穆宗這孩子。把破碎山河。收拾得依舊完全無缺。你道他這福氣大也不大。同治元年。曾國藩派李鴻章帶了淮軍到上海。紮營上海城南。彼時上海官紳設立的會防局。已奉旨准結外國兵助勦。所以美國人華爾。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先後把吳淞口高橋兩處。洪軍開炮擊散。華爾與白齊文。教練中國兵勇習洋槍。稱爲洋槍隊。又號常勝軍。李鴻章一到。就與洋槍隊聯絡防禦。這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氏。是丁未科的翰林。他的老子愚荃。與兩江總督湘鄉曾國藩。是戊戌同年。曾氏是理學名儒。鴻章以年家子從曾氏習制藝。點了翰林之後。也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曾氏丁憂回湖南。鴻章父子跟隨呂賢基回籍辦團練。怎奈洪軍勢甚。皖北糜爛。呂賢基戰死舒城。鴻章應皖撫福元修之幕。不很得志。後來官軍屢戰屢敗。洪軍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都被蹂躪。鴻章倉皇逃出。聽得曾國藩督師江西。軍容極盛。趕往相投。不意住在客店。幾及一月。未及動靜。鴻章弄得來得去不得。託同年陳梅生探聽意旨。陳梅生乘間向國藩道。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國藩道。少荃是翰林呢。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艱難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陳梅生道。少荃多經歷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何不姑令辦事。試試他的品性。國藩允諾。就留鴻章在營。叫他辦理筆墨。國藩向人道。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曾國藩是湖南人。湖南風氣。黎明就吃早飯。與江南北風氣大不相同。偏偏曾帥每食必召齊幕僚。方纔舉箸。鴻章很覺不慣。一日。推說頭痛不赴食。不意差弁絡繹而來。一會子巡捕又來道。必待幕僚到齊乃食。鴻章沒法。只得披衣踉蹌而往。曾帥一言不發。食畢。正色向鴻章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不過一個誠字而已。鴻章不禁悚然。現在上海紳士。僱輪船來接援師。曾帥奏遣鴻章率淮軍赴滬。一面密保他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所以鴻章到滬未及一月。恩旨下來。着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督率中外各軍。進攻七寶洪軍營壘。洪軍主將。是忠王李秀成。也是個勁敵。洋軍精於放槍。淮軍勇於衝鋒。竟把洪軍營壘攻破。

那知攻破洪壘之後。得着一書。鴻章一瞧。大驚失色。欲知爲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破金陵削平大難 斥恭邸寵信小人

却說李鴻章攻破七寶洪營。得着蘇人王曉上忠王書一封。却是攻取上海之策。大略勸洪軍與洋人和好。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言洋人遣使南京。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洪朝不許。洋人遂助清朝城守。大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他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區域。并於海道劫略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厘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兩省避難人。麇至滬地。遂以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喬裝難民。賃洋房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逢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可得。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櫻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鴻章大驚道。長毛聽了他的話。我們還能夠立功麼。當下李鴻章練兵選將。協同洋將。節節進剿。克復蘇常嘉興等府。軍威大震。此時官軍方面。左宗棠專攻浙江的洪軍。沈葆楨專攻江西的洪軍。劉長祐專攻廣西的洪軍。彭玉麟專辦長江江面的事。曾國藩的兄弟曾國荃專攻南京。這幾路將帥。都受曾國藩節制。也是洪朝氣數當盡。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都是洪軍虎將。石達開在四川老鴉漩地方。中了土司的計。被駱秉章生擒活捉了去。陳玉成被練總苗沛霖所暗算。擒解勝保軍營。斷送了性命。洪朝軍威。頓時大挫。曾國荃身督湘軍。把南京圍得鐵桶一般。洪軍大將。祇剩得忠王李秀成一個兒。李秀成見南京被圍。立從蘇常調兵六十萬往救。把官軍營壘圍了數重。日夜猛攻。曾國荃裹創苦守。洪軍侍王李世賢。又從浙江領兵趕到。開掘地道。攻打官兵。官兵也掘內濠。以阻攻擊。兩軍相持。先後共歷四十

六日。洪軍始解圍退去。官軍傷亡五千有餘。蘇浙兩省的洪軍。爲了南京告急。悉銳赴援。却被李鴻章左宗棠乘虛而入。左宗棠克復了杭州。李鴻章克復了蘇州。於是南京的洪秀全。更成了甕中之鼈。釜中之魚。李秀成勸洪秀全棄城同走。秀全偏不聽從。秀成乃叫李世賢率衆就食江西。自己便留在南京。主持防守。此時曾國荃督率將士。盛暑糜兵。前仆後繼。終不能下。乃從朝陽門到鍾阜門。開掘地道三十三處。篝火入地。崖崩窟塞。入地的兵士。都縱橫聚葬在裏頭。有時洪軍穿隧迎擊。用毒烟來薰。沸湯來灌。傷身地窟的。更是不計其數。每穿一穴。被洪軍所覺。總要傷掉數十百名將士。一日。穴地已過城根。敵還未覺。恰好有一個洪軍。把槍插地。穴內官兵。瞧見明晃晃槍頭入地。認做洪軍已經覺着。用槍尖戳入刺人。急把槍接住。引入地數尺。洪軍方纔覺着。大喊地下有妖。重又迎擊。官兵死傷無數。只得再開他道。偏偏爲山石所阻。沒法開掘。棄掉了再開他道。偏偏洪軍大將李秀成。登陴遙望。瞧見地上草色萎黃。就知下有地道。堅苦勞瘁。百掘不成。南京城周圍百餘里。東南西三面。都爲官軍所據。不過東北鍾山各壘。尙樹着洪軍旗號。曾國荃竭力攻打鍾山石壘。這鍾山石壘。洪軍號稱做天保城。到五月十三日。天保城被官兵攻破。於是城北之圍始合。官兵得了天保城。俯瞰城中。歷歷如繪。提督李臣典獻計。即在天保城上。排列大炮三層。對城晝夜轟擊。一息都不停。打得城堞都壞。使洪軍不能立足。再令軍士。每人各持柴草一束。擲於城下。高與城齊。裝出由此登城的樣子。使洪軍併力嚴備。不暇他顧。隔了柴草。不能瞭望。却於近城處開掘地道。曾國荃依計而行。恰好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是前數月所開。爲敵人所覺。而中廢的。知道敵人已不復防備。派兵士一千。重行挖掘。挖到城下。兵士中有一個貴州人。本是挖煤礦工。挖掘乃是老手。衆人都跟着他掘。掘成之後。用火藥三萬斤。實了個滿。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穴。用粗竹數丈爲引線。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疋。包火藥實之。諸事完畢。已經六月十六日了。國荃立下軍令。叫諸將嚴陣以待。下令發火。只聽得地中隱隱若雷鳴。約有一個多鐘頭。俄而寂然。只道這回地道又沒用了。忽聞霹靂砰訇。宛如天崩地拆似的一聲怪響。黑煙起處。城垣二十多丈。

隨烟直上。聳入雲霄而去。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擊死的人數百。李臣典、蕭泗孚等。都從缺口鞭馬衝殺入去。餘衆蟻附爭登城遂破。天王府火起。國荃急令閉城搜殺。洪軍將士被殺的十餘萬人。忠王、李秀成把坐騎讓於幼天王。洪福瑱騎了逃難。自己跨着劣馬。遂被官軍擒住。天王、洪秀全早已服毒身死。天王之兄洪仁達、洪仁發都被擒獲。於是大亂削平。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飛奏報捷。朝廷動色相慶。下旨封曾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蕭泗孚一等男。南京克復之後。各處洪軍餘黨。又辦了一年多。方纔肅清。此時洪軍之外。雲貴、甘陝。又有回人之亂。湖北、河南、山東。又有捻匪之亂。回子中算雲南杜文秀。亂得最久。割據大理等五十三城。先後經歷一十八年。方得身死國滅。捻匪中張總、賴文洸最強。陣斬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後經曾國藩、李鴻章、竭盡智能。方得撲滅。這都是後話。却說穆宗削平大寇。中興之隆。軼唐邁宋。上賴兩宮之垂簾。下賴恭王之輔政。朝政清明。內外大臣。無不各職其職。話雖如此。東宮慈安后是個隨和的人。素性不喜多事。西宮慈禧太后。人極能幹。殺伐決斷。敢作敢爲。恭親王奕訢名兒。雖是輔政。究竟是臣下。那裏敢十分作主。因此內外大小各事。差不多是慈禧太后。一個兒裁度施行。大凡威權在手的人。有一邊的人感德。就有一邊的人懷怨。既然不能有德無怨。便有一般小人。奔走其間。獻勤討好。布弄是非。越是布弄是非的話。越是入情入理。容易動聽。慈禧太后跟前。就有這麼一個搬弄是非的小人。太后偏是信他。因此熙朝中興盛治偏。有這白圭之玷。此人姓安。名得海。是個太后身邊的太監。宮裏人都稱他做安仔的。很會小意兒。西太后不合歡喜了他。他就常常無事生風。無風起浪。京中一般巧於鑽營的人員。便漸漸奔走其門。夤緣請託。事爲議政恭親王所聞。向軍機各大臣談及安得海。頗有漢唐宦寺干政之憂。不知怎麼恭親王的話。被安得海知道了。他就西太后跟前。編派上恭王一太篇不是。西太后震怒異常。宸衷獨斷。並不與東太后商議。突然降旨。恭親王奕訢。無庸在軍機處議政。並着撤去一切差使。這一個迅雷霹靂。不及掩耳的手段。嚇得闔朝滿漢各臣。無不震恐失序。溥親王等再四求恩。奏稱奕訢雖經獲咎。尚可錄用。東太后也替他說情。西太后沒法。只

得交王公大臣詳議具奏。經禮親王世鐸等覆奏。均以弈訢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應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奪。此時言官中如給事中廣誠等。都奏廟堂之上。先啓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奏得十分懇切。於是皇太后特降懿旨。言弈訢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微防漸。正小懲大戒。曲爲保全之意。弈訢着卽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安得海布弄是非。連恭王都受他的布弄。其餘臣工。更是不問可知。此時穆宗年齡已有十歲。聰明伶俐。早能辨別賢奸。直隸總督賈進奉的泥人兒。戲嬉時光。常把小刀子斫斷首級。左右問他緣故。穆宗道。我斫小安仔腦袋呢。穆宗信好微行。常一個都偷偷出宮去。向市街閒逛。安得海當了面偏不諫阻。却暗地裏奏知太后。太后把穆宗。很很管教了幾回。穆宗事後查知係安得海所布弄。恨到個刺骨。到同治七年。穆宗已經十三歲了。恰好這一年。山東巡撫丁寶楨來京陛見。召見的時候。慈安慈禧兩太后。並坐問話。穆宗侍坐在旁。奏對完畢。穆宗忽問。你來京住在那裏。丁寶楨道。微臣住在貴州會館。穆宗暗記在心。原來這丁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氏。翰林出身。以軍功官至太子少保。山東巡撫。有膽有識。敢作敢爲。不僅是中興名將。實可稱治世能臣。當下丁寶楨退出回寓。門上入報。有一個哥兒。指着大人的名兒要見。丁寶楨納罕道。我京中遊交極少。誰呢。問這哥兒有多少年齡。回說瞧去只有十三四歲。寶楨更是納罕。第二個家丁又報。那哥兒不待我們請。竟欲自己闖進來。問他姓名。他竟直喚老爺的官印道。見了了某某。他自會認得我。我們阻攔不住。說着。只聽得脚步聲響。一路問着進來道。丁寶楨在那裏。丁寶楨在那裏。一口絕脆的京腔。丁寶楨起身出看。那哥兒已進來了。頭戴青緞瓜皮小帽。面靨釘有豆大一塊血紅寶石。一粒正圓東珠。身穿青綢袍子。紫醬緞韋陀金四鑲邊一字襟背心。腳登粉底緞靴。那帽結上桂的猩紅絲線長纓鬚兒。直拖到腳邊。粉臉朱唇。劍眉星眼。丁寶楨一見那人。不禁大吃一驚。欲知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安太監投身法網 丁撫台按律除奸

却說丁寶楨一見那哥兒。大吃一驚。急行兩步。一把執住那哥兒的手道。請裏邊坐了談罷。隨把哥兒接到裏面。喝退了隨從人等。丁寶楨纔下跪道。皇上怎麼私行到此。幾乎不把微臣嚇死。原來此人就是當今天子。穆宗皇帝。當下穆宗見了寶楨。驚惶得滿頭都是汗珠子。隨道。你嚇什麼。朕是慣了的。丁寶楨下跪道。皇上恕臣死罪。臣要饒舌幾句。皇上萬金貴體。上承祖宗付託之重。市街不潔。私行很不相宜。穆宗道。快起來。朕知道了。你也替我想想。朕在宮中玩的膩了。成天價拘束着。悶的慌。出來樂一會子。並且今兒誠心來瞧你。商量一件要事。不能不機密一點子。丁寶楨起身。請穆宗炕上坐了。親自捧上了茶。穆宗道。丁寶楨。你不用忙。朕與你談一件要緊事。丁寶楨忙問何事。穆宗道。我們宮裏現在有一個很壞的壞東西。擾的闔宮沒有安逸日子。我瞧你這個人。還能夠實心辦事。很是可靠。所以跟你商量。隨附着丁寶楨耳。低言告訴他。太監安得海。如何如何。蠱惑聖慈。如何如何。搬弄是非。是朕躬要除掉他。一來礙着太后。二來權不在手。你能夠替朕除此一害麼。丁寶楨不禁忠憤填胸。慷慨自任起來。奏道。臣自當竭盡愚忠。相機辦理。總不負皇上今日下顧之恩。穆宗喜道。卿真是社稷臣。朕知天地祖宗。定然祐卿。當下丁寶楨親自陪穆宗上車。送到紫禁城下車。穆宗叫他回去。丁寶楨不放心。直送穆宗回宮。眼看進宮門去了。方纔回寓。丁寶楨在京住了幾天。也就回山東原任。他在山東辦的政治。與別個巡撫不同。雖一般整頓吏治。磨礪僚屬。却務持大體。不爲刻谿。並且器量恢豁。廉剛有威。把關冗積習。一掃而空。次年就是同治八年。探得京中消息。知道太監安得海。奉慈禧太后懿旨。將往廣東定織龍袍。喜道。此賊命合當休。自京至粵。必然經過山東。我就可以乘間下手。爲朝廷除此大害。當下就與心腹幕友商議。丁寶楨道。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兩宮。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不過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趨走其門。漢唐宦寺干政。

其始也起於細微。失今不圖。後來必爲朝廷大害。你們看有甚好法子。既而又道。聞得安得海將往廣東。勢必經過山東。我就把他拿住斬首。然後具摺奏聞。你們瞧好麼。一幕友道。中丞如此。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勞更大。但是布置須周。審幾須密。行事須斷。否則不僅賈禍。也恐轉益其勢。倒貽天下大患呢。丁寶楨點點頭。這日接到密報。知道太監安得海已到德州。聲勢很是赫奕。丁寶楨立發公文。密飭東昌府知府程繩武。率役拿捕。不論該太監行抵何處。着卽協同營訊。立刻拿獲解省。不誤。原來慈禧太后最講究是衣飾。因蘇杭兩織造局進呈的衣服。不是尺寸不合。就是色樣太古。聖心不無鬱鬱。嘆向安得海道。國家花了許多錢糧。象養這一班蠢奴。貢進來衣服。沒一件是合用的。安得海道。蘇杭兩省的繡。不過是個名罷了。其實現在的繡。要算廣東最爲漂亮。慈禧后道。廣東繡工。果然很好。我想做幾件來試穿穿。只是派去的人。總要知道我的意思纔好。就派你去幹這件事罷。現在宮裏的人。還是你能夠細心一二。安得海叩頭謝恩。過了幾日。束裝就道。得意揚揚。出都而去。這日。行抵山東德州文縣地界。卽責令地方官備辦供應。却說東昌府知府程繩武。奉到撫憲密札。不敢待慢。立刻傳齊衙役。吩咐道。你們跟着本府出去拿人。本府叫你們抓誰。你們就抓。不必問那人貴賤貧富。衆役齊聲答應。程繩武頂笠履屨。率領衆役。在炎天烈日中。跨馬追逐。跟了安得海三天。怕他聲勢不敢動手。丁寶楨見程知府不濟事。頒出軍令。着總兵王正起帶兵追趕。不分首從。一概活擒解省。倘違軍令。定然軍法處治。王正起接到撫院大令。點齊本部人馬。綽槍上馬。雄心糾糾。殺氣騰騰。飛也似趕將來。晝夜兼程。步馬並進。趕到泰安。流星探馬飛報。安太監已在前面。離此祇有三里多路。王正起急下軍令。大小三軍。趕速追上圍住了。休得放走一個。衆將士齊發一聲喊。電掣雷轟。風馳雨驟。一霎時。早已趕到。王正起發令合圍。真是天子三宣。將軍一令。但見鎮標人馬。搖旗喊吶。左旋右轉。兩面包抄。早把安得海困在垓心。圍得鐵桶相似。擂鼓喊吶。千人一致。萬衆一聲。宛似岳撼山搖。江翻海倒。安得海驚問。你們做什麼。敢是要打劫我行李麼。王正起喝道。本鎮奉巡撫部院軍令。特來拿你。安得海道。原來你是丁寶楨手下的小卒。做

出這種竊形極狀來想嚇人麼。告訴了你。別說你個無名小卒。就是丁寶楨親身來此。也全不在我心上。我奉的是皇太后旨懿。問你們要死要活。我在京中。眼裏有誰。當今同治皇帝在我跟前。也不敢大氣兒呵一呵。丁寶楨這小子。多大的前程。衆將士聽了。面面相覷。都不敢動手。王正起道。你身分大。我可不管。我只知道奉令拿人。有話請你。自向撫院說去。隨喝給我抓下。此時王正起眉生殺氣。眼露凶光。衆人無不凜然。只得把安得海等三十餘人。扣住了。押解到濟南來。此時丁寶楨已經飛章奏請拿捕正法。聽說王鎮台解到安得海。立刻升堂驗看。一時帶上。丁寶楨喝問。你是不是安得海。安得海道。丁寶楨你問我做什麼。我便是安總管老爺。你這小子。原也不配認識你老爺。你老爺住的所在。你這個小子。站立地方都沒有呢。丁寶楨道。你是個太監。理應住在宮裏。到外省來做什麼。安得海道。你安老爺奉皇太后旨。意廣東去繡龍袍。你尋死做什麼。丁寶楨把安得海交與中營。嚴行看管。安氏從人二十餘名。都交首縣暫禁。丁寶楨因朝旨未下。准否未知。現在勢成騎虎。要先把安得海斬訖。爲朝廷除一大患。就因此得着重罪。也很甘心。兩司道府。都來阻諫。泰安縣知縣何毓福。甚至長跪力諫。丁寶楨笑道。公等也太膽小了。不過三五日工夫。奉到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着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速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欽此。丁寶楨大喜。稱頌兩宮聖明不止。遂於八月丙午夜裏。把安得海等二十餘人。不分首從。一例綁赴法場。斬首示衆。等不及天明。怕有他變。旨到卽斬。原來丁寶楨摺奏到京。慈禧太后很是着急。忙問慈安太后。此事還有法子好想麼。慈安后道。祖宗制度。內監原不得出京城。現在且交給王大臣公議。如果王大臣等不說什麼。我總可以通融。慈禧后沒法。只得把丁寶楨原摺發交下去。一時恭親王醇郡王先後覆奏。都稱祖宗制度。內監私出都門。卽死。毋赦。宜飭該撫嚴密拿捕。捕得卽正法。慈安后道。安得海此回。實是奉我的命。廣東去繡龍袍。我欲特旨恩赦如何。醇郡王道。祖制既有明文。安某自無生理。恩赦安某。在知道的呢。說是兩宮法外施恩。在不知道的。只說朝廷蔑棄祖宗成法。奴才不敢領旨。恭親王道。有安某

卽無祖制。以安某與祖制比較。那一樣重。那一樣輕。太后聖明。豈有不知。慈安后道。那也沒有法子。終不然爲了一個太監。連祖宗都不要了。隨命軍機擬旨。於是勢焰薰天的安得海。竟被丁寶楨斷送了性命。接着丁寶楨把處決安得海情形。奏報到京。并附片陳明安某輜重行李。計有良馬三十多匹。中有神駿三匹。能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個。雀卵珠五顆。珍珠鼻烟壺一個。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玉犀數十枚。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不計其數。丁寶楨這一番。非常舉動。不但是快人快事。且成了眼科聖藥。看官並不是做書的。做了醫生。三句不離本行。把朝章國故。盡收做藥。籠中物編派方藥。戲弄看官。彼時直隸總督毅勇侯曾國藩。正患着目疾。聽到此事。向幕友薛成福道。吾目疾已經數月。聞得此事。積醫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那不是眼科聖藥麼。却說這位曾國藩。是個救時良相。中興功臣。坐鎮直隸。差不多是周召夾輔成周。爲大清國的金樑玉柱。不意這一年天津地方。爲了民間一樁極小的。小事。就釀成中外極大的交涉。曾公適當其衝。弄得焦頭爛額。舌敝唇焦。此時天津民間。常常失去小孩。街上敲鑼哭喊的人。牆上尋人找失的示。差不多沒一天沒有。沒一處不有。偏偏那班匪徒。手腕非常靈捷。有的使用迷藥。有的使用邪術。神出鬼沒。使人不可捉摸。弄得人心惶懼。家宅不安。偏偏天主堂的教士。不先不後。在這當兒。創辦了一所育嬰堂。一所義學。一個醫局。那原是宗教慈善的勾當。有好意。沒有歹心的。一來中外的風俗不同。二來彼時的民智幼稚。華洋雜居一處。難免不起猜疑。恰有拐失小孩的事。搜尋無着。便就漸漸疑到教士身上來。恰好教堂育嬰堂中。有兩個盲目孩子。於是歡喜造謠的人。就編造謠言。說外國教堂派人拐孩。拐去控眼剖心。拿來做藥。偏是這種毫無根據的謠言。偏是有人相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就闐然大鬧起來。都奔向外國教堂爲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李鴻章辦案天津衛

馬新貽被刺南京城

話說天津人民舉國如狂。一唱百和。都說洋人教堂拐孩合藥。挖目剖心。一窩風趕去。分頭搜查。恰好在育嬰堂中。搜着兩個盲目孩子。西醫局中。搜着解剖下的病人肢體。就作爲挖目剖心的老大證據。於是動了衆怒。人人眼中。鼻內生煙。聲言放火燒房。人多手雜。所有天主耶穌各種教堂。一時都着了火。烈焰飛騰。好似一似給圓明園報仇一般。法國領事豐大業。聽得人聲鼎沸。火光燭天。忙出來瞧看。衆人大呼洋鬼子。洋鬼子。蜂擁而前。拖住了拳打脚踢。一頓打了個稀爛。教士教民。被衆人打死的。也有十多個人。其餘輕傷重傷。更是不計其數。於是民教失和。釀成了中外交涉。法國公使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嚴詞責問。總理衙門奏知朝廷。朝廷便命曾國藩到天津查辦。曾國藩到了天津。就去拜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詢問起釁情形。崇厚道。據府縣所報洋人教堂。確有挖目剖心。種種不法。士民義憤。纔有燒屋毆人情事。論理是彼曲我直。該洋人實係咎由自取。中朝不去辦他罪。已經是皇恩浩蕩了。曾國藩道。天主教原也不很醇正。但是在該各國。也已千有餘載。如果挖目剖心。種種殘酷。該各國豈無查法。決然不會寬恕。若說在該各國。人皆安分。到了中華。纔敢不法。那麼該教漂洋渡海。專爲幾對眼珠而來。也屬很不上算。實出情理之事。當下會同崇厚。到各教堂火燒場勘視一周。遂與法國公使羅淑亞大開談判。羅淑亞開出條款。定要府縣官抵償。滋事人民。按名嚴懲。曾公力駁府縣抵償之議。不過應了懲辦滋事人民。法使不允。談到個舌敵焦唇。法國兵輪。已絡繹駛入海口。京師震驚。曾公允把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送交刑部問罪。法使還不肯允。兩宮皇太后見了洋人。已是驚弓之鳥。急命趕速完案。曾公一面飛調勁軍到滄州設防。一面覆奏言。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法重情輕。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難保無事。且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當易定。通商大臣崇厚。見曾公執拗。捏着一把汗。暗地奏言。曾某病勢甚重。請另簡大臣來津辦理。於是命李鴻章於潼關引兵。馳赴天津。會辦和議。也是李鴻章官運亨通。把曾國藩舌敵焦唇。議不下的條款。鴻章一到。強硬的法使。竟然會得軟化下來。不過把滋事人民。正法了十五人。軍流了二十一人。府縣官也辦了個充軍之

罪。不會議抵當時的輿論。只說是法人震於李鴻章之威。不敢過分要求。朝廷也因此案。遂把李鴻章當做洋務能手。以後遇着洋人交涉的事。總派他去辦。其實法使化剛爲柔的緣故。並不是懼怕李鴻章爲的是普魯士起兵攻打法國。國內有事。沒暇與中國較長論短。中國又那裏知道呢。此案辦結。恰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人刺死。於是朝旨就把曾國藩調了兩江總督。授李鴻章爲直隸總督。並把通商大臣裁撤了。洋務併歸直督經管。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不在話下。却說總督被刺。乃是大清開國以來。第一回的事。兩宮太后。都不禁愕然稱奇。隨降旨命漕運總督張之萬速赴金陵。熬審凶犯。旨意到清江浦。張之萬也稱奇不止。向幕友道。前夜得一奇夢。夢見有客來拜。接帖一瞧。却寫着年愚弟馬新貽拜七個字。及至接進坐定。却見馬年兄神色慘淡。默不作聲。直到臨走。纔向我道。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醒來就等着馬年兄被刺消息。現在又接到辦案旨意。看來凡事莫不有定數呢。當下就束裝就道。到南京來辦案。原來行刺的刺客姓張。名汶祥。本是個捻匪。同一個姓彭的。結爲異姓弟兄。誓同生死。在捻匪中當着頭目。咸豐末年。彭張合議要投誠官軍。苦於無人引進。於是率兵打破縣城。擄到知縣馬新貽。揚刀欲殺。馬新貽嚇得叩頭如搗蒜。連稱饒命不止。兩人於是告以素願。要同心報國。馬新貽道。這很容易的事。你們倘肯與我共事。不難立取功名。兩人大喜。於是三人締盟結義。患難富貴。無不與共。相約終身。差不多就是桃園中的劉關張。三人中彭爲長兄。張爲三弟。馬新貽便做了義薄雲天的關雲長。馬新貽的智謀。彭張的饒勇。聯合了一氣。自然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富貴逼人來。平升三級。馬新貽竟然位至司道。彭張兩人也都得着參將游擊武職。偏偏彭參將的妻子是個絕色美女。馬新貽呼他爲嫂子。既是自家弟兄。自然出入不忌。馬新貽便常常接彭嫂子到衙散悶。眼去眉來。竟然勾搭上手。彭參將是個豪爽丈夫。倒也沒有覺着。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漸漸傳到張汶祥耳朵裏。張汶祥告知彭大哥。彭參將怒道。巨耐這廝稱兄道弟。滿口仁義。不道却是衣冠禽獸。就一頭火的趕到衙門問話。馬新貽却沒事人似的笑問。這種謠言。那裏來的。別說我是朝廷監司大員。體制所關。決不能行此苟且。

的事。你我結義誓同生死。情逾骨肉。斷不會幹這欺人瞞天的勾當。大哥素來豪爽。想必是誤聽人言。中了人家離間我們弟兄之計。日久見人心。請大哥暗地查察。自會皂白分明。彭參將聽言有理。回頭轉責張汶祥。抱怨他不該無風起浪。張汶祥道。我果然謊言哄你。你也該查察查察。過了幾日。彭參將向張汶祥道。三弟。你的話真不錯。我已查察出形跡來了。可如何辦理。張汶祥道。如此不賢之婦。那裏還是你的老婆。他們既然打得火一般熱。爭也沒用。索性把那婦人趕出了。你我遠走他方。到別處去安身立命。這裏再也不能留。彭參將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我知道了。當下索性慷慨把妻子贈給了馬二弟。馬新貽待到彭大哥。自然格外的親熱。格外的要好。張汶祥屢次催他走。彭參將戀着一官。遷延不決。一日。馬新貽上謁欽使。密稟降賊彭某。心懷反覆。不可不防。請誘到大營。因事除之。回來卽向彭參將道。欽差愛大哥忠勇。向我借調。我已應允。遂給與文書。叫他卽日動身。彭參將快活異常。張汶祥失聲道。哎呀。性命休矣。再四阻擋。彭參將做官心熱。那裏阻擋得住。張汶祥大哭一場。就此不別而行。彭參將到大營當差。不到半個月。就犯了軍法被誅。馬新貽却官星顯露。一帆風順。由藩臬而巡撫。由巡撫而總督。官高爵顯。富貴榮華。過那逍遙日子。彭妻寵擅專房。這一年。馬妻病歿。馬新貽就把他扶了正。居然一品夫人了。却說張汶祥得着彭大哥凶信。大哭道。大哥你含冤身死。待兄弟與你報仇雪恨。張汶祥有一部祕書。名叫拳經。上有各種祕方。靈驗非凡。當下就披書檢方。檢着一張煉毒藥方的方子。於是照方製煉。煉成一柄一寸闊五寸長的毒藥鋼刀。這柄刀利害無比。刺着人見血封喉。無藥可解。張汶祥煉成之後。先拿條狗來試刀。果然見血立死。靈驗非常。有人問他。他回我要殺一匹劣馬呢。馬新貽從浙江巡撫。升任兩江總督。張汶祥潛踪默伺。行刺過三四回。都沒有成功。有一回馬新貽到廟行香。張汶祥伏身神案之下。突出行刺。馬新貽大喊拿刺客。幾乎被他拿住。一日。轅門上送進一角公文來。封印模糊。驗不出是那一個衙門印章。拆開瞧得。並無文書。祇畫着一匹死馬。急命抓住送文書人。已經不知去向。到了七月二十七日。這一日。是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新貽親臨校場較閱箭馬。校場在衙門之

右有箭道可以通衙門的後便門。馬新貽較射完畢。卽由箭道步行回衙。將入便門。忽有人跪伏道左。求助川資。新貽閱稟。乃是一個武秀才。同鄉人。隨道。我已資助過兩次。爲甚還不去。語還未畢。右邊有人大呼伸冤。如飛突至。正欲詢問。那人左手拉住新貽衣角。右手出雪亮毒藥小刀。向馬新貽胸前直刺進去。馬新貽纔說得一聲。我被刺痛。得跌倒在地。材官聞聲奔集。捉拿刺客。刺客笑道。我張汶祥不是逃走的人。不庸捆得。材官不聽。捆縛了刺客。并把那武秀才也鎖了。一并交於江甯縣熬審。那馬新貽抬入上房。已經不能言語。執住妻子的手。就此斷氣。死後拔出刺刀。見深入胸中四寸。刀已剝曲如鈎。那淌出來的血。都是紫黑色。馬夫人知道此案審明。與自己聲名大有關係。遂也懸樑自盡。這日漕臺張之萬到了。親提刺客。細心審問。張汶祥供是河南汝陽縣人。馬新貽如何如何奸詐。如何私通盟嫂。毒害盟兄。自己如何煉刀。如何行刺。立志替彭大哥報仇雪恨。千里間關。候伺兩年。今日得償吾願。死而無怨。侃侃而談。不瞞一字。張之萬大驚失色。向幕友道。似此口供。如何好上奏朝廷。於是改供說張汶祥始爲粵匪所虜。繼而逃至甯波。以押當貿易自給。並與諸海盜相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撫浙。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仇。汶祥又有妻爲人誘逃。汶祥追而執之。稟訴巡撫。求追繳失物。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斥其訴。其後汶祥妻又謀逃逸。汶祥迫令自殺。旣而怒言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改供出奏。無非爲馬新貽彌縫惡德。不意言官交章論劾。於是朝廷又派刑部尙書鄭敦謹南下審問。欲知鄭尙書如何審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立德宗太后再垂簾 改俄約小侯爭公理

話說鄭敦謹到了南京。提出張汶祥重行熬審。審畢之後。很是敬汶祥的俠義。便欲據實奏聞。總督曾公力持不可。道。小民賊害大臣。倘然得邀寬典以後。亂民更多。大臣豈不人人自危。史遷傳游俠。是獎亂民勾當。現在主聖臣

賢。政治清明。此風斷不可開。於是仍照原審定案。把張汶祥凌遲處死。時同治十年二月十五日也。鄭敦謹回京覆旨。此時宮中正在豫備穆宗大婚的事。各部院中。禮部與鴻臚寺。最爲忙碌。鄭敦謹的刑部是不相干的。只好看人家忙是了。原來穆宗已經一十六歲。長得豐裁俊美。氣宇軒昂。兩宮太后便替他提議婚事。這一個消息。纔一傳出。各滿蒙世家有女孩子的。便紛紛報名入籍。聽候選擇。兩太后精心選閱。不到半個月。心裏都有了人。東太后選中了狀元崇綺之女。年十九歲。西太后選中了都統鳳秀之女。年十四歲。相持不決。東太后道。皇后統率六宮。母儀天下。我看年長的好。西太后道。鳳女年紀雖輕。倒很賢明婉淑。東太后道。既是這麼。就冊封他做了貴妃罷。西太后道。不知皇帝心中如何。很該問他一聲。隨呼穆宗入內。西太后道。現在給你選后選妃。鳳女秀麗。崇女穩重。我們定下一妃一后。你看誰該做后。穆宗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崇女穩重。且又年長。自然該做皇后。西太后嘆道。也是崇女的福氣。沒得說了。於是皇太后特降懿旨。立崇綺女阿魯特氏爲皇后。詠吉於同治十一年九月。舉行大婚典禮。大婚之後。兩宮皇太后就撤簾歸政。穆宗始親理庶政。年輕的人。究竟喜動惡靜。穆宗時常出宮閒遊。不免沾花惹草。路柳牆花。究不比瓊芝瑤草。可憐風流天子。早染了梅毒。患起楊梅毒瘡來。命軍機大臣李鴻藻代批章奏。一天重似一天。延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竟然大行去了。皇太后特降懿旨。立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滉。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卽繼承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卽以明年爲光緒元年。又降旨封皇后爲嘉順皇后。把御宇十三年。的穆宗。一筆勾銷。不立孫而立子。此種奇異舉動。都是西太后一個兒的主張。貪立幼君。不過爲二次垂簾地步。自有一班仰承風旨的大臣。奏請兩宮重行垂簾。偏偏天子之父醇親王。孤忠耿耿。上了一個憤懣不平的乞休摺子。奏稱奴才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觀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奴才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

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奴才受旃幃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旣矣。等語。旨准開去各項差使。以親王世襲罔替。却說新皇帝卽位。改元光緒。是爲德宗。德宗幼小。依舊是兩宮太后垂簾。這位德宗。真是時運不齊。命途多舛。纔一登位。就發生一樁中英交涉。英國的翻譯官名叫馬嘉理的。持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護照。到緬甸去迎接由印度派來的副將柏印等。遇見之後。折回雲南。光緒元年正月。馬嘉理行到騰越廳屬蠻元地方。被土人殺掉。英人就大起交涉。指爲由雲貴總督岑毓英所指使。要挾多端。朝廷派李瀚章入滇查辦。又派薛煥幫同辦理。瀚章到滇詳細調查。盡得真相。覆奏到京。言馬嘉理由緬還滇。中隔野人土司地界。該處向多匪徒。與野人勾結。劫掠行旅。當馬嘉理由滇赴緬時。由地方官妥爲護送。嗣由緬還滇。未經知會地方官。致匪徒伺隙。乘機劫殺。地方官並無調兵阻止。及指使戕害情事。不意英人無意尋事。英使威妥瑪偏執一面之詞。與總理衙門王大臣會議。定要把全案人證。提京覆訊。總理衙門不答應。英使決然出京。大有棄好尋仇的氣概。朝廷大驚。因李鴻章前回辦理天津教案。十分得手。確是洋務老手。傳旨俟英使到津。就近與之互商。李鴻章奉到旨意。等候英使。左等不來。右等不見。後來知道威妥瑪已到煙臺。只得移檄就教。趕到煙臺。與英使商議。威妥瑪堅執事由岑毓英主使。非把全案人證提京。實無其他辦法。李鴻章見英使恃強逞蠻。無理可喻。想出一個法外之法。此時恰巧俄德美法等國的使臣。都在煙臺。遂邀同了公同解勸。於是各國公論。都以岑督主使。絕無確實憑據。提京一節。頗非至當。威妥瑪細於公論。纔允另議辦法。於是訂定會議條款三端。專款一條。第一端。昭雪滇案。第二端。駐京大臣及各口領事與中國官員往來之禮。及審辦案件交涉事宜。第三端。通商事務。又擬明年派員赴西藏探路。請給護照。列爲專款。辦理完結。專摺奏聞。奉旨准如所請。這就是煙臺條約。又因英商在上海築造吳淞鐵路。經江督與英領事交涉。總理衙門與英使交涉。都不得要領。也由李鴻章與威妥瑪開議。議定以銀子二十八萬五千兩買斷。行止聽中

國自便。李鴻章又與沈葆楨會奏。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兩國。學習製造駕駛。這一年。始派遣郭嵩燾等爲出使大臣。分赴英法日本等國。又允李鴻章奏請。於陸路設立電線。各種洋務。次第興辦。這時光風氣未開。不論外交內政。交通工商。凡是新式事業。都稱做洋務。那各種洋務中最棘手最難辦的。就要算着中俄交涉。爲了收還伊犁的事。特派都察院左都察史崇厚爲全權大臣。到俄國開議。俄人議以伊犁歸還中國。要求償還兵費二百八十萬。割伊犁西界數百里與俄。又割南界數百里。跨天山以隔南八城。并開口岸多處。從陝西直通至漢口。其他損失權利之處尤多。崇厚全都應允。跟他立約十八條。朝野駭然。廷臣交章論劾。於是撤崇厚歸國。命曾紀澤爲出使俄國大臣。改議崇厚所議。收還伊犁條約。這會紀澤是曾國藩的兒子。學貫中西。識通今古。是中興後第一等人才。當下曾紀澤到了俄京。行文俄國外部議改崇厚之約。俄人以崇厚爲頭等全權大臣。曾紀澤祇不過是二等公使。拒不與議。又欲派他的海部尙書。到北京來開議。駐京俄使也以去留相要挾。一面調派兵船游戈中國海面。一面增加邊防人馬。聲勢很是利害。無奈這會紀澤。非尋常欽使可比。不屈不撓。不剛不柔。持着正理。心平氣和的與俄人反覆辨論。往反磋商。十八個將軍。擡不動一個理字。俄人只得應允。商議完結。計改去前約。共有七端。一、歸還伊犁南境。二、喀什噶爾界務。不據崇厚所定之界。三、塔爾巴哈台界務。照崇厚明誼所定兩界之間酌中勘定。四、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刪去。五、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專條廢去。六、添設領事。僅於吐魯番添設一員。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七、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事。改均不納稅爲暫不納稅。此外不過添償盧布四百萬圓。曾小侯飛奏北京。奉旨允准。并獎他辦理非常妥貼。曾紀澤覆奏言。此次俄人輕棄已得之權利。全由俄土戰後。財殫力竭。其君臣雅不欲再啓釁端。故得從容商改。和平了結。若議者以爲俄強大之國。尙不難遣一介之使。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外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來必有成其弊者。朝廷優旨報聞。隨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日本使臣妥商球案。原來光緒五年。日本出兵攻滅琉球。夷爲沖繩縣。中國與他爭執。

日本不理。美總統格蘭德從中排解。有割島分隸之說。日本因與中國所訂約章。沒有一體均霑條文。與泰西各國不同。想欲乘此機會。援照加入。却把琉球南島歸隸中國。中政府因爲俄事未結。南島枯瘠。暫緩開議。現在俄事已結。下旨以劃分兩島。於存球祀一層。未臻妥善。命與日使議結。不意日使穴戶璣悻悻而去。命沿海各省嚴行戒備。那裏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鮮國忽又大亂。攻打日本使館。殺死日本人數名。原來朝鮮王李熙也。同德宗一般。以旁枝入承正統。那國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是應。却非醇親王可比。總攬朝綱。威福由己。後來國王親政。王妃閔氏用事。閔族執了政。是應就此失權。不免怏怏怨望。到光緒八年。朝鮮兵士爲了缺餉譁變。奉李顯應爲主。揚言入清君側。統兵進京。逢人便殺。朝鮮大臣死於非命的不知凡幾。並攻破日本使館。殺死了幾個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殺入王宮。殺死了王妃。囚禁了國王。無法無天。亂到不可收拾。警報傳到天津。總督張樹聲知道此亂鬧的不小。立遣海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着兵輪駛往。陸軍提督吳長慶。統着陸軍。飛往漢城平亂。天朝海陸大軍到了漢城。朝鮮亂黨早已望風潰散。吳長慶設計誘李是應到營。送歸天津。張樹聲飛奏北京。朝命免其治罪。安置在保定蓮池書院。後因朝鮮王再四懇請加恩。釋放回國。吳長慶遂率所部留駐朝鮮。這都是後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法越交關牽連大局

日韓訂約誤盡蒼生

話說光緒十年。是慈禧太后五旬萬壽。彼時慈安太后已經去世。慈禧獨個兒臨朝。憂勤半生。借這萬壽便思大開慶祝。很很快活一回兒。不意煞風景的法蘭西。偏偏不早不晚。在這萬壽之年。跟中國開起釁來。原來中國屬國之中。有一個越南國。又叫做安南。有舊阮新阮兩黨。嘉慶年間。越南舊阮王從南圻起兵。絕新阮爭國。借了法國的兵力。把新阮滅掉。借兵的時候。原許酬他金錢。事後纔給得一半。法人已經不大高興。到了咸豐年間。偏又殺害教

民。惹起了釁端。與法國開仗。無仗不敗。無戰不輸。到了同治元年。纔立約講和。割去南圻外三省。是嘉定、邊和、定祥。送於法國。同治十二年。法越再開兵衅。再訂和約。又把永隆安江河仙內三省。割歸法國。於是南圻全爲法踞。改嘉定爲西貢。成爲大埠。光緒八年。法人欲實行紅河通商。這紅河就是富良江。又叫做珥江。發源於雲南的元江。爲北圻最大之江。這北圻地方。有一個劉永福。咸豐年間。聚衆於廣西。號稱黑旗兵。爲官軍所逼。走入越南。越南王招撫其衆。封劉永福爲三宣副提督。管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遂於保勝地方設卡抽稅。越王不能制。只好聽其自行收稅。養兵。法人以爲有礙通商。必須驅除掉。并因法越和約內有代出賞勦匪之條。遂以兵船駛入東京。命河內總督讓出故宮。與法人屯兵。總督不從。法人立把總督拘留起來。這年三月裏。攻陷了河內。光緒九年二月。又攻陷南定。一到夏季。河陽、廣安、甯平三省。都被法人所佔。此時劉永福駐軍在山西。跟法人開仗。倒是屢戰屢勝。法人沒法。只得另派兵船。攻打東京。順化河岸的炮臺。一陣攻下。恰值越南王阮福時病故。養子三個。立了個最長的。臣民羣起廢立。推立故王之弟阮福昇爲君。法人逼脅立約。權利盡失。阮福昇旋即仰藥自殺。國人又立阮福時的第二個養子阮福膺。年纔十二歲。受脅未能自振。法越警信。傳到北京。慈禧太后。與王大臣等商議。越南久列藩封。未便坐視不救。中法素敦睦誼。何可輕啓釁端。於是一面暗地裏接濟劉永福軍火。一面命雲南巡撫唐炯。駐紮山西。廣西巡撫徐延旭。駐紮北寧。相機援助。命李鴻章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節制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防務。偏偏法人屢有責言。於是改命李鴻章到上海。與法使脫利古商辦。脫利古聲言將乘兵船入京。改命李鴻章還任直督。偏偏脫利古又揚言到廣東。於是命彭玉麟赴粵。會同督撫辦理海防。一面叫會紀澤與法國外部大臣沙美拉古費理等交涉。總理衙門及李鴻章。與法使寶海脫利古等交涉。往復辨論。都無成議。那前敵的事情。廣西巡撫徐延旭。奉命出關。自己駐在諒山。叫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守在北寧。及至法兵來攻。全軍潰退。北寧就此失守。敗報到北京。降旨徐延旭、黃桂蘭、趙沃。都革職拿問。命潘鼎新爲廣西巡撫。王德榜爲廣西提督。那唐炯奉命出關。未奉諭旨。率行回省。

以致官兵退紮。山西失守。也得了個革職拿問的處分。改命岑毓英出關督師。此時法軍連克山西北甯。軍威大振。越南臣民。望風降順。李鴻章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那裏商議得下。經稅務司德瑾璘。竭力調停。恰好朝旨叫李鴻章通盤籌劃。酌定辦法。隨授爲全權大臣。於是李鴻章與法將福祿諾。議訂五款。大旨爲不侵犯中國南界。撤還北圻各防營。不索賠款。不傷中國威望體面。其餘詳細節目。俟法國別遣大臣。前來會商。福祿諾臨走。言擬派隊巡查越南邊境。李鴻章竟然不曾奏聞。所駐派在保勝的岑毓英。駐在諒山的潘鼎新。奉到朝旨。正欲把北圻各防營。調還關內。法將已借巡邊爲名。風馳電掣的撲將來。水來土掩。將到兵迎。潘鼎新自然開炮迎敵。萬衆一心。倒連打四五回勝仗。法水師提督孤拔。督領兵輪。駛來福州馬尾。大有占踞地方。索償兵費的氣概。法使巴德諾。却還逗遛在上海。朝廷於是把李鴻章申傳旨飭。改派曾國荃爲全權大臣。叫與法使巴德諾。會議詳細條約。並派陳寶琛爲軍辦。不意巴德諾送來照會。要索多端。十分強硬。曾國荃祇允他給撫卹銀子五十萬兩。此時朝廷正在力圖振作。把恭親王等一班軍機大臣。全數斥退。另命禮親王等。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差不多是內閣改組。現在因法使照會無理已甚。一意主戰。把曾國荃傳旨申飭。這麼一來。法艦就高扯紅旗。攻陷台北基隆炮台。又進攻滬尾炮台。却被提督劉銘傳擊退。法國使臣謝滿祿。始下旗出京。此時法兵分水陸兩路。水路用的是兵輪。在沿海各省蠶擾。法提督孤拔。把兵輪駛入馬尾。開炮轟擊中國的兵船炮台。跟他對仗。都受了老大的虧。法船雖勝。究因船少人單。退出了口子去。中國的水師總兵吳安康。率着五艘南洋兵輪。往援臺灣。在浙江洋面。遇着法國兵船。開炮轟擊。戰了許久。自己炸沉兩艘。其餘三船。退入鎮海口。法艦跟蹤而至。就此攻打鎮海。却被炮臺守將。開炮轟退。講到陸路。法軍都在越南北圻地方。中國派出潘鼎新。倒是個智勇雙全的良將。法軍屢次攻撲。都被他奮力殺退。直到光緒十一年正月。法軍大隊猛攻。潘軍部將提督楊玉科等。力戰陣亡。方纔敗走。諒山纔被法軍得去。此時滇粵各軍。還力攻宣光未退。并在臨洮地方。大破法軍。提督馮子材。蘇元春。王孝祺等。率兵出鎮南關。轉戰而前。鋒銳異常。不過一月。

開來。早把諒山克復。法國的陸軍。雖然不得逞志。他的海軍。却以臺北爲根據地。得寸進尺。進陷澎湖。朝廷見用兵以來。時越兩年之久。雖然互有勝負。究屬得不償失。現在諒山大勝之後。經總稅務司英人赫德。竭力排解。正好乘勝收兵。於是准與法人議和。下旨叫越南臺灣等處。定期停戰。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使巴特納。在天津會議。越南新約。共計十款。議得法兵退出基隆澎湖。不索兵費。法兵永遠不得過北圻。與中國邊界。中國亦不得派兵。前赴北圻。和局既定。命李鴻章籌議。大治海軍。增拓船廠。一面訓飭封疆大吏。如有仍蹈舊習。瞻顧因循者。一經查出。輕則立予罷斥。重則分別治罪。當法越交關。中國馬江戰敗。當兒藩屬朝鮮。國中有金玉均洪英植等。非常大變。却說朝鮮自古服屬中國。清太祖崛起東土。先與朝鮮約爲兄弟之邦。後經五次征討。纔把他收爲藩屬。入關之後。撫有華夏。對於朝鮮。便照着唐宋元明舊例。羈縻勿絕而已。中國五口通商之後。俄法英美日本。都向朝鮮要求立約通商。朝鮮一概推在中國身上。俄法等國。便都轉頭向中國說話。李鴻章派遣員馬建忠。替朝鮮與各國訂立約章。內中祇有日本一國。一心注念。死纏着朝鮮。不與中國開口。年年派使。歲歲通書。朝鮮始終拒絕。日本使臣含垢忍辱。連着上書二十四次。譬說百端。朝鮮終是不理。光緒元年。日本軍艦一艘。測量朝鮮海岸。軍艦放出的舢板船。行過永宗島。島上炮臺開炮轟擊。軍艦還炮。轟壞了堡壘。明年日本。遂派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大臣。率兵船六艘。向朝鮮問罪。且脅使結約。於是朝鮮沒法。與日本訂立日韓修好條規十二款。第一款就是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國有平等之權。在中國人眼光裏。以爲日本甘心與我們屬國平等。足徵恭順。那裏知道自主平等之約。一訂。日本便不認中國是朝鮮的上國了。日本就在朝鮮。建築公使館。大院君之亂。日使館被焚。日本人被殺。中國派兵平亂。俘獲大院君。到天津日本。也派兵入仁川。於是日韓重訂濟物浦條約。內有償金五十萬圓。日使館准自設兵守衛兩條。這時光中國提督吳長慶。守淮軍四千。防守漢成。專管軍事。同知袁世凱。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朝鮮的內政外交。一切都在中國手裏。於是朝鮮國中。遂有了兩個黨。一個是中國黨。大半都是

在朝官僚。一個是日本黨。大半都是在野志士。光緒十年。中法開戰。中國在馬江打了個收仗。朝鮮人於是更有輕視中國之心。日使竹添進一郎忽然回國。九月再來漢城。忽然把濟物浦條約所得的償金五十萬。提出四十萬。退還朝鮮。聲言以良好的友誼。助其行政改革之用。朝鮮人很是感激。這年十一月。日本在漢城所設的郵政局。舉行落成之禮。朝鮮貴顯及各國領事都到。獨日使竹添託故不至。酒至半酣。忽報比鄰火起。座客驚散。亂黨蠢擁而入。號稱中國黨的大臣閔臺鎬。趙甯夏。李祖淵。尹泰駿。韓圭稷。閔泳穆。柳在賢。全都被刺身死。日本黨的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馳入宮門。大呼清兵作亂。日使竹添牽領日兵一中隊。口稱入衛。擁朝鮮王到別殿。要把他送到仁川去。朝鮮王爲失了王妃太子所在。涕泣不肯走。次日。中國駐防提督吳兆有。統兵到宮。護朝鮮王到大營。日使竹添快。快歸國。金玉均等都跟着他逃了日本去。竹添臨走。把使館放了一把火。驚報到北京。朝廷特命吳大澂。續昌前往查辦。次年。日本特遣尹籐博文爲正使。西鄉從道爲副使。到中國商議朝鮮事情。朝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即在天津與日使開議。議成三款。一是中日兩國。皆撤退朝鮮駐防兵馬。二是兩國皆不得派員爲朝鮮軍隊教習。三是朝鮮倘有內亂。兩國中無論何國。派兵前往。必須先行互相知照。於是在朝鮮的中國駐防兵。就此拔隊回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靖內亂朝鮮請援救 爭自主日本起齟齬

話說日使天津議約之日。正法軍諒山攻陷之時。一言表過。却說中法一訂和約。法人就南據越安。內中却惱了一國。這一國就是和中國第一個翻臉的英吉利國。英人見法國安穩穩霸佔了越南。未免眼紅心熱。於是即從印度地方。點兵派將直向緬甸進發。斗大的緬甸國。那裏能與英兵相抗。自然無戰不敗。無城不失。摧枯拉朽。不多幾時。緬甸全境。都變成了英國世界。警信到北京。朝廷以緬甸爲朝貢之邦。命駐英大臣曾紀澤。與英國外部據理。

交涉。初議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貢之例。英人不允。祇允由英國駐緬大員。按期遣使費獻儀物。另行派員先定分界。再議通商。強弱形勢既殊。只得權時忍耐。偏偏英人見中國遇事通融。竟然得步進步。在西藏地方。又生起交涉來。西藏有兩國藩屬。一個叫哲孟雄。一個叫布魯克巴。乾隆年間。哲孟雄爲廓爾喀所逼。渡過藏曲大河。達賴蕭嘛動了慈心。將日納宗地方。給與管理。現在英人由印度窺藏。先把哲布兩部收爲保護。藏人懼英人之逼近。并恨哲孟雄私結英人。遂欲攘奪哲布兩部之地。即在哲部隆吐地方。設立卡房。英將麻葛崑聞報。卽欲帶兵入藏。與藏人見一個高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得着警報。忙與駐京英使交涉。叫英兵停止入藏。一面飭令藏人趕緊撤去隆吐卡房。偏偏駐藏大臣文碩。不識時務。覆稱地爲藏地。撤無可撤。朝廷立刻下旨。斥其迂謬。先行撤還。派長庚爲駐藏大臣。這裏移文訓示。往返傳遞。英人已經等候得不耐煩了。派使攻撲。只一陣就把吐隆卡房燬掉。藏兵戰不過。自行退還。英人遂把哲孟全部收取。西藏人以爲西藏亡在旦夕。統兵萬餘。拚命往攻。西藏蠢笨的土兵。那裏擋得住。英人精利的軍器。拚命白白是送命。結果是全行潰敗。倒惹得英兵乘勝殺入。咱利亞東朗熱等要隘。同時失去。駐藏大臣升泰。知道禍越闖越大。趕忙派員。赴邊阻止英兵。自己接着趕去。與英員保爾會面。商議界務。這升泰真也能幹。一到藏邊。不問是非曲直。先把藏兵勒令解散了。朝廷很是嘉許。立授他爲全權大臣。到孟加臘城。與英國印度總督蘭士丹。會議成藏印條約八款。承認哲孟雄全歸英國管理。并定藏哲分界時。光緒十六年庚寅歲也。中國自法越之役。知道海軍爲防守海疆。最要的東西。遂在京中設立海軍衙門。定議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此外分年次第興辦。命李鴻章專司其事。於是購船鑄炮。築臺建塢。聚精會神。勞心竭力。首尾十年。稍稍粗具規模。到光緒二十年四月。中興老臣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欽奉諭旨。調集南北洋海軍會操。並周歷旅順等處。校閱沿海陸軍及各處炮臺船塢等工事。無不稱心滿意。覆奏盛稱技術純熟。行陣整齊。及臺塢等一律堅固。奉旨李鴻章着交部議敘。以中國這麼的大海軍。這麼的強。總可稱霸東亞。雄視一偶。不意纔祇一月開來。朝

鮮國裏有了東學黨之亂。中日齟齬。中國海軍之威。就此一掃而空。到底是器械不精。還是人才缺乏。看官自能評判。不用做書的饒舌。却說朝鮮國君暗臣庸。刑苛賦重。不要說上無善政。簡直是民不聊生。於是該國慶尙道慈仁縣地方。有一個崔福成。創了一個什麼東學黨。刺取儒佛老諸說。招人入黨。朝鮮人靡然風從。起初不過是慶尙一道。漸漸蔓延。忠清全羅諸道。全是東學黨勢力範圍。本年三月。就在全羅道古埠縣地方。樹旗作亂。該國發兵征討。連戰皆敗。東學黨攻陷了全州。大有直搗王京之勢。朝鮮政府大震。朝鮮王李熙遂向中國駐韓委員袁世凱求救。袁世凱一口應允。立刻拍電到天津。請北洋大臣火速發兵來救。北洋大臣李鴻章。立即奏派提督葉志超。總兵聶士成。帶兵三營。星夜東援到牙山紮下營寨。一面叫駐日使臣汪鳳藻知照日本。那裏知道日本外部照覆到來。真是行於意料之外。中有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非但如此。日本一面不認朝鮮是中國的藩屬。一面飛調海陸軍。直入朝鮮京城。那東學黨瞧見中日兩國大兵壓境。早嚇得棄下了全州。躲的無影無踪。此時北京的總理衙門。東京中國使館。爲了朝鮮屬國問題。忙亂着跟日本打筆頭官事。其實朝鮮爲中國藩屬。日本豈有不知。這是他明明有意挑釁。可憐手掌兵權的李鴻章。還不知調集海陸軍。爽快快幹一下。日本却已眼明手快。派軍艦七艘駛入仁川。并以陸戰隊四百。大炮二門。護送他的公使大鳥圭介入漢城。接着大隊日軍陸續到齊。大鳥圭介開手先責朝鮮獨立自主。勿認爲中國藩屬。上政綱五條。逼他立刻施行。朝鮮的本黨。個個彈冠相慶。上書日使。求調日軍保護王城。廢王妃。起大院君再攝政。圭介採用了二策。不過廢妃一策。暫緩施行。日兵進了王宮。朝鮮政事。全歸日人掌握。盡黜舊官。建設一個議政府。八個大衙門。官制悉照日本。即以日本黨人充當。袁世凱瞧見勢頭不妙。急忙抽身逃出。可憐李鴻章直等袁世凱逃回天津。訴知一切情形。纔慢吞吞的派兵點將。租了英商高陞船。載兵兩營援牙山。行到半途。被日軍開炮轟沉。并擄了去中國的操江運船。葉志超在牙山。也被日本陸軍殺敗。退趨公州。此時中國派出之將。提督馬玉昆統的是毅軍。左寶貴統的是奉軍。衛汝貴

統的是淮軍的盛軍。豐伸阿統的是奉天的盛軍。都由陸路渡鴨綠江。到平壤。葉志超也率軍繞王京北走。到平壤與諸軍會齊。各軍營制不同。軍械各別。你用德國炮。我用英國槍。所以此營的子彈。彼營不能適用。并且統帥都是提鎮大員。名位相等。彼此不相統屬。偏偏提督葉志超。會得諱敗爲勝。鋪張戰績。蒙奏朝廷。朝廷信以爲真。就把他拜爲總統。似這麼敗軍之將。做了各軍的統帥。自然再不會有好事。情幹出來。這平壤是朝鮮的舊京。城垣壯闊。縣延有到十餘里。各軍合計共有一萬四千餘人。都屯聚在平壤一處。諸將帥沒一日不置酒高會。大言炎炎。以爲倭子即日蕩平。行見封侯之賞。把最要的據守要隘偵探敵蹤各事。全置諸腦後。好似日軍行將自斃似的。那些軍士見將帥不理營務。更是無法無天。四出殘掠。擄役壯丁。廣漁婦女。朝鮮人民。大大失望。統帥葉志超庸懦無能。毫無布置。不過在平壤城內外。築壘自守罷了。看官。做書的當時。年已十七歲。內審兵力。外察形勢。知道中國的兵。雖沒有日本的精。那兵輪炮械。却在在居日本之上。因爲日本都是木質兵輪。中國却有鐵甲兵輪呢。當時曾獻一圍魏救趙之計。把朝鮮全國。儘日本去擾。飭平壤各軍。嚴守要隘。只要把日軍牽制住。一面把南北兩洋的海軍。分做兩大支。一支游弋本國海疆各口。往來梭巡。以固根本。一支却開輪飛駛。徑攻日本三島。日將在外。聽得本國震動。自然回兵援救。中國平壤各軍。乘勢殺出。定然得着全勝。彼時日本軍備。沒有現在的充足。吾策倘然採用。朝鮮定可保全。可憐李鴻章老眼昏花。笑吾童駭。竟不採用。這也是定數在天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葉總統兵潰平壤城 丁軍門命畢劉公島

却說葉志超在平壤築壘自守。流星探馬飛報軍情。一日緊似一日。纔與諸將商議分地防守之計。左寶貴豐伸阿江自康三將。專守平壤城的北面。衛汝貴專守城南。并迤西南隅一帶。馬玉昆專守城東。大同江東岸。再派聶桂林領了本部人馬。往來東南兩面策應。葉志超自己專守城西一帶。分派定當。左寶貴立牽本部人馬。駐紮城北山。

頂守住玄武門。葉志超因是統帥。住在城中調度。八月十三日。日軍前鋒已抵大同江東岸。十四十五兩日。日軍到的愈多。兩邊遂開槍激戰。屢進屢退。不過互有勝負罷了。到十六這日。日軍大隊到齊。分枝猛進。共計分爲四大枝。包圍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而抵平壤東南。這是由大道而來之敵。一枝也從王京西北而至黃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而至江西甌山。以襲平壤西南一面。一枝由王京東北而至江東縣。渡過大同江。以襲平壤北面。一枝從他的本國而來。自元山登岸。埋伏在平壤西北大道。專截中國兵的歸路。四枝日軍都約定十六日。在平壤會齊。中國兵只知守在附近城垣所在。不過大同江東岸。有馬玉昆一軍把守着。那裏料得到日軍。竟然四面八方的殺將來。這日軍高踞城北山頂。左寶貴督衆奮爭。幾回撲上。幾回都被大炮打退。諸將帥睹此情形。始慮後路將絕。齊向葉統帥問計。葉志超道。平壤西北的大道。是我軍的歸路。不會派軍把守。真是失策。現在不庸說了。大家辛苦點子。突圍而出。回到本國。再做道理。左寶貴道。日軍新來。吾軍歸路既絕。便當人人致死。義無反顧。說着。便督衆扼守玄武門山頂。此時日軍分道來撲。外三重營壘。與內重之西面一壘。先被攻破。內重牡丹臺一壘。據着全城形勝。左寶貴誓死力守。不意炮子飛來。左帥竟然中炮身亡。中國兵發一聲喊。齊都潰散。日軍遂從玄武門入城。這日。四路日軍。不過由大道而來的那一枝。被馬玉昆拚命殺退。但是玄武門已經失守。統帥葉志超。已於城上徧插了白旗求救。這一夜。葉志超率領諸將。棄下平壤城。望北而逃。逃到山隘內。遇着伏兵。槍炮排轟。中國的潰兵。真也可憐。指望逃生。恰恰就死。回旋槍林彈雨中。死者不計其數。平壤的軍儲糧餉。盡被日軍得去。葉志超逃出了險路。狼狽不堪。經過安州定州。皆棄下不守。敗報到北京。下旨葉志超衛汝貴革職拿問。改命宋慶總統諸軍。徧徧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平壤陸軍潰敗之日。正大東溝海軍失事之時。原來六月底邊。北洋海軍濟遠廣乙等艦。爲了護送高陞船運兵船。赴牙山。在豐島西北。遇着日本兵艦。日艦開炮轟來。沒奈何。只得還炮相答。濟遠艦虧得見機。逃得快。逃回了威海。幸喜不曾受傷。廣乙艦拚命對戰。受了重傷。着火焚燒。擱在海岸淺灘。此時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軍。在威海衛。

堵塞口門。專爲防守計畫。朝廷屢令巡弋洋面。汝昌覆奏。總是遵旨出巡。未遇敵艦。其實日艦時來窺探威海。丁汝昌匿住不奏而已。八月十三日。丁汝昌統率全軍。纔抵旅順。就接到電旨。叫護送銘軍十二營到平壤去。從鴨綠江登岸。凡商船五艘爲運船。海軍全隊十二艘爲翼護。幸喜一路平安。十七日。安抵大東溝。眼看銘軍登了岸。於是十二艦轉舵預備駛回旅順銷差。也是惡時惡日。大致時憲書上。有什麼凶神惡煞。總是不宜出行的。並非我陸士譚調侃他。當了海軍將帥。這麼畏敵如虎。還有什麼好結果。當下十二艘兵艦。纔駛出大東溝口外。就與日本海軍全隊遇見了。中國戰艦是十艘。分爲五隊。鎮遠定遠兩鐵甲艦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丁汝昌居在定遠艦督戰。平遠廣丙兩艦。開戰之後始來會陣。共計兵艦一十二艘。日本兵船也是十二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爲司令官。兩軍開戰。炮彈魚雷。互相競射。全海沸動。聲勢滔天。輪聲潮聲。炮聲魚雷炸裂聲。兵船中彈火起聲。聲聲壯烈。海水被魚雷激起。宛如鯨魚噴水。此時揚威超勇兩艦。已經中彈火起。超勇立即沉沒。陣勢漸亂。致遠管帶鄧世昌。是廣東人。素性忠勇。見敵陣中祇有吉野一艦。速率最大。心想轟沉了吉野。敵軍定然奪氣。便對準了吉野開炮。偏偏吉野駕駛靈捷。翱翔迴旋。打中炮子很少。又不在要害處所。本艦炮子已盡。只剩得一個彈子了。鄧公憤火中燒。把炮子裝好。且不轟放。親自把挖。開足了機電。一般駛將去。突浪衝波。想把吉野衝沉。本艦與他同歸於盡。偏偏這吉野艦比鬼還靈。知道致遠拚命。竭力的駛避。一面連放魚雷。致遠不幸中了一雷。船底炸裂。就此沉下海去。鄧公雄心不死。致遠艦沉到海中。忽從海底轟然發出異响。乃是發一炮。臨命告絕之炮。看官。要是海軍將帥。個個都如鄧公那般忠勇。那裏會一敗如灰。可憐鄧公殉難之後。濟遠艦第一個轉舵飛逃。心慌意急。撞傷了揚威艦的舵葉。揚威艦措手不及。沉下了海去。廣甲見濟遠逃走。也跟着駛逃。手忙脚亂。擱淺了行不動。接着敵炮飛求。定做炮巴子。也被轟沉入海。靖遠經遠來遠支持不住。也駛出戰陣。敵艦追來。經遠也被轟沉。可憐巍巍海軍艦隊。此時戰陣中祇剩得鎮遠定遠兩艘鐵甲艦了。被日艦團團圍住。轟

炮攻打戰到夕陽落海。定遠也身受重傷。日艦懼怕魚雷襲擊。解圍南去。兩鐵甲艦總得駛回旅順。於是以臨陣先逃。把濟遠管帶方伯謙斬首示衆。檢點軍艦。失掉五艘。所存不過鎮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七艘而已。且都身受重傷。亟須入塢修理。北京接到敗報。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命拔去三眼翎。褫去黃馬褂。一面命宋慶率毅軍從旅順出發。劉盛休率銘軍從大連灣出發。依克唐阿率鎮邊軍從黑龍江出發。都到九連城防守。這九連城與朝鮮的義州。隔水相望。兩國以鴨綠江爲界。江南是朝鮮的義州。江北是中國的九連城。此時平壤敗歸諸軍。也都北渡鴨綠江。駐紮在九連城。因此九連城地方。宋慶依克唐阿劉盛休合了平壤敗歸的各軍。約有七十餘營。除依克唐阿一軍之外。皆受宋慶節制。講到九連城形勢。南倚鴨綠。東枕靉河。河東有虎山一座。是個險要所在。再東到安平河口。過河是蘇甸長甸。九連城之西是安東縣。再西就是大東溝。是鴨綠江的口子。當下宋慶大營駐在九連城。聶士成守了虎山。劉盛休守了江岸。依克唐阿守了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豐伸阿聶桂林守了安東諸城邑。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日本第一軍。已在義州聚集。二十六日。日軍枝隊向東路鴨綠江上游出發。從安平河口對岸。徒步涉水而渡。依克唐阿的軍。一瞧見日軍旗號。驚喊一聲。四散奔逃。都奔向寬甸而去。次日。大隊日軍從義州稍東的虎山對岸地方。蓋搭浮橋。排隊渡江。銘軍首先奔逃。諸軍相繼盡潰。宋慶得報。急忙派兵來爭。日軍已經全數渡江。知道九連城勢難扼守。於是全軍退保鳳凰城。九連城無人把守。遂被日軍唾手而得。并別遣枝隊。攻陷安東。豐伸阿。聶桂林奔了岫巖州去。日本的第二軍。由海道襲攻金州。西面的花園港。進抵皮子窩。其他距金州大連灣百餘里。距旅順二百餘里。朝旨命宋慶回援旅順。宋慶在鳳凰城察閱形勢。以爲鳳凰城無險可扼。主張退扼摩天嶺。專守遼陽東道。現在奉到諭旨。隨即棄城他走。日兵順勢佔據了鳳凰城。從此一月之間。金州。大連灣。巖岫州。旅順。析木城。海城。復州。各險要處。所失陷幾盡。日軍鋒銳異常。派出去的滿漢各將。無不望風奔潰。祇有宋慶。聶士成兩軍。拚命搏戰。勝了幾陣。偏偏宋慶。聶士成。祇有得兩個。一木焉能支大廈。德宗此時已經親政。見戰事毫

無把握。只有和之一策。好在李鴻章本是主和不主戰的。於是派張蔭桓到天津。與李鴻章商量和議的事。李鴻章即由自己出面。寫了一封致於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書信。派遣稅務司德瑾琳費送前去。可憐這天朝上相。蓋世人豪的李鴻章。連人臣無外交的春秋大義。都不曾知道。德瑾琳白走了一趟。倒被島客伊藤把原書退了回來。李鴻章纔奏請派員會議。德宗於是欽派張蔭桓邵友濂往日本議和。並聘美員福世德助訂和約。請美國公使做居間人。張邵兩專使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等到互校勅書時候。日全權見中國勅書中有請旨字樣。就說中使委任之權。殊不完全。拒絕會議。送蔭桓友濂還國。一面示意美使說中國如果派有位望大員。給其全權。仍可隨時開議。張邵兩使纔回到北京。威海衛劉公島。盡都失陷。中國海軍。全隊被擄的警報。已絡繹而至。原來中國海軍。自從在大東溝大創而後。都駛入旅順修理。及至旅順勢危。纔移到威海衛來。偶出巡弋。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已經是驚弓之鳥。那裏還敢出找敵人。十一月杪。鎮遠悞觸了礁石受傷。管帶總兵林泰曾畏罪自殺。此時日本海軍。已經屢來威海口外窺伺。並炮擊登州府城。等到日本陸軍一到。就水陸夾攻。把威海衛南幫炮臺攻陷了。丁汝昌見勢不妙。立把北幫各炮台燬掉。省得資送敵人。於是陸地祇剩得劉公島一塊土了。日軍就用南幫炮台。轟擊澳內中國各艦。並把魚雷艇駛入口內狙擊。定遠艦中了魚雷沉沒。來遠威遠靖遠也相繼沉沒。中國魚雷艇十二艘出口逃遁。全數被擄。島中將士譁躁求生路。各洋員也都請姑許乞降。總兵劉步蟾自殺。丁汝昌長嘆一聲。乃與守將張文宣均服毒而亡。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召諸將及洋員會議。議決投降。於是趕辦了降書。鈐上海軍提督印信。扯起白旗。詣日本軍投降。可知傢伙好不如人材好。當時中國的軍械。高起日本不知幾多倍。偏偏有了好傢伙不會使。一件件的贈與敵人。可嘆可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光緒帝變法圖強

義和團仇洋滅教

却說海軍降敵的消息。傳到北京。閻朝大震。於是德宗下旨。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李鴻章到了日本。卽以馬關春帆樓爲會議所。日本仍舊派伊藤陸奧爲全權大臣。鴻章請先停戰。日本要把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纔肯停戰。停戰的事。就議不下。鴻章沒法。只得請暫緩停戰。先議和款。不意二月二十八日。從春帆樓回寓。途中遇了刺客。被手槍擊傷了額際。傷勢十分利害。刺客是日人小山豐太郎。槍擊議和專使。是國際法上不許的。騰播歐美。各國輿論都不直日本。日人大懼。纔允奉天、直隸、山東停戰。以二十五日爲限。三月初七日。日人開出和約條款。限四日答覆。一是朝鮮自主。二是奉天南邊各地。台灣澎湖各島。都割隸與日本。三是賠兵費庫平銀三百兆兩。此外更有添開口岸七處。及要減子口半稅爲值百抽二。并將一切稅鈔豁除。及機器進口。改造土貨等。李鴻章覆他。於割地一款。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巖岫。及澎湖列島。於賠款一項。允他庫平銀一萬萬兩。其餘通商權利。一如各國成約。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口已愈。伊藤面交末次約稿。聲言此次祇有允與不允兩句話。並無他語商量。鴻章細視其稿。見比了初次所擬。於割地內減去寬甸。賠款却減至二萬萬兩。其餘要減子口稅及內地釐稅。也都刪去。經數次會議辨論。日人堅不肯讓。祇減小節目數處。二十一日定議。二十三日兩國全權互簽約稿。展停戰期二十一日。約於煙台地方。互換正約。李鴻章於是乃歸天津。此時德宗下旨。命三品以上官員。詳議和戰利害。各官聽得割地賠款之議。無不憂愁填胸。臺灣臣民抗爭尤力。中外封章電奏阻擋和議的。共有一百餘起。德宗頗爲所動。命王文韶劉坤一議決和戰。兩人覆奏很是依違。德宗遂決定和議。不意這一個和約。激動了俄德法三國的公憤。於是三國聯合抗議。遼東割地之事。一面移文日本外部。一面三國的兵艦。分泊長崎遼海以示威。日本大懼。允許交還中國遼東。增索庫平銀一萬萬兩。三國公斷增償日本三千萬兩。日本屈於勢力。只得應允。不意中國交割台灣之後。台人惶懼。建議自主。在新竹地方。登臺宣示。於是開議院製國旗。建爲臺灣民主國。舉巡撫唐景崧爲總統。設內外部軍部三衙門。可憐這新造脆薄的國家。怎擋得日本精利的炮火。唐景崧纔做得十日的總統。

大炮轟來。只得溜之大臺。台南劉永福。又倔強了一兩個月。也溜之大吉。從此臺灣就成日本疆土了。却說德宗經此番創巨痛深。心下十分慨憤。立志變法圖強。恰值山東曹州地方。爲了民教不和的事。殺死德國教士兩人。德國海軍遂藉爲口舌。佔踞了膠州灣炮臺勢力不敵。只得把膠澳租給了德人。訂期九十九年。俄人便援例把旅順大連灣租了去。英人把威海衛租了去。并於廣東九龍地方。闢立租界。這幾樁事情。更把德宗變法之心。逼得緊了幾步。於是開設經濟特科。頒發昭信股票。開辦京師大學堂。把各省大小書院。一律改辦學校。鄉會試時文。改爲策論。裁撤冗官。拔擢維新人員。如工部主事康有爲。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又命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自行專摺具奏。封縣等官。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此旨一下。便有個應詔陳言的主事王照。偏偏各大臣都是極守舊的守舊黨。最不喜歡遇事生風。王照撞來撞去。都是白撞。都不肯代奏。不知如何。被德宗知道了。龍顏大怒。頓時下旨。把阻格言事的禮部尙書懷塔布許應驤。侍郎堃岫徐會澧溥頤曾廣漢。盡都革職。德宗的變法。廷臣已經側目。經不起言出法隨。爲了不替主事代奏的小事。竟一朝革起禮部六堂官來。這種駭人聽聞的舉動。守舊諸臣。自然更急的茶飯無心。坐臥不甯了。滿州大臣。與御史楊崇伊等。想出了一個解救的法子。趕到天津。跟榮祿商量。請皇太后再行訓政。榮祿就帶了他們到頤和園。跪求太后。少不得編派上德宗一大篇不是。遇着這位皇太后。又是個喜權攬事的人。自然一挑就動。於是太后即日回京。太后一回京。就降旨說德宗害了病。不能視事。太后重行訓政。訓政的第一樁要事。就是下旨立拿康有爲。梁啟超。不意康梁都有耳報神似的。得着消息。溜之大吉了。太后一面把德宗安置在南海的瀛臺。一面把新政諸臣盡行罷斥。御史宋伯魯。是革職永不敘用。侍郎張蔭桓。是革職發往新疆嚴加管束。侍郎徐致靖。是革職永遠監禁。御史楊深秀。京卿楊稅。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的兄弟康廣仁。盡都推出斬首。尙書李端棻。

革職發往新疆。巡撫陳寶箴。革職永不敘用。又把已經裁并的衙門。重行設立。已經廢去的時文八股。重行恢復。已經舉辦的學堂。重行摧拆。好一似與德宗有意鬧意見。又像替守舊諸臣。出口惡氣。不論曲直。不管是非。凡是你重用的。我偏要誅斥。你要興辦的事。我偏要廢置。你毀掉的事。我偏要保存。經這麼一鬧。中國居然鬧出了兩個黨來。一個是太上黨。就是太后諸臣。一個是皇帝黨。就是康梁等在野諸士。那皇帝黨自稱做保皇黨。在海外開設報館。天天的借着報紙罵太后。罵守舊諸臣。不過逞着自己的筆。發他的牢騷。不平之氣。那太后黨實權在手。可就利害許多了。在太后身旁。天天慫恿廢立。太后黨中。要算端郡王載漪。最爲太后所信任。叫他管着虎神營。到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太后遂下旨。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却派同治皇后的父親崇綺爲師傅。又命徐桐幫同照料。於是中外喧然。都知道廢立之舉。即在目前。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榮祿。有君臣之體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兩語。上海經元善等。也拍電力爭。太后見疆臣與百姓。心都向着德宗。究竟有幾分忌憚。不敢發動。又因各國駐京公使。並不前來稱賀。以爲洋人都幫着德宗。很是忿忿。恰好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山東清平冠縣定陶一帶地方。興起一種義和團來。這義和團原是嘉慶年間八卦教的遺孽。設壇建醮。誘惑鄉愚。其法以降神爲主。天神一附其體。立即精通武藝。不畏槍炮。每有人入壇。就有自稱大師兄的。替他焚符誦咒。也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旗號。也有紅燈照黑燈照。都是女子。紅燈照是閨女。黑燈照是孀婦。不過八卦教反進皇宮。以覆清爲宗旨。義和團扶清滅洋。以扶清爲宗旨。義和團當衆宣言。專事滅洋仇教。立出十毛子名目。外國人都稱做大毛子。在洋人處做事的叫二毛子。凡信洋教通洋語用洋貨的便稱三毛子。四毛子五毛子。以至十毛子。這十種毛子。拿到即斬。總之一句。是無意識的排外舉動。偏偏守舊黨爲了廢立未成。又因外人把康梁當做國事犯。不肯捕解回國。便把恨新黨之心。轉恨外人。現在瞧見義和拳滅洋仇教。以爲報仇的機會到了。於是暗地聯絡。遂致釀成滔天大禍。彼時駐京各國公使。見拳匪滋事。勢日蔓延。移文總理衙門。質問政府爲甚不辦。太后下旨。命嚴拿首

要解散脅從。偏偏爲了教案撤任的山東巡撫毓賢。貽書廷臣。言義和拳都是義民。且有神技可用。現在國勢日衰。由於民志未伸。如果再殺拳民。無異自剪羽翼。端王載漪。大學士剛毅。大然其說。隱令地方官不必勦辦。也是合該有事。直隸總督派出去勦匪的副將楊福。在涑水地方被拳匪害掉了性命。拳匪於是勢更猖獗。燬掉京津鐵路及車站。各國公使又來責問。太后命剛毅趙舒翹到近畿一帶曉諭。剛趙兩人覆奏。稱已經解散。其實暗地裏招集入京。於是兵匪相合。圍攻東交民巷各國的公使館。焚掠街市。虐殺官商。廷臣爭相信從。弄得北京城中成了個封神榜西游記世界。最奇怪不過。是太后異想天開。忽用排外最力的人去辦理外交。命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啓秀溥興那桐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此時各國都已接到使館被攻之信。立派水陸兵馬。星夜進京赴援。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聽得日軍將次到京。急忙趕往車站迎候。行到永定門外。被董福祥的甘軍圍住。一陣斫爲肉泥。兵匪聯爲一氣。日館書記被殺。匪焰更增十丈。於是巡閱長江大臣李秉衡。派兵助匪。攻燬景州教民村落。天津兵匪也合力攻打租界。北京使館被圍。德國公使克林德。到總理衙門問話。行到東單牌樓。被滿州兵瞧見。大呼大毛子。趕上斫死。此時各國聯軍已經行抵楊村。被阻折還。遂攻陷大沽炮台。事情愈鬧愈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聯軍入京乘輿出狩 革命屢起皇室垂危

却說皇太后聞報各國聯軍攻陷了大沽炮台。遂下旨與各國宣戰。命各省招集義和團助戰。派出載勛剛毅統率義和團。并派左右翼總兵英年載瀾會同辦理。跟各國抓破了面皮。索性很心的大幹一下子。詔旨雪片也似的傳出。叫各省臣民齊心盡力的殺外國人。不問他是官是民。是辦外交的傳教的通商的。只要是外國人。一概殺戮個盡。偏偏有幾個不識勢的京官。援着國際公法。上章力諫。太后大怒。喝令立刻斬首。一個是吏部侍郎許景澄。一

個是太常寺卿袁昶。京官無拳無勇。只得由人擺布。那外省的疆吏。却實權在手。偏偏不奉朝廷詔旨。朝廷竟然也奈何他不得。劉坤一張之洞與各國領事。訂立東南保護約款九條。互相保護。看官。這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能夠念咒施術。槍炮不入。果然利害非常。各國聯軍到天津。義和團踴躍迎敵。一個個念咒語。施展法術。真也利害。槍聲起處。義和團紛紛跌倒。眼見都到來的路上去了。那活着的便大喊大毛子有妖術。於是趕忙預備狗血穢物。破敵人妖術。不意洋槍聲響。拳匪又紛紛倒地。回頭找大師兄時。早不知逃向那裏去了。洋兵殺上。大家一哄而散。天津城遂被聯軍得去。聯軍得了天津。大舉分路進攻。先據了北倉馬玉昆在楊村抵禦。殺了個大敗仗。總督裕祿。這蔡村地方。受傷身死。聯軍一路北上。勢如破竹。殺到通州。李秉衡帶了武衛軍迎敵。不意仗沒有開。這如火如荼的衛軍。已經逃得一個都不剩了。李秉衡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只得尋了個自盡。總算一死報君。聯軍乘勝進兵。一路如入無入之地。殺到京城。俄日兩國之兵。由東值齊化二門而入。英兵也從水門而入。遂佔了正陽永定兩門。皇太后聞報。立刻帶了德宗并皇后大阿哥載漪奔助等。從德勝門逃出。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逃到懷來縣。喘息纔定。始有王大臣軍機大臣等。跟踪尋到。於是一面下詔罪己。並宣布將巡幸太原。一面命部院堂司各官。趕赴行在。授奕劻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各國妥商和議。到了太原。又下旨。懲治縱容拳匪諸臣。不意奕劻李鴻章到了北京。與各國公使開議和事。各國堅請先懲辦罪魁。並兩宮先行回京。然後再議條款。兩全權電奏行在。嚇得太后逃出潼關。一徑望陝西逃去。直逃到西安。方纔駐蹕。却把罪魁諸臣。很很的加嚴重辦。到十一月。兩全權纔與各國議成和議大綱十二條。一是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至德。代表皇帝謝罪。並於被害地方樹立銘誌之碑。二是嚴懲肇禍諸人。其戕害各國人民之各城鎮。五年之內。不得舉行文武各種考試。三是戕害日本書記。生事中國。必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四污瀆發掘各國人民墳墓之處。建立碣碑。五是軍火及專爲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六是中國允賠補各國人及爲外國執事之中國人。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七是各

國常駐兵隊護衛使館。八是京師到海邊。須留出往來暢行的大路。大沽等炮台。須一律削平。九是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十是張貼永遠禁止軍民人等。仇視諸國的諭旨。十一是修改通商行船各約。十二是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各國駐使覲見皇帝。禮節末言。以上各款。若非中國國家允從。足適各國之意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兩全權電奏西安行。在皇太后此時力已用盡。威已發盡。嚇已嚇極。除了批准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於是叫一面設法磋商詳細節目。一面把肇禍諸臣。格外從重治罪。端王等充發新疆。莊王等賜令自盡。毓賢等盡都正法。一面下詔變法。再開經濟特科。奕劻李鴻章兩全權與各國磋商議定。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四厘息。皇太后見和議成功。下旨定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派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大臣。赴德國謝罪。那桐爲專使大臣。往日本道歉。回京之後。皇太后也歡喜起新法來。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廢去八股時文。鄉會試。改試策論。停止武場考試。籌建武備學堂。改各省書院爲學堂。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在皇太后以爲這麼勵行新政。與民更始。總可以轉弱爲強。那裏知道。人民因朝廷獎匪挑禍。賠償四百五十兆之巨款。并失去無數權利。大傷中國元氣。知道異族政府。不堪擁戴。便密謀自立自救的根本辦法。彼時湖北地方。就有學生唐才常等。結合江湖會黨。設立一個自立會。散放富有票議起。自立軍專。以排滿革命爲宗旨。密設總機關於漢口地方。安徽的大通。湖北的新堤。都埋伏下黨徒約期起事。偏偏被兩湖總督張之洞查着了。唐才常等二十多個傑士。都被捉將官裏去。斷送了性命。大通新堤的黨人。沒了首領。搖旗喊吶。白熱鬧了一會子。也全都敗死。唐才常是湖南人。湖南地方。伏下的黨人。也很不少。却被湖南巡撫俞廉三捕斬了個完結。唐才常雖然不曾成事。却從此之後。中國青年就知道革命救國的事情。留日學生立會結社。排滿革命。倡言無忌。內地學生。靡然風從。恰恰日本俄羅斯兩國爲了朝鮮問題。在中國境內東三省地方開戰。中國勢難左袒。力又不能阻止。只得宣告中立。却又眼開眼閉。一任兩國。在中立國境內。火出轟天的血戰。結果是俄敗日勝。朝鮮遂爲日本所滅。中國人日睹朝鮮亡國之慘。動了

個兔死狐悲之念。謀救更急。於是海外華僑。捐貲購辦軍火。贊助革命。萬衆一心。出力的出力。出錢的出錢。革命的勢焰。頓時增高了十丈。那朝廷枝枝節節的改革。那裏能夠救濟分毫。政府知道人民求治。已經萬分急迫。於是奏准太后。簡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人。出洋考察政治。這五位大臣。正要動身。偏偏在正陽門車站上。遇了刺客。炸彈响處。五位大臣中。早受了傷兩個。那三個也嚇得魂不附體。就此改期出洋。到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湖南瀏陽地方。革命黨樹旗起事。江西萍鄉的礦工。立起相應。官兵防備周密。不多幾時。就壓平了。到三十三年五月。安徽地方。竟有監司大員。實行起革命來。安徽有道員徐錫麟。是浙江紹興人。與同志創設光復會。共謀革命。錫麟在安徽省充當巡警會辦。趁着巡警會操的當兒。巡撫恩銘來局看操。他就雙舉手槍。向恩銘道。回中丞今日革命黨起事。雙槍並發。恩銘中彈斃命。錫麟與其黨陳伯平。率衆奮鬪。卒被官軍團圍住。全都被擒。斷送了性命。錫麟之黨女俠秋瑾。也在紹興地方。被地方官所殺。一到這年十一月。廣西地方。又有革命黨起事。革命黨孫文黃興。率衆由越南進攻鎮南關。奪得炮臺三座。這孫文。字逸僊。是廣東香山人。起初投身興中會中。潛謀革命。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就在廣州地方。密謀起事。被官府查出。逃到海外。會員陸皓東等。都死於非命。孫文逃到倫敦。被駐英公使龔照拔。設計捕入公使衙門。事爲英政府所聞。行文干涉。龔公使屈於公理。只得釋放他出衙。黃興是湖南長沙人。與陳天華宋教仁等。創設華興會。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中。在長沙省城。設謀起事。被官府探知。派兵拿捕。急忙逃走到日本。後來孫文聽得留日學生的聲勢。趁輪來日。與黃興會面。興中會華興會兩黨聯盟。提議合併。遂改組爲同盟會。同盟會設立。而後革命黨的聲勢。愈益浩大。於是密購軍火。糾合會黨。擬在樂建。廣東。廣西。雲南等處。動手革命。現在即從越南起事。攻打鎮南關。奪着炮臺三座。革命黨雖然利害。究竟時期未至。被官兵大隊殺來。抵擋不住。只得仍向越南敗去。到三十四年。革黨借日本輪船二辰丸。運送軍火到廣東。偏偏又被官軍查着。受了很大的打擊。虧得革命黨都是百折不撓的豪傑。正月裏查掉軍火。四月中又起事了。黨魁黃興帶領黨衆。從越南海防攻入雲

南河口。分兵攻打。蠻耗開化。蒙自各城。終以內地無人響應。被官兵殺敗。此時國內人民。都知道政府的不良。國勢的危急。人人都要改造政府。不過改造的手段。却分爲平和激烈兩派。激烈就是屢扑屢起的革命黨。平和派却是國內一班的紳士。名叫立憲黨。不過要求朝廷君主立憲。成爲法治國家。免去流血之慘。得收改革之效。偏偏政府的舉措。非驢非馬。一面頒行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法。一面却禁止開會演說。并查禁政聞社。却又下詔籌備立憲。又像許人民參政。又像不許。令人摸不着頭腦。到這年十月。德宗忽然駕崩。遺詔以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太后。叫把溥儀承繼。穆宗爲嗣。兼承德宗之祧。溥儀即位。改元宣統。即以明年爲宣統元年。宣統帝纔一登位。這四十年臨朝稱制的女中堯舜西太后。也歸天去了。於是命醇親王爲攝政王。攝政監國。攝政王第一新政。是編制禁衛軍。由攝政王親自統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頒信條人心難挽 定優待清運告終

話說攝政王監國之初。朝野齊聲稱慶。以爲賢王監國。不同女主臨朝。大清國總有刷新氣象。不意安徽馬炮營埋伏下一個革命黨黨員。就是隊官熊成基。熊成基想乘着本年秋操。就此起事。趁人家不防備。一鳴驚人。即從長江入手。做到個推翻清室。光復河山的偉舉。不意不曾動手。早被官軍偵查個明白。等你兵變。大呼城中。早已嚴備成基。矢城不下。退回來時。又喫兵艦開炮夾攻。支持不住。只得由西北桐城樅陽等處退走。黨衆散盡。成基一個兒逃了。哈爾賓去。後來被官軍捕去。死於吉林。看官。清朝自太祖長白發祥時。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擋者破。所抗者亡。宛如氣體雙實的小子。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邪。什麼都不怕。餓一兩頓也好。凍一兩日也好。衛生之術。保養之法。都可以不必講求。到入關之後。摧滅殘明。削平藩鎮。那便是氣血壯盛的美男子。營衛充盛。腠裏固密。偶有外感風寒。不必延醫服藥。略病病就好了。因爲先天既實。後天又強。此種小病。決不能搖動他的根本。不意乾隆六次

南巡十全武功。修建圓明園。荒淫無度。既傷民財。又竭兵力。這宛似青年男子。自持身體壯實。酒色壯身。賭博賊志。朝朝撲克。夜夜美人。色賭雙戕。精志俱敗。外面看是肥頭胖耳。其實已成虛有其表。一到嘉道咸同。便就諸虛並現。百病齊來。病由內發。名叫內傷。川楚白蓮教。山東直隸的八卦教。那太平軍亂到十六省。捻匪前後七八年。最爲利害。其餘如同民之亂。苗子之亂。都是內傷重症。雖然治好。元氣已經大傷。病從外來。名叫外感。歐亞交通。鴉片啓釁。這便是外感中的傷寒重症。起初病原在表。林則徐的嚴守廣東。原是對症發藥。病在太陽之表。投麻黃湯一汗。卽愈。偏偏嫌林則徐投藥太峻。辭六國手。延到庸醫。琦善主和。差不多是浪投參地。把病邪牢牢補住。五口通商之後。接着三口通商。北京煙台和約。傷寒傳遍六經。外感邪已內陷。正氣傷殘。補正怕資邪勢。邪勢充斥。攻邪又慮傷元。已經到攻補兩難地步。偏偏舊恙未除。新病又至來了。中日的交涉。李鴻章又是個庸醫。不知先治新病。後治舊病的古法。遷延坐誤。變成馬關和約的惡症。元氣愈益傷殘。德宗變法圖強。確是調理病軀的上藥。偏偏太后三次垂簾聽信守舊諸臣。引用拳匪。大殺外人。是以久病之軀。浪投大黃芒硝。大滌腸胃。冀其一瀉而愈。自然陰液大傷。變成奄奄一息。革命東撲西起。是清朝大命將盡之兆。現在的救命金丹。祇有立刻實行憲政。怎奈舉朝食肉多鄙。決沒有這麼好眼光的人。那在野的紳士。却有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聯名上書。請願速開國會。偏偏監國降諭。咬定牙關。要等九年預備完全之後再談。孫洪伊馳書各省。再事進行。到二次上書之後。依然沒有結果。內中却惱了一個革命黨。姓汪。名叫兆民。字精衛。豪傑性情。英雄肝膽。獨自一個兒攜帶手槍炸彈到京。想爽爽快把攝政王炸爲齏粉。借這一炸之威。驚醒國人立憲迷夢。機事不密。被官吏捕了去。因爲在預備立憲時代。祇辦了個永遠監禁之罪。此時監國對於國家大政。注重的是兩事。一件是兵。一件是財。皇帝自爲海陸軍大元帥。設立海軍部。陸軍部。設大臣。副大臣等官。命郵傳部尙書盛宣懷。借日本正金銀行款一千萬元。慶支部尙書載澤。借英美德法四國銀行一千萬鎊。立憲的事。那裏肯真心實行。到宣統三年三月初旬。廣東地方。廣州將軍孚琦。到城外觀看飛艇。被一

個溫生才開放手槍。一陣打死。這溫生才原不是革命黨。孤行己意。打死了將軍。不意驚動了官場。急派偵探。嚴密查緝。真革命黨。可就大受其累。三月十七日。官軍在省港輪船。搜獲洋槍十枝。藥彈三百餘顆。二十日緝私兵輪。緝獲私鹽船。船中藏炸彈子。無煙槍等百餘箱。此外在地中起獲的很多。省中謠言殊甚。粵督張鳴岐。調欽廉兵及各兵輪到省防備。又令旗兵運大炮上城。督練公所加發槍彈。頒給巡警。各路巡防營。紛紛到省聽候差遣。一面令新軍驗繳軍械。調離城外。防備得十分緊急。革命黨原定於四月初一日起事。現在見官吏查得這麼緊急。決議提前舉辦。三月二十八日。革命黨分五路攻撲總督衙門。各人臂上纏了白布毛巾。作爲暗記。個個身藏炸彈。手執無煙槍彈。黨員林文。口吹喇叭。奪步當先。黃興陳與燊。陳更新。劉六湖。劉元棟。林尹民。方聲洞。陳可鈞。馮超驥。林覺民等。爲第一隊。韋雲卿。勞肇明。周華。黃養皋。杜鈺興等。爲第二隊。不意官兵早已防備。這幾位少年英雄。空灑一腔熱血。手槍炸彈。血戰了一陣。只落得死的死。逃的逃。擒的擒。蕩蕩乾坤。依舊是大清世界。於是陳可鈞。林覺民等。一衆英雄。盡斷送了性命。事後。善堂收殮英骸。共計七十二具。葬在廣東大六門外黃花岡地方。亂事平定。奏報北京監國。很爲嘉悅。此時恰因組織皇族內閣的事。各省諮議局議員激切陳辭。請於皇族之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監國降旨。有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該議員等不得前行。干請等一派官話。皇族內閣。偏於此時。建出鐵路政策。是幹路的歸國有。枝路准商民量力酌行。從前批准鐵路各案。一律取銷。如有抵抗。卽照違制論罪。這個政策一發表。川粵湘鄂四省士民。驚惶無措。奔走呼號。希望矜憫。恐忱。稍施補救。偏偏政府定出的收回路股辦法。鄂湘路照本給還。粵路祇准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祇給無利股票。川路實用之款。給以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准附股。或另與辦實業。也由上諭規定。至川省路股爲喬樹楠等所經手。虧倒的。政府又概不承認。偏偏川路總理李稷勳。私與政府商量。請以宜歸工程。仍由川款開支。激動了川人公怒。於是商人罷市。學校罷課。風潮愈釀愈烈。偏偏川督趙爾豐。誘押股東。槍擊良民。誣川民做亂黨。調集人馬。四出殺人。革命黨就趁這時機。密運軍火。謀在長江一帶活動。英美兩

國得着消息。立刻照會外務部。外務部立電兩湖總督瑞澂嚴防。於是武昌地方。立刻戒嚴起來。果然巡緝嚴密。在漢口拿到劉汝夔。邱和商兩個革命黨。又在武昌搜着小朝街八十二號八十五號九十二號革命黨機關。拿到黨人三十五名。又搜着雄楚樓北橋洋房革命黨機關一所。拿獲黨人五名。總督衙門內。又發現炸藥一箱。官場無不失色。到八月十九日。晚上九點鐘。武昌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突發炸彈聲。喧噪聲。只見各兵士各掣下肩章。左右兩臂。都繫上了白巾。口裏齊呼着同心協力。四字暗號。有軍官三人。出來喝阻。被衆兵士立時槍斃。於是二十九三十兩標步隊。齊起相應。第十五協兵士。已經帶足了子彈。在大操場等候。即與工兵聯合動手。奔到火藥庫殺斃守庫兵士。搬出火藥子彈。隨即攻馬督署。督署撲隊略與抵抗。立即投降。此時蛇山頂上。已經架起大炮。開花子彈。不住的向督署轟發。頭門頓時炮燬。隆隆之聲。直至十一點鐘纔定。只見蛇山一帶。軍隊駐紮已滿。旗幟一新。改爲衆星抱日形。總督瑞澂以下各位大員。都逃得影踪全無。革命軍遂推舉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字宋卿的。做了都督。設立起軍政府來。武昌既得分兵。取得漢陽漢口及兵工廠馬到成功。兵不血刃。湖北一起事。各省紛紛響應。西也獨立。東也起事。監國見各省人心大去。頓時慌了手脚。一面革斥主張鐵路國有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一面叫趙爾豐釋放。因爭路被捕的川省士紳。并把王人文趙爾豐交內閣議處。病的這麼沉重。此種輕淡藥方。濟得甚事。可憐醉生夢死的大清政府。病到垂危。纔知着急。貴州山西相繼起事。監國急忙下詔罪己。准資政院的奏。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並准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一面諭開黨禁。准人民言論自由。還是沒中用。雲南江西民軍又起。革命勢力愈益擴大。監國慌極。只得一面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一面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款。擇期宣示太廟。這十九款中。如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而限。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皇帝頒布之憲法。改正提案之權。屬於國會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皇帝任命之。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爲總理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官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非解散國會。即爲總理大臣辭職。但一次內

閣不得爲兩次。國會之解散。皇帝直接統率海陸軍。但對內使用時。須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緊急命令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爲限。國際條約。非經國會議決。不得締結。但宣戰媾和不在國會開會期內。得由國會追認之。官制官規。以法律定之。本年度之豫算。未經國會議決。不得適用。前年度豫算。又豫算案內規定之歲出。豫算所無者。不得爲非常財政之處分。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國務員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榮華數大端。都是救時良藥。不死金丹。倘在武昌民軍未起之前。卽行頒布確實舉行。定能藥到病除。到此則怕早有反老還童的功效。到那會子。腸胃已絕。營衛不行。縱投妙藥靈丹。焉能回生起死。可知有病早求良醫。急來徒抱佛脚。此時人心已去。天命難知。偏偏袁世凱到了北京。推三阻四。一味的謙讓。却軟逼着監國退位。監國到此時光。只得退位歸藩。讓袁世凱一個兒去擔當。不意獨立各省。此時已經聯絡爲一氣。議定採用共和政體。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公舉孫文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改用陽曆。袁世凱建議與民軍正式議和。委派唐紹儀爲全權大臣。楊士琦嚴修爲參贊大臣。唐紹儀先到漢口。渡江見黎元洪。交會意見。議了兩日。民軍政府主張。以上海爲議和地點。唐全權乃乘輪到上海。民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爲全和妥權委員。英日俄德法美領事同爲證人。兩全權議了五次。伍全權主張清帝退位。重組共和政府。漢滿共享太平。唐全權請示北京政府。北政府主張政體問題。召集國民議會議決施行。談論不下。袁世凱忽然辭退了唐紹儀。議和的事。與伍全權用電報。直接討論。往返了數十通。纔議出清帝退位。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於是宣統帝降旨道。朕欽奉降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義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政

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年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從此清運告終。從順治元年入主中夏。到宣統三年歸權民國。凡二百六十八年。從太祖建元到宣統失國。共計二百九十七年。大清演義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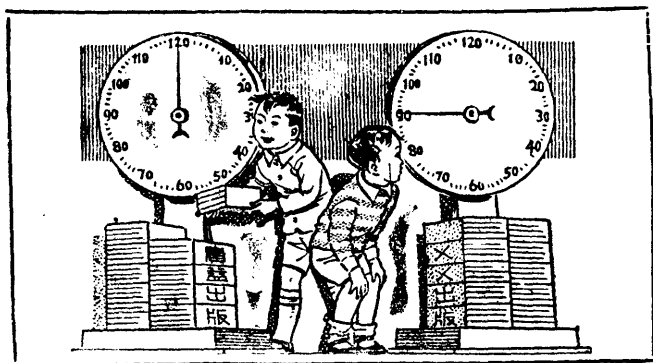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5 26788

清史演義 卷下 第六十四回



一三三

59.11.18



◀ 較比賜請 美優質品否是 書各版出局啟 ▶

清史演義

本書現售實價 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青浦陸士諤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外埠分店 南京 北平 開封 廣州 漢口 重慶 廣益書局

長沙 南昌 成都

發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封面繪意：馬新貽被刺南京城



洋裝二冊

上海舊書店

內冊數 1
售價 0.50

612634

海國書館生書

售價 0.80